平播全書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平播全書

(七)

李化龍著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札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罷之爲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即今大兵到彼、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爲喜、去爲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爲懼、去爲喜矣。道將士民、皆以爲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競進爭功、更濟於事。貴州新舊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爲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思南陰知府鎔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爲辭。即貧家遂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僨事。已行拏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衞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隨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士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即令我兵各劉龍泉婺川。而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之、毫不可推委。童元鎮在貴州省城、遠不可

至。已行陳璘發陳良玭來川中。領兵爲王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勦賊矣。幸亟圖之。無後。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意頗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眞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爲備於關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土官安民志、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拏問。民志當贈廕。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啓。欲將偏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路道亦如此。蓋偏橋思石龍婺之兵、總之會於湄潭而入關也。兵既多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合大兵先取之。此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降之。不能降則勦之。如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州衞土兵八千。原爲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勦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土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統紀。凡事聽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名在海外。茲所當不過八路之一、何足爲難。但洗耳以聽捷音耳。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奸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既覆、可爲明鑑.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爲此輩使耳.閱來揭爲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徑處之.應言者明言之.不避忌.不遷就.庶無至僨事.乃所望也.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童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在.得來揭似必欲卽眞.而後來者.此非當事借重之意.古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卽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勤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事耶.如以爲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爲無敕印、則今之廢閑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欽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已定.賞罰自明.幸殫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曙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遲早無不可爲.今人快然.今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爲不易與.顧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拏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卽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歲裏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之、乃

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人心矣近川兵攻官壩其頭目郭輝等驅苗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讎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輝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當皆爲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人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夜多火晝多礮張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嚴於受降勿爲所欺耳土兵所喜犒賞莫惜錢糧今大兵俱進不日賊平即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爲之大礮則鐵石子皆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靠有司此一夥秀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童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向以將軍來遲不得不少有指摘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之勇極力推轂僕爲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爲延丹青之譽戰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發以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省軍閫據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土司歃血爲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爲妥將領可用者少正爲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即爲一牌並發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爲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尙少並爲經理之草草

諭遊擊王之翰

諭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湄潭失事已是廢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過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議即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勦合行曉諭爲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窺瞰行私不受本管節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功即邀功得避事即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況汝近在目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尙方之劒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諭參將吳文傑

諭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雄勁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去非是分汝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和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嫌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共享其利功不成則共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爲戒永甯士官士兵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罰毫不失信其分兒周兒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使每人戴一頂鬚髻來見我說與知之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即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愼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汰。此兵未嘗養之一日。臨時用之、即冒餉亦不多。且土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氣勁不怕死、所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盈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則再不可使。且自貽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無定數。此令先攜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即可收。若不眞、即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餉事、一至於此。令人駭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爲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一誤事、財能毫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運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至狼狽。此後宜胼手胝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胡巡撫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爲痛恨。若非門下與陳將軍、奮發圖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失之。況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即寬與數日何妨、而爲此拘拘也。講錢糧索應付。乃土司常態。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撙節、則不能使之矣。計此時各土兵想已到。須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安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皆土司兵。高推官以一儒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且欲直到海龍囤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

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屬陳將軍。正門下所監、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一萬七千。益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卽可四萬。此亦勍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行而前、賊可立盡、無慮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爲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矣。惟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爾衝突若此。聞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打州、逢縣打縣。不知殺到甚麼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婺思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援兵不能卽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擣巢牽之蚤歸、故猶得全思婺。使楊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邊兵緊、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龍初已行拏問。卽欲以尙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尙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責以拒守。今須問明定罪。要之終不能逭一死矣。賊旣歸巢。令各邊處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狼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土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斷。臨啓皇悚。

劉總兵

報爺欲出關迎敵。論理、此時賊似不敢親出。若或天速其亡、卽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爲之防耳。

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機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爲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奉告。至今差人未回也。童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回。或令從彼進。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遙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爲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即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蓋八路齊進、即可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即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龍擒虎、一步鬆不得。一時閑不得。即不食不寢也說不得。幸萬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者。於理宜坐舊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會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麓按院

討賊之事。川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計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靈。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衆、如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顧申嚴紀律。鼓舞羣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攖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遣內司監督親信人、相攜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淺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聲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爲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良玭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湄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爲掎角。今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堵白泥。一面合平越堵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剳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羅。而播州易於探囊。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遙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圓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開刀進勦之期。與各路互爲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卽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強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強。參差不齊、則強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爲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卽免殺。或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懸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俟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囤。收捕稍定、宜戒妄殺。攻囤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剳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鬬。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目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卽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遇、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攖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剜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要緊。不佞拭目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憲

黃郎兵與鎮雄兵相毆、誤殺永甯兵。則鎮雄永甯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擊殺陝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爲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刻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頭、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哉、亦足以自守矣。今惟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餉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卽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卽不復、亦無妨於進勦。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城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廣餉、無誤兵行爲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爲之憮然。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尙有一月。永保之兵、卽加調者不能卽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尙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爲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一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慮賊也。且平越與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爲一、卽此自足平踏播州。況此外尙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爲之快然。舊器卽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卻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粗備也。大抵賞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整兵而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囤。其餘皆無戰心者。亂而取之、蔑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爲計。此時應已得意。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慮之遠、故說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回字。想俱入覽。此不一一。

劉參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廣陝兵已相安、動眞不如靜矣。鎭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是活法。兵難遙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斬一廣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惜吳帥知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

當謹其後耳。軍中相関常事何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但餽餉不乏、即爲萬全。他無問也。幸留意焉。袁年、陳世賢在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甯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募。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略無一言何也。運道進二郎壩。十日之程。既稱險遠。須有處置。宜蚤計之。不時相聞。瀘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甯兵既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緝麻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之後。否亦須計明。郭通緒若投降、即可受之。聞羅剛欲出降、爲播兵將家小取至囤上。並分兒差人俱拏去。是否並查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甯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言語不常。至取甘結。豈尙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不可干也。奢世續必令親出。今水西鳳氏亦出。彼桀驁何所恃乎。運夫事萬望留意。如少即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之亦可。或照該道原派盡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時言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徵門下惇大寬平、靜以鎭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爲歉乎此帥廉勇足錄。而褊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蔡知府既督一軍。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爲督陣、實令與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偏蹂耳。恐蔡守疑其相侵、可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即見教掣回。毋令生事。事生也。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營。而換以次者

守五畝。其陝兵即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日可至也。甯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無一兵相付。俟陝兵來。即令領之策應蓁南。蓋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尙未知永甯如何。敍府兵亦取來。此中護餉者。乃聞以守瀘州。何也。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愼。周敦吉爲賊所欺。幾致大衂。可爲痛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即招之人亦不應。況勦乎。且此等小醜梗道。何以長驅婁山。料彼衆不能四五千。而袁鑒穆炤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衆。彼此夾擊。即可埽淸矣。幸留意焉。

徐僉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傲上。習以爲常。其流之弊。至於違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沈憲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運夫參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郭靑螺中丞

承教。誓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即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璘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爲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倘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後。奈何。前承教。即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今並錄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掣其肘。恐彼反以爲苦。莫若只聽其便宜舉事。

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會擊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畏。不肯斬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是應龍親來。惟中卽當之。只有死耳。今卽緩其死、亦不爲廢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婺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旣進、只得令抵死向前。更催水西爲要多方招降。但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爲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爲此事、鬚髮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總爲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永保兵俱調爲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衞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永保兵已多、故從便調之從蜀入黔、爲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兼制、遂欲食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爲詞。弟意委餉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而不餉、則脫巾一呼、驛騷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爲買本色。而近尙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便當參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無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勦。歷夏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一責成各道。非爲黔、亦爲楚也。倘兄不以爲罪、則幸甚。今師期與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酋則幸甚。若不卽結、更望僇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卽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但可助者、不妨助之。

但得一日早了、則三省之禍、萬世之伐也。惟兄亮之。

劉總兵

得捷報、令人快然。此八路第一功也。大兵四合。賊據孤洞。立見撲滅。若果眞心投降、納妻子爲質、亦可容之。令招頂山之賊。但須萬分審察。若妻子不眞、無受其欺。聞應龍已將各賊妻子拘之養馬城。則此亦難得眞妻子。或卽其本身拘執之。但不殺令以招降亦可。若但我力可取、彼心不可知、卽當殺之。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幸與監紀官詳議行之。務保萬全可也。糧運如不給、卽發兵一二千迎之。不可全靠麻鎭、恐致誤事。幸留意。

史副使

三月之外。糧餉不繼。此自當慮。豈可必於成功而姑聽之乎。若曰三月之外可慮不在餉、則兵精糧足此外更有何慮。縱使別有可慮、然必無罷兵之理。兵不罷則糧不得不處。卽別有可慮、亦俟事起再圖之。縱使不俟以功不成被譴、亦不可貽後人以難也。楚中漕糧已有旨不發。只須自爲計耳。總之就近與監軍道總兵商量行之。一面增夫。一面減兵。一面講本折兼支。隨方逐圓。要在不誤。幸惟多方留意爲囑。

內閣沈相公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卽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瀆。頃蒙台諭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爲劉綎童元鎭。大

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祇領。但綏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懼禍貪功。亟意復用練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爲可用。即龍閱其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其後吳廣以逼年至。地利人情、皆不甚諳。亦請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啓。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長禍。今用之、即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爲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尚懼有禍。況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即以形迹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具文來請。必欲即真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尚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爲利、不以爲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共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爲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爲調天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司兵。即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慮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過慮。

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渠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卽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卽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濱陳以紓台慮。伏惟崇照。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郭青螺中丞

招降給賞。此原議之所不及。補行甚宜。已通行矣。貴竹分布。惟平越兵力尙薄。大將又新至。殊爲可慮。今日得報知已有三萬。顧烏合之衆、尙多未至者。亦未足恃也。若將官相機出奇。招降納叛。以巧取事。亦自成功。恐李帥不及此耳。施州兵八千、至婺川止有一日之食。可爲寒心。鄧知縣親詣思南告饑。見不佞差人、而泣數行下。此曷可聞於賊乎。弟已發三月折色。而米亦不肯糴。人情若此。國事何賴。恐不得不一指及之。非刻也。支簡翁有咨來。必不肯認此餉。弟直答以已發蜀餉。足爲二省解紛矣。陳良玭已到思南。王一桂已向龍泉。火器火藥斧鉅之類。皆從蜀發去。惟本色不能至。幸望臺下一催殷守。令無若楊惟中龍泉既失、而但以恢復自多也。龍泉止有積骸數千。而惟中謂斬級三十。殆與鬼戰。可爲一笑。今日聞賊拏宋承恩去與其女成親。眞所謂惡姻緣。不知承恩能就中取事否。吾進兵之日。洪邊皆幸之。想其有夙約

也鎮雄之兵此中無所用但恐發回其領兵官觖望而生事耳臺下可令隴澄差二三知事頭目速來押去無令生事則甚善懇懇

雙流知縣鄧宏烈

昨差人來言該縣山行七八日不騎而步至婺川親往思南告饑臣子急公義當如此今之爲有司者高坐營私即一年不能當該縣一日也當益展猷爲以成大事金石之業在茲行矣施州兵餉貴州湖廣兩相推諉可爲痛恨本部恐至誤事昨已發三月本色價銀行思南府買米發一月折色給之今再發一月去以後按月發去無可奈何只得如此當以信義諭諸土司官兵吾不負彼彼亦當不負吾也若思南道府再不糴買轉運有誤本色之供即具文來參處之聞王一桂不能約束土兵何以爲將宜令勉力並聽陳良玭節制至關當約會南川眞州金子壩之兵同進氣力益盛受降一節尤須小心賊甚狡或詐降以欺我或開關而誘我大要自己嚴爲防守令土兵無貪小利搶掠散亂則賊即詐無能爲矣諸所請火藥等器皆已發去若營中無用鳥銃百子銃者即轉送之陳總兵彼或有用也

江津知縣陳大經

枏木洞到棋盤堡纔百三十里何謂到縣六七百里也王芬爲前鋒杜熊兆合後楊敏政即宜護運不然大兵已出又何必擁城自守乎若楊眞母柱諸賊未絕則王芬等宜剳點腳壩以扼其吭若諸賊已盡則王芬等即隨劉總兵分布直抵婁山關楊敏政盡率諸兵護餉不過量留三五百兵城守而已本部已調

陳嗣昌來守城、楊敏政令之一意護餉可也。其支餉官、自當隨營支散、無待計矣。總之軍前之事、在將官相機進取。難以遙度。若文武同心、各求自盡、則無事不可爲也。軍中事宜、不時飛報。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知難逭天誅。肆行衝突。再不舉事、恐遂無貴州。只得力與之角。況川省之兵久屯。湖貴之兵新至。歲方旱、河尙乾、天時人事、俱似相成。剋期進攻。衆謂得算。第未知天意若何耳。龍以縣力肩重任。但以身殉、無所復慮。伏惟台臺主持。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劉總兵

卽日得報。枡木洞已下。更快人意。又得川南監軍稟。賊於西路抽兵來綦江路接打。羅剛亦來。前有報安羅之賊來合楊兆麟等、當不誣也。宜百分謹愼備之。步步爲營。火藥火器、不可發之太早。以致不繼。浙兵、萬縣兵、皆可用者。其江津兵去縣太遠。糧運艱難。若楊眞母柱之賊未淨、不可令之前去。以貽後憂。只宜把守可也。統惟隨宜處置。務保萬全。軍士勿以小勝而驕。宜養銳厲精、以當大敵。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軍斬曾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瀘州兵盡調之永甯。何以足三萬之數。今鎭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甯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纔二萬餘耳。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

甯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寧可謀爲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剳小水田、爲綦江路聲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以向之。必須厚爲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袁初之兵。蓋非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卽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甯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分彼此也。幹壩到播川驛不遠。須揚兵以爲之助。問曹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賞犒發回。彼不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輩害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此意。然既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見。已遣袁年諭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雲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移粟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綦江破後。自去年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不恥不畏。不斬眞是失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眞州入矣。思石兵若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眞州大兵合哨。蓋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良玭頗知兵。當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愼無爲賊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卻無令其覬望取罪也。

劉參議

合江雖宜進婁山。但吳帥提調川南、自無與劉帥同入婁山之理。所差者永合既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

分一半令一偏將將之入婁山。但當時慮不及此耳。袁年白皙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自在國上。安得有眞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新。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眞有覬望之意。但業以黃其母。人皆知之。即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回想渠無不出。即不出。亦必不爲害。蓋應龍遠不能庇彼。吾朝發而夕可擒之。彼胡能爲哉。吳帥甚苦糧運。幸著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人打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啜粥。採蕨而食。備極醜態。尚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凡分布事宜略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無至者。鎮雄兵已不敢令往。馬湖兵又與異道。陝兵又衝該道。餘募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爲實用之兵。若非與永甯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尚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有司中誤糧運者。以名來。當立黜之以警衆。王墊恐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克順即當早用之。金人云。待爾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奈何奈何。

又

永甯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發。尚苦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夫不知足否。該道又不在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尾。事事可慮。師期久過。吳總兵尚來催糧。全不見進兵影響。該道與蔡守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繼先之門。永甯三萬之兵。當以候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而牽掣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今在內地。遷延若此。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意催夫運糧。兵急催付吳總兵。蔡守不能將兵。即以合江將領將之。令彼監之。火急行之。無再商量誤事。其合江一路通

婁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袁年爲之蔽。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交戰。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此路事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爲寒心。幸留意無忽。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穆炤楊眞母柱之賊。不知已埽清否。尙有鹿罕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在爬頭箐九壩莊等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橦杆驛者。則貓兒岡點腳壩。必須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兵。若令爲一路。自趙羊水爬頭箐抵婁山關。恐兵少糧亦難護。若令屯劄點腳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賊。似爲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事。惟將軍主持。偶有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盡。又當放心前進。無事他疑矣。

陳副使與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以也。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靠楚人。荷戈摧鋒之士。能束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斯。奈何不爲賊所笑。施州土兵。頗難駕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行法。師行糧從。更須一軍護餉。無爲賊所襲也。運官運夫稽誤者。須以重典督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楊監軍

賊擒宋承恩、原爲成婚。世間惡姻緣有若此者。眞所謂以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且打鞦韆而承恩以初三誓師十二進兵、皆報之。安見其有二心乎。水西發兵否。彼問遣且不絕。偵報亦時有。山鬼伎倆何時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璘進龍泉湄潭爲正。以李應祥一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宜分合。想當不誤。水西烏江不同哨中之不可測者謂何。便中當及之。聞雲南兵甚不佳。沐總兵空行之牌亦不至。陳毓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到否。師期久過。急擊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州去之甚近。兄宜亟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以傷天和。禱禱。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參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星火。計已無不至。此後卻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之食。不先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算、方得妥當。不然。無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飢則食乏。飽則棄餘。雖積粟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實數、卻計應給之數。大約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發過幾何。自幾日支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又可至幾日止。日月計算。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也。至發米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目明白。或該道給以空印紙令填亦可。與總委官議爲畫一之法行之。一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開刀令、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兵日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

望風投降。獨永甯一路、全無影響。尚未報到二郎壩。何況幹壩。何況巖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敗乎。若有說則可。若無說則是諸公落永甯彀中、而不自覺也。吳總兵今何在。永合二處兵、皆兄監之。何不從長專決、而耽延時日爲。急以見教。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卽有武騎千羣、亦豈能分身應之。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卽撲滅之。如燎毛耳。其擣巢穴、削株撅根、在此一舉。天子賜尙方之劍。調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卽不佞無以自解。況諸公乎。幸嚴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佞所日夜懸望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奈不凜凜乎。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陳恩。爾動以忠順。恩信爲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爾常言。不絕賊者、爲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爾官若負吾恩信。吾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諭永順司宣慰彭元錦

諭宣慰彭元錦。爾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爾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勳。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揭。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爲色喜。今天下兵馬、

各省士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淩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望於爾者也。故諭。

蔡知府

陳世賢若非逆賊心腹、則不用之爲提調矣。姑獎賞之、以風後來。亦雍睦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容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繼先一條草人、何能爲者。想到此受其母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大抵如此。凡用之、卽宜防之。若元容者、變詐閃爍、卽不用之亦可也。

郭青螺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爲一快。已移咨支簡翁。三省各分十二萬。乞臺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略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雲兵聞不佳。狼兵不知可否。永順兵雖強、尙恨其少。若水西擣其中堅、萬無足慮矣。乃察其情形、尙在觀望。今卻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責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牆觀望猶可。且陰爲之助、則事去矣。觀其不與鎭雄合哨、此意可知。萬惟留意。運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彼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綎將綦江路叛目、漸已掃淸。眞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授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爲望。

支簡亭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先經戶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奉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

不覆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貴者發貴近川者發川荆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溯江而上入夔門達重慶即一月可至若遠則過五月瞿唐如象一步不可上矣萬望蚤發爲懇進兵數日略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爲苦而陸運又苦中之苦弟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既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餉龍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參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郎壩分爲二路表裏夾攻巖門關下之更易即令如議行矣謂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不以見教也鎮雄兵議定急以開王繼先畢竟不殺爲是蔡守膽如芥子若不以兵付將官則八千人尚不足自衞也如彼隨營意懶即令梅同知前去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甯之兵又難分也但可發者即發之去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尚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甯也知之益呶呶矣劉謙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輩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即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盡

劉總兵

聞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綦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輩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即押之重慶庶綦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

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僕爲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眞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算。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回取於路、仍連珠爲營、以便接應。但至關劄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爲萬全之計、不可不如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萬分留意。兵如太多、卽留一二營劄於路上爲聲援、亦可免餽運不給之患也。統惟斟酌要在濟事、萬惟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帶糧去、蓋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聞楊酋笑士兵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莊財物婦女委之、卽可盡殲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斂防備也。

貴州張監軍

永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橫行播州、豈可但守東坡而已。調守烏江、足破賊鋒、是謂得算、非失策也。苗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八路進兵、播且不保、苗當坐而觀之耳、卽有他慮。三五千尋常兵、卽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卽不敢動矣。至白泥四牌、必須合兵埽清、則在該道與二帥圖之。綦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埽關外之苗。南川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鬬者。永甯聚兵八萬、平壓賊

巢旦夕碎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督之無至後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劉總兵

初聞枡木洞之破以爲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永甯播州所圖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矣將軍宣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緊賞銀聊爲牛酒之需幸擇其尤衝鋒者厚給之死傷者倍之庶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即日淒風凍雨三軍淋漓可憫本部恨不能以身代之奈何奈何

貴州三司

誓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逆賊未滅糧餉不給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令帶回充餉若以天之靈諸公之庇逆賊授首龍兵息民即勉爲諸公舉一觴所不慚也草草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即有誤言誤聽亦不足較計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道所急不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即有增減任之將官惟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或有苦難逃避者自永甯至二郎壩又至崖門又至養馬城爲路各幾何幾日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受用其餘閑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爭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言及之也永甯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逆賊曾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即巡警盤詰亦不足況防守耶

土同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酉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卽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劉參議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卽一面查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妥。彼有險固。楊應龍從來不能得志。今一旦圖之。彼曾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知之而據囤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卽今吳總兵已向永甯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卽使付之分兒。彼正攻囤交兵。還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使彼觀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昨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父子、故爲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運無阻。勦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輩卽殺千萬何益。或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慶。令其兵卽守地方。護運夫。彼若出、卽可無虞。卽不出、亦必承認護運、可以坦然矣。一面行水運、以備不測。今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事也。

劉總兵

枡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綦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疼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寄賊。直斬重關。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遷延不進。各路旣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則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疲我。爲我塞責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旣合。浙兵又至。此路已有四萬、何慮賊哉。將軍留意無忽。

劉參議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邊城催糧、尙苦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爲。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以便宜請。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衆爲政、四。吾憂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奈何。陝兵畢竟作何處。二千雄兵、調自數千里外。費餉不貲。可惜也。鎭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謙王摯皆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覓然有餘。使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爲之擊節數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聽之門下、不爲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奈何。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壩白泥。將軍尙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巖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曾否歸降。吾日夜望之。眼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並用。不可一味厲威嚴。使其離心、則難用也。僕嘗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卻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乏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卽可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

嚇我糧夫。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蚤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小捷。便牽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爲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埽白泥。有報矣。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量。再與監軍道商量。當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反致掣肘、不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人用命。即賊不足平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回。即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置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高推官

漸近敵境。百凡宜愼。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爲所欺。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貽害。進兵路道、册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子、端可必矣。

劉總兵

即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楊朝棟之兵。若果如此、良快人意。但賊若以親子領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擲者。若不得意、須糾衆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一役也。將軍之功、眞第一矣。竚俟後報。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虞其誤、特以具題、乃竟誤也、今想已到、如尚未也、即具文來參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爲何事統寫來、當一體參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昨不知何處找得亡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揚揚得意、不知此途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也、昨得新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子頗過疑、若仍前說謊不實做、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埽盡、使可劄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隨行止九千人何也、兵如此其少、更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須令正官自押、乃不誤、楚中力非不足、苦無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誤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差人守催、無以騷擾爲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弟已全出三月本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師信地、而蜀爲之出餉、弟只恐士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費收拾耳、大抵土地者、朝廷之土地、錢糧者、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贍、致有別事、少不得貽累二省、但社稷有靈、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米將竭、十二萬漕粟、仰楚中如大廈、望留神

蚤發爲感.

洪副使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鷸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尙存狐兎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禍、觀望之禍、開譬之彼其幕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爲讀書能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若宋承恩之書、無足爲有無.彼卽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撰者也.安氏自不爲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張參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宜急取解也.腊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輩.令背負示諭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窺蓁江之虛.可放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之功、豈淺淺哉.

劉參議

楊朝棟兵至蓁江路、一戰而敗.奔回復劄羅古地、與官兵相拒.此其不肯退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驚各路.今敗而不退、其兵必多.又聞貴州屢報、賊父子俱領兵出蓁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勍敵也.劉總兵兵止三萬.請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兵取江津.間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鎭雄及袁初等兵、以後繼發.俱令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蓋彼大兵旣在婁山、則宜合力攻

退、方可分爲奇正、長驅直擣、此機萬不可失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無不如意。總之不戡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卽以李長年領之、鎭雄兵、須藍芳威。如未到、卽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村俱降、巖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益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不可不爲留意耳。

三省鎭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與袁曹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侔矣。乃各路久踰師期、遲疑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兵、非他人之責也。此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若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望逗遛之罪、告之於朝、使蔽法焉而後自卽刑。不以大吏遣、不以卑官分也。不然、朝廷設撫鎭司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兵之爲拮据乎。此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蚤以告。不然今日不言、卽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宋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勦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士司輩神頭鬼臉、我輩被其作使、馳驚不休。彼反以爲得意矣。水西按兵不舉、反欲臺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卽營壘如山、何足言乎。昔陳恩與弟言、勿斷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尋常皆任之。若定有師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師期、則不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日與賊戰、而彼但割其內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綏接戰、兵敗痛

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輩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明此事。臺下幸勿以爲訝。昨見報廣西助滇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當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黔。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故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廣西矣。附白。

張同知鼇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廳留心稽考、極力擔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甚在可行。而該道略不議及。所以專官前去舉行。今該廳亦同此見。本部眠始帖席矣。已於嘉定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即收以發運。若其可行、並永甯一路亦從此去。尤便事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半。糧當盡。奈何。幸其兵尚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及也。過此無米、則可憂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張參政

枏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意、知賊不足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也。於川南調兵一萬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大戰。蓋過初十、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但綦江路、不可不厚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

也。彼需浙兵爲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卽收。若趙奇者、可一懲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之間。二千石朱旛皁蓋、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嵐、衝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爲之惻然動念焉。顧丈夫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爲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此爲翦眉女流耳。卽以彼易此、志士不爲也。今想已至二郎壩。過此以往、則爲賊地。衝鋒破敵、非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巖門。謂應龍自到二郎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實至點腳壩、已爲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矣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卽可當播州。全師更剋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今湖貴按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向來所云通信不絕、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逆賊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兵角。若不倚安氏爲泰山、何敢空國而出。若此。楊朝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陽水。若曰行計殺賊、此時卽可乘虛擣入。更待何時行何計乎。他日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掩之以收漁人之功。

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士司、玩弄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爲無天日乎。數日後無消息。吾欲明言於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士司常事也。烏江一哨、雲南兵、狼兵、永順兵、本處土兵、不爲少矣。略不見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童帥豈亦有四十八枝頭目可以自固耶。異矣異矣。省城路甚近。糧運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弟一月以來。與四兵道不寢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即黔安得以泄泄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張監軍

安羅桃紅三村俱降。安鸞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三級。獻功自贖。羅剛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尚未肯即出。總之縱不即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美丈夫也。在舟中尚長吁云。誤我誤我。蓋見吳帥舉動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被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觀望可乎。即留之。此處事寧放歸矣。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爲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暇。脅從之衆、非死則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即龍分布之意。亦以爲然。乃既進兵、而知其不爾也。唐人有言。吳少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衷虜。況播州原自夷地。應龍又以積威劫之乎。大抵播州之人、自以爲賊用命。殺將屠城。罪犯大逆。即投

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勦撫無定、往日歸降之人、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子。一有前卻、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爲之死守死戰。諸路皆然。綦江者、爲劉綎激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綎爲多且奇。至三月初一之戰。尙有傳其殺賊子一人、名以棟者。恐未眞、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嘗多。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掃盡、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難以長驅直擣。必須舒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嘗亦不至長夏矣。三省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惟是以天之靈、倘滅此賊、卽與之偕亡無恨。則惟台臺少垂察焉。

趙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綎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出兵綦江。龍閱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騰驤驍健、未嘗領於官也。枏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劒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劒。一時赴鬬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裨接戰。勝負未分。質明身自衝營。舞大刀立斬數人。賊衆呼曰。劉總爺來矣。一時崩潰。尙有傳其殺賊子者。恐不的。不敢入報也。當是時卽伯夷成羣、陳仲子作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以耳。水西跋扈、眞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脣齒。不知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佯爲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觀鷸蚌之勢、收漁人之功。彼時自有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

但責肩事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謝監軍

三寨既降、巖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羅國明言。彼在內日侍逆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卽可擒之。可惜通之不早。及今尙可圖之。曹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大兵此時想已剳關上乎。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累。三寨人甚多、何以爲養。宜爲置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急報知。不盡。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虎、自不得去也。永甯兵退二百里、蓋播人妄言。亦因前日無糧不進之故。今且降萬人。破一囤。斬首百餘。不日安插降人定、卽剳巖門關矣。南川向聞剳淸溪待馬帥。恐失事機、故催之進。別有字令高推官抵關剳營。但恐其太銳。今再叮之。湖廣兵以無糧久駐白泥。計今想當到湄潭吳總兵綑打袁參是實。蓋聽奏民之讒者。何頓挫之有。袁年未潛伏也。昨已奉報矣。尙未到耶。羅國明等談賊中事甚悉。彼尙欲於關內與劉帥決戰。但恐不能耳。李旭已絕不得近前。則朱應元之事尙茫然也。今所憂惟高推官太輕敵。可就近時消息之。草草。

劉總兵

留疏久上、自應候旨。昨有文行去矣。今何故又以回衞爲詞。大敵在前、兩軍對壘、豈尋題辭避之日。一懈

軍心、功反爲罪矣。宜力圖進取、勿再有陳。今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有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綦江。甚多。就近取之草草。

張同知鼇

運事經畫甚妥。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飢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刷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連永甯一路、似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合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催各處之未到者。諸款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誤、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昨得報知兵至望草、此賊地也。出眞州境矣。自是以往、處處皆賊。宜步步愼重。若長驅直擣。恐去之太遠。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吾糧道、甚爲不便。又各路尚未報抵關。則此一枝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謂抵關劉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卽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巾幗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爲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衆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爲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酉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

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高推官進兵。兵遂遥望草去關止半日程。與賊相迎。酉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也。則是以酉兵之潰、爲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佞止知南川兵尚在眞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事。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恐遂深入。則是只聽其進、而該道略不止之也。若此、則安所託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佞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略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不宜爾也。劉綎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捷時。遠近相傳、以爲應龍必益兵來巡東道與史同知日日爲請。卽城中人皆以爲宜厚其防。兵家寧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卽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穆炤楊眞鹿罕之賊未清、亦自難責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理。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爲高推官言之。若劉綎再不進、功且爲罪。自不相假。草草。

謝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訖。安鸞尚未到何也。想其人多費安插乎。此時卻不可惜費。若三寨不下、卽斬首一百、已費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淘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至、卽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纔兩舍。永甯兵亦不可不劄巖門。吳帥志欲淩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辱行及之。奈何奈何。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膽報復之說茫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晴明正可乘機穆炤若是眞降卽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應劄一營留兵爲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苗兒岡則張漢清之兵在囊中然後埽平之後直趨鬼巖尋間道過婁山此又爲第一功也不然此路兵雖經屢戰尚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三省鎭道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陷坑竹簽之類宜用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一賊常言終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劄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一臨關時賊使人僞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虜掠他人不干己者但得吾受其降卽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一夥精兵自是不同舉目可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無多此眞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貌類己者稱係手下擒斬應龍來獻此亦不可卽憑信懈吾防守須倍加謹嚴各哨整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眞僞自見矣

一賊若上囤卽分地屯劄選行攻擊卻不可分爭信地須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矣。然自十二日出師、至二十七日始埽四牌、又何遲也。今已得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埽七牌、入關擣播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以稱焉。糧餉甚乏、殊爲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生事、尚有大於今日者乎。年來天下事、尚有大於今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自策樹、而拘形迹、牽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之。

貴州撫道

自進勦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爲守便宜乎。豈有自始至終、略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是安氏誤貴州、貴州誤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與李應祥合勦四牌。以爲貴兵弱、須湖兵助之也。乃璘已勦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貴卽貧弱、各省代之出兵、代之出餉已矣。若並其戰守代之、則所爲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八路進兵。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卽事成亦不便敍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兵、亦尚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啓。敢仗威靈、一嚴督之。但長夏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莫知所終也。外雜報數紙奉覽。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察之。以報聞。向送來圖言兩路夾攻巖門、甚爲得策。

今聞又以一路進八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須三四日何論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而亟圖之若遷延不決是以兩路爲一路而竟亦未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人之宂食何所用之曹希彬輩有何意見豈欲嘗試尚方耶多少漢土官兵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高推官

得報知已奪桑木關勦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爲第一功矣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慮只宜深溝高壘厚立拒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時以奇兵照管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慮更甚矣昨已專人奉告今再申之賊頗知兵亦甚重關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意不可以爲易與而忽之前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或正此意不然則以間道包截抄劫事事宜防毫不可忽也已一日三差人於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即可保全勝矣

李修吾中丞

以一小醜騷動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語非虛也五萬銀已到不啻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爲幸王鳴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中且有揭竿斬木之衆時事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之雄略直須折箠撻之此宜削株撅根爲之於早無令滋蔓蔓難圖也此中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差官回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奈何奈何

戴鳳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事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受役也、乃臺下又多方加意、酬應如響、即所自爲兩廣計、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之、銜恩戴德、寧直不佞、即三省吏民、家戶尸祝之矣、黔人積粟以待大兵、楚人償金以酬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第恐楚方苦於餉寡、未即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虎子、尙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疏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參、非虛言也、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整兵前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聞之、反大不便、禍福功罪、決於此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鄙意、幸無忽、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諭周敦吉、汝隨總鎭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但今已十三日矣、撅塹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言逆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乎、今南川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綦江一軍、尙未敢望見貓兒岡、何況松坎、何況頂山、何況橦梓、何況婁山、若南川兵稍有利鈍、則是爾輩初虛張以催人、後逗遛而誤事、何以自解、尙方之劒、可嘗試乎、功罪無常、禍福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爾所知也、若能提兵前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三捷、懋賞懋官、豈能爾負、故諭、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豈有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爲變者若其果至便是眞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爲矣穆炤之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爲所牽馬湖兵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理不必臨敵也蓋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爲不便耳禁妄殺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嚴且零功不算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違期不至方以爲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黔兵素弱此舉不但震動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抵關幸矢心殫力圖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甚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託將軍卽本部院亦但約期會授方略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爲紛雜恐掣將軍之肘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督兵進取無爲所阻撓馬湖兵一枝專責成司懋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難馭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

枝尤爲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選以自衞、則此一枝衝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綑打若文官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永甯一路、亦只責成曹吳二將。不許趙州同阻當。蓋彼只贊理監紀。非遂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尙氣。昨聞袁鑒來降、綑之一繩彼頭目也。既來降、何必綑之。如此之類、皆關軍機。今當入關。尤爲要緊。事事留心可也。

郭青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懦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垂成。又復決裂。則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可知。吾輩卽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節之兵、煩吾丈亟擇能者領之。無令誤事。若惟中之兵、已令交徐允爵矣。悤悤不盡。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不入播境。將以何待。以爲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爲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爲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南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寧逃其罪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亟決擇。無忽。本部甚尊大將。甚任大將。正爲此事、專責大將耳。

劉總兵

自二月初一日至今半月矣。略無移營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乎。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聞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拏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劄桑木關。以日爲年。日望各路齊進。而綦江永合路、遷延玩愒。略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具在。毫不以相假也。文到而不進兵者。以髮髻一頂、女衣一套、鼓樂送之營中。無以姑息坐受其累。草草。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爲憂。又聞賊欲截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堖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發巾幗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囑囑。圖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擊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尚能以奇兵擣瀘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既不願入綦江路。即令藍芳威領之。從野磊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卻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護餉。高推官已奪關而據之。需護餉兵如救焚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參之耳。以一裨將把守貓兒岡、使不進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廣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查治之。既爾難馭、不如令之隨營、免爲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爾既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拏治之。即行文矣。晉兵似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知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同知太迂遲、奈何。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稟帖來稱不可輕進輕下。須待各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爲齊到聲勢。此言不爲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是觀望。聞柯阿箇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兵不進。今我兵進、尚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甯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尚不肯先進。誰肯先進乎。況南川一路已奪了桑木關。烏江一路已奪了老君關。今永甯即奪了巖門關、已是第三功了。更候何人。豈仍欲候綦江一路耶。綦江一路、劉總兵因見了回衙之報、具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耽延了五六日。若非此事耽延、今已到關矣。永合路兵衆糧足、坐了四十餘日、一步不進。端的何以自解。況安羅三寨已投降了、尚不敢進。若不投降、待如何。今再差人說去。此時巾幗之辱、想已送過了。人若怕

賊也不以爲羞過時惟有劒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坐而待之此宜長驅直擣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質其頭人之妻子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壩則賊亦不能遠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眞僞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稽遲進兵恐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誤事非能一一遙度陳世賢已發回合江即令赴將軍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爲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該廳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米不到有誤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儹造急不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譬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享之何況艨艟巨艦乎感甚感甚未完者仍望自水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回附此上謝

劉參議

從來士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服士兵謝道卽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此何以故便中力爲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遣其所以前已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職之責任似不減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既在彼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讀之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事去矣故亟喚之回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爲其以兵爲戲而僥倖於一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教令催水路糧卽以左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握兵彼嘗欲以兵爲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間道出奇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彼能用寡卽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卽發行治糗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言者尙爲可慮蓋糗不能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爲運給之無以省事爲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帝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爲寥寥亦知其去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安氏卽覩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卽四出催餽各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尙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巖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刻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眞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拭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土司兵不肯用命乎。此輩要在鼓舞之。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安插降人。當專託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道。往返數日、則誤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可用其命。此宜克己下人、無一些客氣乃可也。常慮將軍性急、恐失人心。故時以此言進。惟留意無忽。

張監軍

劉帥已提兵前。貴州又報奪烏江關。而彼去婁山尚遠。即至、已落人後矣。吳帥意蓋亦俟有棊江近關之信、乃敢前者。總之此二路抵關、當在二十之後也。但各道照原行催之。彼以失期爲慮。過小亟亟者。蓋前之定限、止是空言。今之違限、著有明罰。彼當無不以爲意也。弟亦日日發使督之矣。自正月來、已發過三疏。官壩一進兵一捷功一。今又當報一次矣。蓋須時時報之、以消海內姦雄之心。不然鳳陽之事、恐有接踵而起者。可慮也。穆炤言應龍向南川路去。宜行令謹備之。然此恐亦舊話。今貴州事急、亦無暇矣。

徐僉事

劉帥見報、不得不求去。然留疏已上、勢不得去也。已開諭之。即整兵前矣。貴州已奪烏江關。渠望婁山、尚在旬日內。已落人後。不庸不汲汲也。別教知以念親分心。顧此何時哉。一刻放鬆、萬人委命矣。騎虎者勢不得下、此善喻也。不佞家事、門下所知。不但不敢開口、亦不敢置之於心。乃知國爾忘家、亦勢所必至。以

天之靈、旦夕滅賊。爲諸公列敍勳績之後。吾輩乃可各行其志耳。門下以兵道督夫。蓋四道一體、非代庖也。附白。

陳總兵

聞將軍與賊隔江相拒。此死寇也、勢無退理。若自後夾擊之、乃可接應。將軍渡江。而今施南兵已奪板角關。此其勢亦難退。則將軍亦設計渡江、翦滅此寇。尙可與板角之師爲掎角而入關。不然拒守日久、兩軍俱老、此危道也。此二枝俱將軍信地。僕不憂將軍大兵、憂板角之孤軍耳。惟將軍留意無忽。

張監軍

穆炤猙獰不羣。差官親見之。宜其反覆也。劉帥處已囑令愼用之。但此帥太憨、難以口舌爭。直再四丁甯之耳。質其妾與子、方是作用。而渠且欲給之完聚、豈不憨哉。已再與商之矣。瀘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查實行。施南兵已據板角關。不知眞州路去之遠近。昨見報李經等打苦竹關。想亦不遠也。若二路聲勢相倚、更爲雄壯。幸亟與高推官言之。劉帥亦提兵悤悤行矣。然須五六日後乃抵關也。頃細思之。各關之打、皆不費力。當是賊不肯以兵守關。恐其逐漸消磨、且奪內兵之氣。因不復守。但於白田壩待之。若一路先入。則彼以全力制之。卽各路齊入。彼亦爲背城借一之計。此須令齊入而夾勦之。彼自無能爲也。若先後入、則非算矣。水西近寄聲奢氏。謂我輩俱看楊家與官兵相殺。若兵勝、我二家方可動兵。今我雖屢報勝、安氏兵猶未動也。可見關外之捷、彼皆不以爲意。關內當有一大戰。此時方可決雌雄耳。時高推官望

草一捷、遂以爲賊易與、殊爲率易。可嚴諭之。令準備入關之大戰也。

吳總兵

安氏觀望、乃其本情。今畢露矣。奢氏不爲誘引、足見忠順。但其兵至今不進。難謂無狐兔之情。已爲一牌切責世續。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不盡力殺賊、即當盡法處之。追印罷職矣。將軍宜從權鼓舞之。人可以德感、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長驅。不日即抵婁山。蓋穆炤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兩路合一。提兵八萬。愼不可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高推官策馬前行、士漢兵只得隨之。遂不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於營中、向上四拜。曰委官脣舌已敝、而將軍略不動。請從此辭。赴轅門待罪也。劉帥倉皇拔寨而起。今永合二路兵七萬、不爲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不爲不久矣。文武如林、列營數百、竟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督也。無乃溺其職乎。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官而不事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爲問。具以質對。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遂據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爲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慮也。劉挺戰後

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衙之報。只得具文來辭。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進。故此二路、遂不能抵關。乃知臨敵易將、眞非策矣。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守者亦自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投降。必無濟於事。積威所劫、眞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遲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愚、不獨行之夷狄爲不可也。臨啓不勝皇悚、

謝監軍

聞吳帥逢人卽罵。全無禮體。以此將領土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帥久不前。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箴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卽當親自責成裨將、鼓舞土司、俾之用命成功。奈何道旁作舍。日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兵、而此中反落其後。尙云待劉帥。此蓋爲將領所賣。土司所愚。所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高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眞、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僞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爲兒戲、且以法律爲弁髦矣。轉眼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卽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銜。何不說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需者事之賊也。奈何奈何。

吳總兵 仙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曰忘八忘八。何必乃爾。彼土司兵、夷種也。須籠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爲我用、反爲

我害矣。裨將雖屬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曾爲裨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奈何輒辱裨將也。亦不恕矣。又聞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爲無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卽人君不可、而況於人臣。以上事亦偶爾風聞、全非營中人騰謗者。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殺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士司愚將軍賣將軍耳。今各路已進。逗遛之罪、將軍自當之。卽與劉同罪。彼且以爲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鼓舞裨將士兵。俾之擣巢成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壞。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營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卽知吾言之不妄矣。

劉參議

賊兵劉溫水、是三月以前報。卽楊朝棟之兵、自溫水出點腳壩、職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未投降時。彼尙不敢出合江、況今日乎。鎭雄兵旣用之糧餉須爲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嗣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返兵、陳嗣昌能與之戰乎。非長算也。王墊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酌之。陳世賢無足爲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高推官

每得公移、爲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爲虎、方是萬全。且今聚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尙有利鈍。反盧衆心。牧滇之又滇耳。若公見之極眞、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爲妥也。兵入

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爲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翦草除根、無留禍種。來揭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餓死。卽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誤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衆。兄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鼓舞兵將。凡事果斷剛決而行之。則風行電埽、功在目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支簡亭中丞

陳帥從白泥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爲痛恨。已行拏解。並行李帥渡江合營矣。惟是陳帥兵旣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飢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尙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通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里甲。每一州縣有派三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採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僅僅不誤。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尙未就可。一面照舊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尙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弔巖子之防、當查行。此宜兩路共爲備可也。困獸猶鬬。況酋以知兵而率敢死之寇。當事事

留心務圖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胸、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問兵先問糧。今聚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衆。只用二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算其糧差。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已。若只以姑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禍、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囑。幸惟留意。凡事徑行。莫待呈詳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湖兵、豈可令護餉。誰爲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顆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料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覆。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胸、以匡濟時艱爲主。無爲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擣四牌、是爲黔中埽除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即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灘。若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

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棒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即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眞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爲之足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尙謂國有人乎永順兵只是欠鼓舞所以不進夫楞腹應敵卽我兵亦不甘心曷可責之士兵兵連禍結勢難惜費今該省動則算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轉運不乏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卽可了此何事一年若只如此悠悠泄泄卽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圖之無令三軍脫巾而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爲忠於賊也

史副使

通省餉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運一日歇手不得此時交代甚爲可虞所以只得抵死相託其通省事雖曰改委實欲自催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於今日謂事事皆須眞米實麪一毫空隙容不得也賊勢已促我兵已勝拚命相捱一兩月卽可了此若稍有回慮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我日悔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無忽

楊監軍

連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房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整兵剳近地而添調土兵彭元

錦之兵爲所殲、必不甘心。廣兵亦尚有一萬未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綦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尚能養威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失自阻乎。必不然矣。聞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爲所紿。是否果爾、則安氏眞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擣巢、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莫先動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目徉爲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萬萬。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爲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爲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逼賊巢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爲必勝之計。此亦未爲非算也。蓋賊之用兵、原只威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綦江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敢出。又不敢用他人而託之親子。託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方親督一戰。此最宜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問播人言、進關後、各路尚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有大林箐。亦難差人。須於關外約就期會齊入。相望剳營乃妙。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爲所紿而致敗。今我不可不百分圖全。高推官少年摧鋒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奈何不能須臾待乎。土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曰。但滅賊、誰非有大功者。何必頭功也。板角關之兵最勁。可以約之。但亦無令單入。向因各路按兵不動、而南川獨入。故差人守催。今入關在卽、反令之持重。但時加鼓舞、不復急催矣。以時消息、則在該道之善

用之也。

李總兵

該路報功獨多。將軍之埽清羣蠻、亦多勞矣。人命關天、愼無令及平人降人。以各路間有此風、故以相疑也。烏江之失、似是土司爭功自相陷害者。非戰之罪、亦非賊之強。無以爲意。若彼處不能進。只令留兵自守、而以其餘合此路同進。則勢併力多、萬無可慮矣。與童將軍商行之。賊所苦只是併兵。我兵併則彼無能爲。料此時想已過江。須與三渡關同入。無單枝見弱又不便也。

張監軍

聞有眞州之行。甚以爲慰。因思有相商者數條。用備軍前採擇。

一。播人恆言關內男女可十萬。成兵者可五六萬。精兵可三四萬。此從來相傳之說。今自開刀以來雖屢有斬獲。然皆關外人。關內人惟與劉總兵一陣出關者萬三千人。同者多半。則關內實有三萬兵矣。向來處處設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關。彼必聚而敵之。若三萬必死之寇、亦自勍敵。何謂弱也。今宜三四路齊入。彼自無能爲。若以一路當之、端非勝算。

一。降人雖多、遠者無慮。我兵近關。而關內出降者、必須愼防。且如賊把關甚嚴。我尙千方百計覓人、入內行計。今關內出降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爲賊使出者。泗水之戰。朱序一呼、尙能倒戈。況今日乎。聞該路向令降民立營、與吾兵對劄。甚爲非計。今宜先發遣降民入內地。無令近營可也。

一關外擺塘與各路相約齊入至關內、不便相約矣。

一關上仍宜劄大營以屯糧爲家糧夫必不敢入關也。

一沿途橋船、皆宜點檢無使運夫阻滯有失糧運。

一通播小徑、皆宜令護餉兵嚴防以杜劫糧。

一眞人宜駕馭之勿失其心。

一入關勿輕合哨近烏江之失乃賊假水西兵來合哨者即水西兵亦宜防。

一先約永甯兵直抵囤下彼若與綦江南川兵戰敗則不能歸囤可擒之矣。

一龍泉一路可相約同入以壯吾力。

一賊若稱擒斬應龍來獻不可全信彼常養數十假者代死也。

一各兵入播賊若上囤火急報來以便調度。

劉總兵

兵已至石虎關賊望風而退計此時當至婁山關矣以前當勇往直前以後卻宜安詳周愼臨敵不得不爾也計賊原不多而近日各處告敗則精兵尙不足二三萬若川兵四路齊入便有如山壓卵之勢況以將軍之威望奪其魄乎關外一約會同入賊不戰死即當上囤矣張漢清鹿罕諸賊已降否若不降又不敢入關恐爲糧道之梗必須途中留兵爲備莫但靠鎭雄兵彼其兵恐反梗糧道今只令進叱灘一路以

遙爲聲勢且堵零賊也關內宜剳大營屯糧然後可進可退仍須發兵接糧此宜事事算到方妥投降之人宜愼防之卽穆炤亦百分留意必事平此輩方可信耳

楊監軍

焦江之事可爲深恨然莫以此遂自阻只管整理敗殘兵馬鼓舞振作以圖恢復一面催調雲南廣西永順之兵不旬日可足原數矣如此方可以塞士司之膽而知國家物力之大也水西只管驅使且密告以外間悠悠之議令自爲計且以消其邪心卽不得其力無論已洪君似頗方嚴可令善馭之草草

洪副使

連得黔省所傳情形大異令人駭然得教則尙在疑信之間猶可折箠使也大抵此輩非我族類卽妒功而矯命難謂無之若顯然爲逆名利兩失恐其不敢亦不肯惟以恩信紀法時申戒之料夷狄之邦無不可行也背水爲營既不力戰又不守橋自是我軍之疏於計而盡委之他人鄙意終不謂然何如何如

魏監軍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陳總兵身爲大將手握重兵不能便宜進兵而爲人東扯西拽幾如招商店中之衙世有此理乎爲陳帥言不俟任將金石不移誰敢撓其權者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此時想已入播有文從綦江路來二日卽可達也

詹副使

兵已入播州。去路更遠。卽二夫一兵、亦不宜吝。只要目前完事、便是一勞永逸。若少有鬆慢、則前功盡棄。卽渾身是口、說不得也。將官當此時、乃國家安危所係。全要文職官扶持。若與之爲讎、是讎國也。人臣而讎國、可乎。龍泉路雖屬思石道。然楚兵自宜楚餉。思石道所餉者、施州衞八千兵向日黔楚皆不認。不佞不得已、發川銀爲之買米。責成思石道運之而已。非黔餉也。今四月終。卽滿以後、仍須楚米餉之。蓋楚有漕米。自應濟黔。卽以算十二萬之數亦可。若委之於黔、則彼必不能。此楚兵也。楚將信地也。川中已餉三月矣。可常常餉之乎。惟高明察之。

梅參議

大兵既入播州。糧餉十分要緊。須多方轉運、常使不乏。此鄭侯之功也。路既遠。夫須多。若至三百里之外、須一兵一夫乃濟。幸圖之。此一勞永逸之時矣。

劉參議

陳世賢、以其爲袁年之親也。故令同進兵。若曰卽令年盬之耳。若以爲不可保、則卽發來羈之、不宜用也。其家人靜元、正月入播。是未投降時事。二月終方出。今云李元、豈卽此人復遣之入耶。四周皆我兵。恐亦難入。幸示其詳處。此輩如孤豚耳。何所復難。惟恐驚諸降者。故且牢籠之、不爲信義也。貴兵新敗。我輩更宜坦然示以不疑。若先自疑、則彼窺之矣。然貴兵原不足爲有無。今川兵皆已進關。酋且上匣。無用湖貴也。惟宜日夜供糧爲要。貴竹人議龍澄。謂其有妒功黨逆之意。不佞以爲妒功有之。黨逆尙未可知。若然

則鎮雄之兵得無可疑。蔡守遂因水西而疑及永甯。如此則酉石之外無一可恃之土兵矣。要之事自有機。國自有法。人自有心。正不宜如此多疑。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者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侍田東翁大司馬）

黔人多言水西陽順陰逆。以故賊密不告。我敗不援。猶有狐兔之心。今卽報彼深入、亦未易得其力也。然亦且駕馭之。令其支吾。而我就中取事。若直責之、則彼且懼禍而勢愈合、更難處矣。黔撫與之歃血爲盟。一向以爲必可信無疑。龍以爲黔撫忠智人也。必且有據。而近亦不自堅其說。直恐其中禍於省城。囑以必且爲駕馭。故龍不敢不以爲台臺告。恐有言及者、以備斟酌。然犬羊之性、終慴天威。須牢籠之中、不廢督責。庶可消其邪念也。統惟台臺鑒察。

貴甯道梅參議國樓

賊關外之令不甚行。卽有戰者、亦逆黨自戰其地耳。水西之兵威頗盛。無格鬬者宜也。惟報功無級、逼巢無戰、則不可曉耳。詳其意。蓋以勦紿我。以助紿賊。欲兩下觀勝負而投足者。惟使之而防之、則不蹈烏江之轍矣。來教甚合鄙意。敬謝密之密之。

楊監軍

貴兵原宜一路進。分而爲二、其力已薄。安得不取侮。今若恢復河渡、以報讎之兵、乘事機之會。桑榆之收、端可望矣。惟力圖之草草。

宋芳篪侍御

烏江之事、昨已上問、得教甚感感、背水爲陣、兵既潰、溺自多、但水國之人、多善浮者、亦自多所全濟耳、惟士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傳以爲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餉已破矣、即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即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歸咎土酋妒功、左使然無故分兵、得關不守、兵無紀律、士無戰心、種種敗形已具、木蠹而蟲生之矣、承差口傳台命、業以心識、即囑各將謹備之、以鄙意度之、犬羊之性、或欲專功、或欲庇鄰、皆不能保其無、惟顯然爲逆、則必不敢亦不肯、而彼中當事畏之太過、至慮及省城、則甚矣、此輩以我之氣勢強弱爲順逆、我愈徇、彼愈肆、其勢然也、臺下以爲何如、

郭青螺中丞　宋芳篪侍御

川兵四路俱入關矣、精兵可十五萬、即有二十萬之形、若得陳李二總兵入、則三十萬之勢矣、此即有善爲播賊計者、恐亦無如之何、而陳李以烏江之失、逡巡不進、云奉臺下令持重也、今何時也、半上不下、豈持重之時乎、望借霜威、嚴催之、過此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是役也、開壩陽兵先走、又云棄明遠先走、又云謝崇爵部兵先走、總之以怯取敗、乃其本情、若一切歸之黨逆者、恐人各有心、彼亦不服也、先走之人、必須窴之於法、乃可用衆、臺下以爲何如、水西兵原調三萬、近有埽土起兵之說、恐不須、此烏江

失守、省城可慮。令以所起兵留在本地、防守省城、不必渡江。已有行矣。惟裁示之。不盡。

史副使　劉參議

差人自營中來者、僕人人問之。人人以爲兩路餉皆不足。進巢之後必誤也。果爾則可憂之甚。僕爲之廢寢食矣。今宜大破拘攣。多方募調。工食卽如前議。全給亦可。宜風火急圖、無再遲疑。僕但求全軍。不責多費、不責擾民也。今令守道於二郎壩總催兩路運官運夫。令早入營。宜百分留意。至懇至懇。

趙州同

來揭持議甚是。如此方爲老成之見也。今兵已入關。賊勢大窘。惟要我兵日愼一日。自可全勝。圖之圖之。糧運可慮、何不早言。此何時也。明目張膽、以濟大事。便是忠心。何必慮患以後。軍中事、但可言者、不時速說來。譬如數人乘舟。雖揚帆把柁、任各不同。然濟則俱濟。覆則俱覆。若但各司其事、不相應援、直待已覆而後曰某失某事、則直有訴之水府耳。

史副使

永甯兵至四萬以上、而夫不及三萬。此其不足明矣。今事已在九分、卻不宜惜費。火速添夫添價。卽多費無妨。若糧乏而兵回、卽積金如山何益乎。成大事者、不惜小費。綦江不言而自增夫三萬。僕感之次骨矣。昔有築蜀城者。衆疑其難成。曰但把錢不當錢看。把人不當人看。事無不成。其後城果就。今正其時也。望破格爲之。若合江分去米無多、不必與較。若使米有餘、卽分之可也。今日之事。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

家有罪。譬之同舟遇風。覆則俱覆。濟則俱濟。若胡越相視。待其既覆而後訴之河伯水府。曰是某之罪也。何益矣。不佞代湖貴出龍泉一路之餉。亦求濟事而已。人是朝廷人。錢是朝廷錢。彼力不能爲。吾幸可以兼之。何苦不一引手。以濟朝廷之事。情急詞迫。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惟高明察之。守道中路總催。不能爲門下代矣。

又

別揭所開二路難易。已悉。然此不足言也。今二路已合爲一路。一旅脫巾。三軍立散。賊若不滅。該道能敍功乎。但千言萬語。止於免參而已。丈夫行事。先以免參自期可乎。若鄙意。則謂但宜多方處置。求寬然有餘。可乞諸鄰。則成不獨成。是大同無我之度也。不但鄰邦。即本路扣算太窘。兵將亦無樂用之氣。夫軍法與吏治不同。土兵與漢兵不同。秦越人之已疾。老人小兒婦人因證立方。夫然後可以起死人而名聞天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徼門下誰望者。草草。

楊監軍　洪副使

水西從來善待之。渠亦有忠順之名。自烏江失事之後。黔中傳言。至不可聞。令人疑慮之甚。乃昨有板角關解投降一人到。蓋賊中老虎軍也。問以播事云。安三劄大水田。賊遣人問以我家與爾無讎。何故如此。答曰。爾家得罪朝廷。上司要我進兵。我敢不進。終不然。你姓楊的幹的事。叫我姓安的替你當了罷。其人痛哭而歸。安三即隴澄堯臣也。果爾。則安氏固無他意。不必疑之矣。播州差人言姓張。水西人必知之。門

下可徑問之見報。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若人有逆志而遂之、固不智、若人有忠心而蔽之、亦不祥。惟門下留意無忽。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札

吳總兵

昨報取巖門關、甚以爲喜。今不知進兵否。然劉將軍初三日與播兵大戰關內、賊兵尙多。想巖門尙未進也。今細訪播州之人、以爲巖門路小箐大、輕兵可入。重兵難進。況六萬之衆、魚貫而行。若有敵來、何以接戰。此所謂雖衆無所用之也。且彼此約期、終難得濟。到底兩下成孤軍耳。與其合於關內、不如合於關外。今宜留兵守巖門、而親統大兵從小水田入婁山關、與劉將軍連營並剳。互爲掎角、酌量進止。仍一面分兵接南川路之兵來、則三路大兵合而爲一。連營百里、逆賊心膽俱碎。不戰而屈矣。其巖門兵、聽曹希彬、吳文傑出奇取事。若彼處成功、亦將軍之功也。永甯兵分其一萬、來與馬湖廣浙及募兵爲三萬入婁山。仍留二萬與二將之一萬、共爲三萬守巖門、則兩下俱有餘矣。再三籌度、勢須出此。惟將軍熟思而速圖之幸甚。

鄧知縣

川兵俱進關矣。施州兵久屯板角、恐老則難用。陳總兵又無進關之期、待至何時。此兵本折、皆川中供之。

即令與川兵合哨亦可。不然恐久而糧絕人疲、是自潰也。今該縣宜會同各兵將、徑赴眞州大灘關等處。與南川兵合哨。仍先達知高推官。彼中路遠、不知就中事體何如。有別項阻礙、亦徑自斟酌行之。其錢糧以前長支者、姑免扣除、以酬其血戰之勞。以後仍照例支可也。兵難遙度。凡事宜取便行之。一面差人來報。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既入敵境、步步宜防。松樹堶、柴山壩、乃自囤上關大道。今賊俱在囤下。我便當倚關爲營。外防衝擊。內防包截。一面通糧運。一面會永合。剋日夾攻。賊必上囤矣。若白田壩、今已爲空地、到彼何爲。且已爲水西放火報功。有何陞賞乎。今大兵前剳板橋而止。以孤軍當松樹堶、相去十里。銃礮不聞、宜賊之生心也。今宜急剳近關。俟會兵攻囤。其南溪口諸處、皆有間道、可出關外斷糧者。尤宜謹防。但糧運不絕。營柵已固。只二三路兵齊、勢卽大振。賊將安往。今已行吳帥同來合哨。彼處路近、通信爲易。惟南川路稍隔絕。彼軍孤又不可深入。已調施南兵與合哨。當亦可旬日內至也。只要齊力、不可造次。要嚴防守、不可少疏。工夫至此已是八九分。只不失算、便保全勝。賊有文來支告、皆是緩兵之計。不必照管。亦不必回答。蓋回答之文、有一些活路、彼便執之以欺其下。若是無活路話、彼又隱之不與人看。總無益也。只多散賞格。多發告示諭文、以解其黨。爲宜愼之。

吳總兵

既得巖門、養馬城不遠矣。若破養馬城、賊之頭人妻子俱出、必有攜以投降者。初三日婁山關內劉帥與賊大戰、追奔三十里。若巖門兵入、賊無歸路矣。乃未見接應何也。聞彼處路險箐深、不便進兵。若大兵難進、卽宜分兵守之。而從小水田來入關、合婁山哨。已有文去。惟將軍圖之。又有報羅剛欲圖逆賊、而將軍以爲須要活的、活的固可。如不可得、卽死的亦未爲不可也。當令曹副將與土司頭目圖之。凡土司之功、不可令軍士爭奪之。一有爭奪、彼以後再不肯用命。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入關懸賞、已發行其陞級劄付、須查明填給。不然、可與誰乎。破關之後、工夫已至九分。百凡愼圖。劉帥孤軍深入、將軍必須照管。不然、彼如有失、亦不能辭其責也。聞小水田路尙不通。先日曾有行令以一軍接應。今不知如何。百惟留意無忽。錢糧到否。如不及、可時時說來、當嚴督之耳。

劉參議

夫之多逃、以無正官也。卽有正官、而無法稽查亦難。大抵事有綱領、頭緒則易尋。如正官在、則正官責小押運。小押運責里排。里排責夫役。引繩批根。有要可尋。卽有少者、或顧補或拘換。尙可十得八九。若無正官、彼代押者、又多以皁快頂義民。彼其行止、尙不如一夫。是以夫押夫、不至盡逃不已。今宜儘正官佐貳、般實義民管領。夫給以價、嚴其程限。令早去早來。不必以日三十里爲限。蓋令之消磨日久、食費且盡。是寬乃所以成廢也。夫或三十或五十。卽立一有身家頭目、與之一單。令到卽交米。給與回照。彼處收米官登一流水簿總算。不必候一處解官批文方收。則夫自無守候之苦矣。水運起旱處、必用多夫、一齊轉去。

若夫少米多往來不絕、又不便也。以上事體。千緒萬端。須理會有頭緒、尙可收拾。而要則在正官到。在夫價給。在往來速。在收支快。如此尙可將就完事。不然。以後且莫知所終矣。鎭雄兵聞騷擾之甚。如必不可用、且留之少選發回。卽執旗官亦可無令去。不然。恐入山而劫掠運夫、反梗糧運。是在門下酌而斷之。無令悔恨無已時也。

張監軍

劉帥於三十日進婁山關。至初三日將起兵赴白田壩。賊兵忽來大戰。先將王芬、陳大綱營衝破。二將戰死。劉帥方知。急赴接應。大戰自辰至午少歇。又自午至申、賊遂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級甚多。尙未報數。彼雖報賊數萬。問來人言。實只二三萬。可見賊之精銳止此矣。劉帥銃礮甚精。多打死賊。皆馬上馱去。亦勍敵哉。向來所以不敵南川兵。蓋專待此。若南川兵遇之危矣。今已劄營關內、以待各路。南川兵或可相機合營乎。第不知關內路道何如。須令探問明白。王芬營與劉帥止去五里。賊以一兵隔之、不令相聞。故至於敗。是日賊視張黃傘督陣。幾爲周敦吉之軍所得。束傘而走。想已膽落矣。高推官說賊似已奄奄氣盡者。聞此得無咋舌搖首乎。

陳總兵

水西伎倆、殊不可曉。夷狄之性。或欲庇鄰、或欲專功、皆不可知。然亦止陰謀、未敢顯然助逆也。烏江之失。自是我兵見賊而走、以致奸細斷橋擠之於水。蓋背水爲陣。不立營寨。四散搶掠。賊一乘之、遂爾崩潰。可

盡歸之人乎劉帥入婁山關初三日賊暗來衝突潰一子營劉帥亟提大兵當之苦戰一日賊大崩潰輒首數百氣已奪矣今將軍宜亟來合哨我兵合氣自壯彼士司觀望之心自息即不爲我用亦不爲我害也永順二司兵可善撫之楚中無此兵則愈孤矣烏江之失所沈溺永順兵以數千計彭元錦當以此讎水西乃反效其所爲耶可以此徵動之來人口稟長坎青蛇瑪瑙三圍已克七牌盡埽得糧無數可供二十日之食即此可以入關滅賊矣此天贊也望之望之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酋上囤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皆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即多覓人夫連夜扛擡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爲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

又

運夫如不足即當增募事已至此即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曰事不成而不敢逃罪然何益乎顧以不佞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盡究而往者未免獨累延捱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動者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爲固然即再增募愈多而愈不足也今宜極力清查極力催儹罪責正官俾之行法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若不來即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曉諭當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惟力圖之

熊參議宇奇

兵入關矣。賊上囤矣。呼吸之間、便關成敗。此而遄往。已事如救火追亡人也。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圖之。

張參政

吳總兵已駐養馬城、與二總兵會哨訖。賊已上囤。囤下之賊無能枝梧者。大事定矣。料旬日間有佳音也。今惟宜轉餉接濟耳。草草。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衝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無益有損。以素未習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又不在武場、而在戰陣。所謂習慣如自然者也。今宜汰其老弱揀其精壯。日練習之。而稍試之戰陣。經三五戰、則可用矣。楚有苗患。將來用兵未已。幸留意焉。

總兵　監軍　監紀

兵已入巢。賊已上囤。計當不日授首。今將攻囤以後事宜開列。幸大家相商行之。

一。賊囤上不知有兵若干。如兵少則宜急攻。如兵多則宜柞斷路口、使其不能下。而徐攻之。彼知無生路。三五日恐當有變。

一。大將軍滅虜礮。裝至近囤山頭打去。令其上人人莫必其命。自難久居。

一。聞囤上有一水關。賊先開住。待我兵近關放下衝之。不可不防。

一。賊如稱有內變、斬首投降。不可造次取信。須審問明白。嚴兵關下。令賊黨俱下。驗視眞的方以爲處。其

妻子親族、俱宜牢固鎖押、以俟獻俘。

一、有名頭目原未投降者、臨時擊獲、卽宜處決、以免爲害。卽有投降者、宜押解出關安插、無令在內、防其反戈相向。應爲獻俘之用者、牢固鎖解以俟獻俘。

一、無論賊已滅未滅、各營將官軍兵、俱宜和同行事、彼此相下相讓。大家有功、若爭功爭財、相戕相攘、除不准算功外、仍行軍法。

一、賊首已亡、賊兵已下、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同至囤上、公同檢視賊之財物家資、登記明白、造册呈報、仍卽封鎖撥人看守、以便奏報充賞、或解京、不可恣掠、致生嫌疑。

魏監軍

苦竹關一月前南川兵經過真州、卽遣兵一枝攻克、斬首四十、久已見報。今之所克、乃其一月前克過者、譬之明年有入播州者、難以功論矣。四川大兵十八萬、盡在播州合哨、安得有閑賊復併力苦竹關、此可無慮、惟令陳總兵埽清七牌、整隊入關可也。

吳總兵

向以將軍進兵遲遲、意頗疑之、乃不知其一發而中堅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既如脫兔、敵不及拒、非此之謂耶。快然快然、聞兵已劄養馬城、去賊甚近、宜百凡謹愼、彼卽上囤、猶恐其下衝也、宜謹防之、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權柄在我、要之以合哨爲急。此時想與綦南二路掎角相應矣。師克在和、望三大將如樂之

和、以襄大事。僕異日當百拜以謝。聞營中糧少。僕食不下咽。已將各有可革職住俸、責令日夜催儹。以後或可不誤。綦合二路糧有餘。永安莊所得賊糧甚多。可借而食之也。百惟留神不盡。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初三之戰。覩賊連日不出、可見未爲無功。但我亦大有損失。頗覺長賊之氣。今須求萬全以絕禍本爲望。吳帥兵苦乏食。蓋彼處路遠難供也。若永安莊有米、可以給之。二帥不甚和、而此一事劉帥切身之利害甚大。該廳可令其結好、以共此功。即云不佞之意可也。軍中多婦女、甚非所宜。見在者宜發出關。後有獲者即縱之以懈賊亦可。亟宜留意。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米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領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即准算其糧一石。蓋即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贓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烏江雖經失利。各路進兵自如。關外賊苗、漸已埽盡。川中四路、俱已入關。黔中沙溪路亦已闌入所未抵關者。貴之平越、楚之偏橋、陳李二帥耳。偏橋以糧運不給。平越則忧於烏江而卻步。總之旬日內亦無不入也。師初入未即合哨賊輪日併力於各路接戰。往往敗歸。天威所臨。自是奪氣。行且逼囤夾攻。賊即不授首。亦必上囤不下矣。上囤則終歸於盡。但蚤暮之間耳。惟是九仞爲山。功在一簣。日夜督厲。必求萬全。天意人心、料不相遠。內所報水西戰功、係貴州移文。亦止據其自報耳。未經斬級、終屬可疑。惟目下有報水西與賊大戰、賊復大敗者。則審問頗的。蓋事勢如此。彼亦不得不爲我用也。尙俟嗣報。統希裁誉。

詹參政

川兵盡入關。楚兵獨以乏糧不得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極力催之。運夫亟與之價。彼尙不敢逃也。凡用兵不可太惜費。蓋費多而早完、比之費少而遲完者、大不相同。前已言之矣。彭元錦有文告糧。似是並折色亦欠之者。此子近爲賊殲其軍於貴州。一弟死焉。讎恨方深。正可使之。如彼再調兵來、不妨供之。運夫如無見銀、即令民間私幫、而許以減免正糧。無所不可。事完自當破格恤之耳。聞軍中怨苦之聲不絕。何以責其用命。幸力圖之。若今番令賊逋逃、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草草。

陳總兵

昨差人來言瑪瑙青蛇等囤已破矣。近聞乃猶未也。此人敢爾說謊。可恨可恨。顧以鄙意度之。此三囤恐目前未易下也。蓋自貴州失事之後。我氣反奪。賊氣反盛。兼以睥顧其妻子。有必死之心。人與相角。恐至

挫銳而耽時。不無可慮。不如因而招之降。其脅從者散遣之。而頭人令立功自贖。或易爲力也。但受降如受敵。須謹備之。聞諸賊久已願降。而將軍未至。無適爲主。往往將其講事之人殺之。以至於此。今宜相機處之。無令失時。生員王達奏民周世祿皆原係彼中人。可以問之。顧兵難遙度。在將軍審處之耳。川兵四路已入關。賊已無能爲。而此輩又不能歸播。亦易爲招。然此三囿未下。將軍終難長驅。恐其議吾之後也。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報田氏出降。此詐也。逆賊心高氣傲。其妻張氏一有淫聲。立令人碎其屍。田氏若降。知落誰手。彼戰不勝。當一火焚之。而後自殺。豈有任其投降之理。初二日約降。劉帥至初三日。即大兵來。今之約降。非欲劫營。即欲交兵。非欲緩我合哨。即欲乘來降而衝營取事。必不可信。而信之且約降期。萬一臨時以一民婦乘轎來。何以應之乎。大將領兵。惟敵是求。各路方會哨。而此約降。何以齊力攻賊乎。今後當一力攻賊。其頭目及賊苗約降。或可信。仍須防之。若賊父子妻妾約降。決不可信也。前宜愼重。後宜隄防。糧道必通。哨探必謹。若稍有驕惰。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即死不足塞責矣。

劉總兵

我兵深入敵境。全在各路合哨應援。前綦江路初三日與賊戰。合江路未到關內也。合江路初八日與賊大戰。綦江路已久駐關內。有成約矣。乃竟不聞應援。何也。問來人言是日若北路有一枝兵包截。賊可盡殲。本部爲之頓足長嘆而已。今日將軍利害。比他人不同。歲裏播賊焚東坡。京師喧傳以爲是將軍害陳

帥今日吳帥有失、將軍卽百口無以自解矣。左右掾書諸人、恐有誤我事者、不可全信其言。以後望盡釋舊隙、力建大功。此亦將軍之利、不止爲國家也。不然、恐不知所終矣。穆炤欲用之幹一事。可差人伴送速來草草。

史同知

穆炤殊未可信。人多言其降、爲應龍所使。今應龍三使人於劉帥營中、專爲此子。已令之通賄於帥之家人、寫字者求退兵矣。又言王芬之敗、亦炤所使。令劉營遠地。可密查之。仍密以此示劉帥。今茲之事。渠身家性命所關、勿爲人所賣也。穆炤今託以取來用。可密令以的當人伴來。此字火之勿洩。

楊監軍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獵鬼、恥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安國亨老且死。疆臣立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卻之。回此老婦亦有識矣。勦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莊、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件。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婦何知世事。疆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佯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一三足銀鼎。動其心。

臨發兵又厚餽其士把。卽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堯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擔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尙在猶豫。此宜直諭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發其事、而目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劉參議

昨吳帥有稟來。言該道欲照南川例、人月給米二斗、軍士不肯。此不可行也。此例發於高推官。止行之南川路。蓋該路皆土兵。其數原不足。米多則無用。故以折銀爲例。卽其同路陝兵募兵、仍支三斗矣。永甯雖土兵、而近其家。以得米爲利。亦不肯支二斗。今仍支三斗。綦江路全支三斗。若合江路漢兵多。卽土兵亦點過足數者。若月給二斗、必不足用。宜其不肯。今只宜催運米、不可減軍食也。連日見李同知報來。全無起運之米。心急如焚。計此後又必有數日絕食者。於時深入久駐。野菜已盡。何以自活。不可不急慮也。今賊萬無復出之理。近地一帶、守隘護餉之兵、皆可不用。移而送之二郎壩。至巖門一帶防護零賊斷糧。庶爲有用。急行之。王塾諸事廢弛、必宜更易。今不得已且用之。卽賊平、而此地仍須得一健令也。彼廢弛而媚民、宜民之稱之耳。與雄兵李萬賓與晏慶潤不和。畏其殺害。自投渝城。稱兵一千。點之止四百八十。其

他想類此可一查之聞晏慶潤旋招補卽告以不必補只減數可也李長年兵報一千點只六百九十汰其不堪者只四百九十川南調來兵到此只得一半可見彼中募兵一人皆兼二人之食矣及今時時點查不爲過省一人卽省一人之食添糧不如減口凡理財者自其毫釐而積之皆有用也何如何如

張監軍 云

賊勢已急只要我應之不失著數則無不平者最急在合哨合哨則衆寡不敵之甚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矣此時賊兵實不滿三萬而我川兵實已十四萬蓋五倍之矣何懼彼哉惟是陳總兵尙攻長坎等囤之賊未下不能入關第令可破則破之不能破則與相守而以計降之勿令輕舉致之得志反入關而出我軍之背安氏此時更無助賊之理我川兵可唾手取賊矣惟悉心調度之高推官亦有文來令糧從婁山關運可就彼分布妥當亦卽入婁山關調度可也

陳總兵 魏監軍

連日得報長坎諸囤之賊未下此未易以力角也彼妻子在上勢必死戰我軍士孤懸恐有怯心一不相當大事去矣今川兵已入關圍囤賊無不知者賊知之其求生之心更急我從此而招之甚易易也既降則可長驅入關矣若彼不降則宜厚集精兵而與之相拒或令之自相圖或乘隙而夾攻之必計算萬全乃可得志不然寧羈之無使入關添賊勢亦未爲無功也聞彭元錦已出宜厚撫其目把用之又聞桑植容美之兵將到不知可用否昨誤聽差人言三囤已下故調施南兵入關合營旋知未下復差人止之今

想仍在彼若此數枝士兵合乃可圖賊大抵要相機戰守不可輕易致有不便爲佳惟力圖之草草

張參政

大兵已在賊境久駐恐有他虞不如一舉撲滅之爲快各將不肯向前恐克期不定致有參差故不佞欲抵關親督非得已也一面收拾諸凡俱不必齊整草昧之時豈宜粉飾中軍坐營官舍之類草行露宿何所不可不必爲之經理爲災地之累別教已領並復

馬總兵　高推官

在賊內地須與綦合二路劄營相近彼此應援不可在孤懸之處恐賊來衝而彼處應援不到也陳李二帥外賊未清尚不得來只川中三路合哨自足制賊莫望湖貴恐至誤事又湖貴未入關則火燒州平天坎之賊苗恐夜有從後偷營者宜四面照管或移營近綦江路而糧即從婁山運庶萬全也三路既合聲勢已大只不以一路當賊賊自無不滅者克敵制勝只在此時圖之圖之

支簡亭中丞

川兵已盡入賊雖東支西吾已覺狼狽陳帥爲諸囤所苦不能疾入關亦只得聽之向之八路乃全無可恃仍是川兵獨當賊耳王鳴鶴已調令赴貴州已不能軍又此將爲郭青翁所題今又索之急也亦可爲楚省餉矣草草

史同知

聞劉帥以松埠之敗、頓有怯心。初欲移營關外、俟秋圖之。後懼有不測而止。果爾則渠且身無處所矣。賊已無多。川兵十四五萬尚不能滅賊。若一有人言、豈但爲沈尚文已乎。彼所畏死耳。願死於敵、卽死猶香。死於法、卽死猶臭。死於敵、死一身耳。死於法、並其家且不保矣。況賊已垂亡。我已必勝。進而向敵、固萬萬無死法也。又聞酋多布金錢於其左右。而穆炤黃三輩、皆爲之蠱惑遊說。恐帥不察、爲人所賣。並以累該廳可密與言之。

高推官

壯哉此戰。遂能抵海龍囤上養馬城也。賊當破膽矣。吳帥尚日與賊戰。劉帥自初三一戰至今。僅僅自保。故態復萌。已嚴檄責之。若再縮、則尚方及之矣。賊言投降俱係詐。每每投降書而兵卽隨其後。受降宜愼。若言酋降、並其妻子降、皆不可信。以本部計。此酋非闔門自焚、則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也。今惟有合哨夾攻耳。

郭青螺中丞

二稿已領。弟再以楚蜀事入而報之。不敢沒安氏之功也。若以後功次、丈仍令使者從此中來。一同報之。或弟處發稿總報之爲宜。昨支簡亭丈以丈未會、遂急急報去。亦送稿來。則一功而兩處報、重複且不雅。恐都門有議也。王鳴鶴如到、徑可令代童元鎭。昨弟尚以一牌行元鎭候代。以彼中無人。兵柄不可一日無所屬也。藍芳威才略志氣俱可取。而不甚穩。行當發去。安氏兄弟、弟行文以千金充吾兩人之犒。而隴

澄卻賄一節、又令該道製一忠清紅旗與之、令出入載於馬前、諸所鼓舞、不遺餘力矣、第恐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昨無端而請糧、彼受門下萬金之給、入之囊中、顆粒不以享士、帑藏錢糧、豈可投之於壑乎、已行該道切責之、大抵此輩要恩威並用、早破其奸、方可、烏江關之破、只爲少一檄、先防其妒功、若說破、則不敢矣、聞銀已差人迎之、令徑解黔、川兵圍囤已久、李應祥遲疑不進、何故、先是丈議會陳帥、與之全堵四牌七牌、彼既違約、今陳帥爲七牌所苦、不得進、彼亦不與夾擊、第以一牌切責之、而彼反極詆陳帥、此人戝扈、不下劉綎、何以處之、敬請教、

史同知

劉帥關外之戰、頗力、關內殊覺不振、似以初三一挫、而銳氣頓盡者、連日接其稟帖塘報、皆妝點一片虛詞、全無實事、又謂亟催各路並進、尤爲可笑、今川兵十五萬、連營十里、尙不合哨、不應援、不出良心公道、爲國滅賊、反講口舌相排擠、則湖貴卽來何益哉、此不過坐延時日、幸人有敗、或爲賊留一線生路而已、不知本兵已有以待之、一有參差、奇禍立至、今不能借人以助己、而反衿己以誇人、何其愚也、可善開諭之、如竟迷而不悟、則亦只有法耳、高推官一二千之說、卽是劉總兵八九萬之說、此皆不足爲憑、亦不足爭辨、總之賊兵原只四五萬、今敗殘之餘、不過二三萬、彼凡應敵、必留一半守囤、此其多寡居可知矣、三總兵領十五萬精兵坐守、不敢向敵、而自家譟關飾虛挾詐、無所不有、不知朝廷高爵厚祿養人何用、尙不如逆賊養苗、至今猶爲之盡死力也、人各有良心、心各有公道、幸與時時申明之、若此事不成、本部徑

以尙方行戮、而後待罪。豈肯爲人所賣乎。吳總兵所領兵、忍飢苦戰、甚爲可憐。有米當借之。毋立而視其死也。

張同知

既發之米、算爲實數是也。但自縣至營、動須一二十日。彼口與腹、亦肯算爲實數乎。此宜沿途設法催儹。日夜周流無滯。乃今以一册算數了事。事益不可爲矣。

蔡知府

今日之事、吳帥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關內宜力戰、此大機宜也。陳帥璘雖屢報首功。至以千計。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之苗、據囤不下。反逼入關。劉帥綎雖關外再勝、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爲賊所襲。子營衝。裨將殞。後雖勝之、不能掩敗也。吳帥關外以不殺爲威。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則又先居高陽。屢戰皆克。且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栲腹應敵、無敢後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第近日似以深入爲悔。反謂我愚之。則可笑矣。今惟有合哨爲急。劉吳二帥原有隙。當此之時。宜令歃血同盟。各出公道心相援。相濟。又須時時開譬之。令以公事爲重可也。初八之戰。劉帥不援。已嚴責之。再爾、則參之矣。糧運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瀘州守已革職。且令押夫入山。又令綦南二路借米二千。高推官有義氣、必不相負。炒米魚鹽之類、久已發去。何未解到。再誤、當參該道耳。營中事時時報來。任勞任怨、正在此時。無復疑慮。草草。

吳總兵

開刀兩月止南川龍泉烏江三路抵關各路無至者因移檄以巾幗爲辱蓋五路通行不止爲永合一路也劉帥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將軍遂於初一日入巖門本部方喜以爲二帥尚有丈夫之氣乃將軍以入關爲悔乎聞入關後裨將有具稟請回者將軍怒而欲參之今奈何反成疑慮也賊兵不滿三萬敗殘之餘勢已不振我兵只永合二路已自七萬不啻倍之但申軍令鼓士氣賊其如我何劉帥搬弄機械謬稱合哨徑不以一兵應援已數其罪而責之俟看其將來作用何似聞廣兵戰甚力有以一人戰三人而盡戮之者可重賞之懸賞正爲今日也又聞土兵之戰不力豈曹吳二將欲坐觀成敗耶據實報來糧運不繼憂心如焚已將瀘州守革職再不繼當參該道聞夫役已源源而往但恐不即至已行令綦南二路各借米一千劉帥或不肯高推官有義氣端不負也可發軍徑於二路取之耳賊謀甚狡恐衝我守關兵或絕糧道宜多方備之夜劫詐降尤宜在念也

劉參議

吳帥有稟來催糧其詞甚哀苦令人惻然動心恐數日後當不能支則禍在兵將而罪在文官必須先拏邵知州李同知而後參之恐亦不能不累該道也奈何張同知報一册來稱運過米數可支至五月但纔出門便算數彼豈能飛而食之乎該道宜速催之無宜坐待是待禍也運糧一石准米一石亦似可行而瀘守難之不知民間以爲何如諸凡宜速計萬萬

高推官

劉帥恥其松垮之敗。不無幸人同己之意以故兩哨有戰、皆不應援。已嚴檄切責、直數其罪。且令史同知開譬之矣。既在同事、又入賊巢。凡事宜包籠之。且令爲我用。昨會兵之文雖佳。然語多譏誚。彼不能無恨。此非成大事者之長算也。馭得其道、狙詐成作使。幸留意焉。

劉總兵　史同知

四月初三之戰。我軍殲二將領一士官。兵士數百人。千把總且勿計。此其敗亦不小矣。雖旋卽勝之。斬馘逐奔。然首級無多、不足以相當也。當日卽欲題奏以爲功在垂成而論罪、恐都門又生議論。故少待之。今半月以上矣。既無應援別路之功、亦無本路進取之事。不知何以相準。昨塘報中掇拾牽綴、全無事實。至以陰平裹氈之事相比、更不相等。此不足取信於本部、況可取信於按院乎。今爲該路計無他。惟是虛心克己。結好兩路。或併力夾攻。或相機取事。只要目下成功。無論何人成功、皆是該路之利。若再遷延時日。捏報支吾。甚或坐觀成敗。別路有失、則百口無以自解。而部科且起而申前說、將不知所終矣。本部從來在邊事事實報。寧爲將官任罪。必不黨將官朋欺。此天下人所知也。愼之愼之。

張監軍

昨有文來。云自土坪發。今想已到營矣。賊勢已衰。三路皆敵不過。再一夾擊、必上囤無疑。而我之將領不齊心。不合哨。不應援。久之恐反爲賊所乘。非細事也。今在彼可先調和諸文武、令之同心共濟。彼此應援。

卻日日撓亂之。彼將自救不暇。其下面小囤、如龍爪苦竹養馬之類。或取之。或降之。則勢孤而心搖矣。劉帥經挫志氣似灰。可以利害動之。高推官只是出語不謹。如前會兵之檄、過於譏誚、安得令人樂爲之用。此皆不可不一諭之。今令守道去監之。歃血爲盟。但其到尙遲。惟力圖之。不盡。

魏監軍

聞陳總兵已打破三囤。獨有青蛇未下。業已在掌中矣。該道尙未知耶。蜀兵三戰三勝。見攻海龍囤。逆賊坐而待死。無能爲也。想總兵刻下入關、該道便可相從。軍中事宂。百務經心。知勞神慮。至於憂讒畏譏、則不必然。此國家大事。吾輩但得了此、卽死亦甘心。況其他耶。韓魏公定策兩朝。人曰事不成奈何。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古人當事、族且不畏。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爾疑畏。所以事鮮有成。卽成亦不光明耳。願與該道共勉之。草草。

劉參議　倣

餉乏事急。不可以一途取。若守株待兎。決西江以活轍鮒當求之枯魚之肆矣。僧夫甚便。川東見用之。城市排門夫、貴州見用之。綦江路至用及護餉守城之兵。此皆可通變以救目前者。惟在行雲流水、當機立斷。不必商量。歧路回車、千里坐失。此善喻也。船運米雖多、而夫卻少。昨見一運米一百八十石、用夫九十人。若到彼下船、陸運六轉。此一百八十石、一月猶未能盡至營也。宜於水次盡處、預屯多夫以待。至卽一擁入營方佳。此最要緊。李萬賓所領鎭雄兵已發回。陽爲發之緝麻地方。至彼以一文徑令回。彼去家近、

自樂歸。又不爲害。若先知其不用、則一路騷擾矣。婁慶潤等兵、亦當如此打發。須後令安鸞未到此時賊已垂亡。彼降安得不眞。羅剛已爲賊囚禁久矣。

陳總兵

四囤已下。其三青蛇雖險、如在掌中矣。或招或勦、惟其所爲。但求早下。七牌旣淨、便可長驅入關。蜀中諸大將攻海龍囤已久。只待將軍收功。時哉不可失也。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謂酋得志於黔、併力於楚、非也。川兵入關。賊已上囤。環而攻之。不日且滅。何力之併乎。湄潭餘寇、原自不多。以楚兵膽怯、遂致遁誅。今各囤亦已下矣。兵入關。糧更急。須倍常餽運。無令乏絕。容美施州之兵入關。自在陳帥麾下。永順兵如不可使、任陳帥去留之。蓋賊且亡、亦無須多兵也。但我輩不可以無糧遂減其兵。兵須將官自爲盈縮耳。

史同知

向以劉帥入關半月、坐觀成敗、故切責之。近乃報有小囤之功。差強人意。但聞將領不和。彼此相欺。今在賊巢、豈可若此。宜與蔡守高推相結而匡正之。令同心戮力、掎前角後、方有濟也。蜀以三將擁兵十餘萬、不能克一囤。而令水西垂涎其間。不亦可羞之甚乎。

洪副使

水西、觀時勢者、彼見楊氏將亡、安得不爲絕交、此其所以爲水西也、若與兵之初、卽以大義滅親、毅然長驅、則忠順之名、萬世不磨矣、惜乎其不出此、蓋土把誤漢把、而漢把誤疆臣也、所幸不遠之復、尙足自解耳、賊有敢死兵二萬、此尙義初出時景象也、今已散去、想不及數千、已上固自保、自坐而待斃耳、尙義原非投降、豈得免死、此等人、皆宜爲獻俘之用、勿失之、草草、

劉總兵

今日之事、賊滅、則大家有功、賊不滅、則大家有罪、至於將軍利害、更比他人不同、前日約南川兵會高平、而竟負之、自是不是、監軍道之言雖甚、然自是正論、不可以爲有成心也、彼一言半語、便受不得、如功不成、賊不滅、科部千言萬語、紛然而起、將軍又於何處分辯乎、今將軍與永合南川路皆不和、又與監軍不和、難謂盡是別人不是、今日史同知揭來、言賊三日可克、但必欲本部親見之、此語若令他人聞之、不又以爲狡乎、既三日可克、卽宜克之、何必待本部親見、凡幹事說話、都要從實、與人皆要相和、師克在和、念之念之、本部亦且南矣、若本部至、而賊不滅、徑以尙方從事、不欲親見之也、

詹參政

近有自營來者、言糧幸不誤、又三囤已克、亦可因糧、但我之運糧、仍須照常、不可靠其因糧致誤事也、黔中一府尙不如各省一縣、夫亦不多、只可責之供施南八千、及黔兵之運耳、楚兵之在龍泉者、恐不能供也、當與該道議妥行之、且兵旣入播、則糧只就近一路運爲便、卽板角一路、亦可改之從三渡關運、不必

經由龍泉矣。惟黔運用思南夫者、方由彼耳。

史同知

南川失利、該路援之、是矣。既援之、卽曰乘勝取關可也。卻又於稟帖報援南川、於塘報報分布克關克城、兩下皆占便宜。如此舉動、欲人之不恨不爭得乎。凡事皆宜實做、寧可讓人、不宜欺人。劉帥似不知此意。該廳日與箴之可也。帥克在和、今劉帥以一人之身、與吳總兵、張監軍、高推官、皆不說話。世間人豈皆不是乎。若各路盡去、劉帥能自成功乎。卽今日能自成功、前日能獨進至今日乎。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而劉帥利害、又與他人不同。奈何其不自知。至今猶欲與人相爭專功、而不認錯也。既云三日可得賊、卽宜得之。何必要本部親見。近於戲矣。本部且南若至而賊不滅、徑行法耳。不能待親見也。

張按察使悌

入營甚速。令人快然。賊已無能爲矣。今所慮惟是各將領心不齊。又有無恥之人、攘功避事、無所不爲。該道到彼、可以天理良心之語激發之。仍令歃血同盟。庶可少杜其詐。又攻圍無定向。兵多易爭。今分爲八處屯劄。定爲前後夾攻。庶可得賊、而無爭攘之患。惟酌行之。所開三款俱妥。卽隨宜行之。昨將領有倡爲請本部入營親覩取賊之說者。此欲延日留賊、以遂其私。可徑催令上緊完事。無令以此借口。有事不時報來可也。草草。

梅參議

向見陳恩知安氏無他恩雖不甚明義理尙能識時勢也凡人之情無害而後求利無失而後求得若不計得失利害而一意冥行以速危亡者惟楊應龍爲然此乃間氣所鍾不多得也執此以揣安氏知其終無他慮況今日乎烏江之事安氏幸災有之加功尙不可知彼將士恥敗自文耳劉綎入關賊劫之潰一子營後力戰乃勝之綎恥其先潰亦以安氏爲詞僕謂之曰安楊已破面矣無庸借口也後知其二十九日之戰乃愧而噤口烏江兵將皆遠不及婁山將不在行間兵亂行而掠敗固宜然將誰尤焉今播賊已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保囤上耳安氏初以無糧退見川兵勝復回攻囤欲以分功自當任之不必疑也貴州近爲安氏敍功卻又過於鋪張馭夷自有中道畏與徇不可政恐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密之密之有機事時時教之必不洩也

總兵　監軍

暑已深矣賊已散矣一孤囤聚數千人其上六大將領三十萬大兵環而守之莫敢先發也從古以來有此事否今三日不完期五日五日不完期十日十日再不獲賊則何以自解乎計文到無不滅賊之理今亦不必瑣列攻取之法止將賊滅後事宜開具於後幸大家商行之

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杳無踪跡定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

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

得信口捏報以亂眞實。違者罪之。

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囤上。檢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册登記。量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册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

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

郭青螺中丞

平越哨之功、同前沙溪哨類報之矣。既破黃灘關、便可長驅囤下。乃猶劄營不進何也。夷狄謂賊上囤、便費歲月。以弟計之。彼囤周圍不數里。吾二十萬之衆、力可移其山。恐無俟歲月。但恐遠遠劄營、如應祥輩者不少。則須以歲月計耳。安氏至此時、不得不爲我盡力。以後敍功、望無過於爲彼鋪張。恐難於收局也。密之密之。

梅同知

前該廳議只算數責。成州縣官而考其成。本部固知其有今日矣。運夫日領官價。便如雇工人一般。只當按日計工。則營中米自有餘。今不以日計、而以月計。又令足數而止。脫有不足數者、何以相補。若事已誤、只責州縣官亦無及。今宜改前法。仍處處人人計日算工、自可無誤也。此事至大至繁。須胼手胝足爲之。若只總其大綱。則此中袖手之日、卽營中栲腹之日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兵在關內。無可因糧。宜百分加意可也。

張監軍　張按察使

連日詢問囤前難攻囤後易攻水西只在後面想是渠知此路永甯人亦知之但二土司兵相見即相殺可以漢兵隔其中自不妨也前面找箱放大礮火箭於囤上以打其人燒其房後面填壕過兵不兩三日賊成擒矣只用攻囤法賊自可得招降亦難待其內變不知何日恐我外面兵多有別事則又費收拾只早以力取之爲得也竚望竚望聞將領不和甚至欲治兵相攻者豈欲爲賊助一臂力耶教之教之

史副使

各處米來足爲一快然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求無不應即有司之勤事可嘉而小民之茹苦亦已甚矣今惟有催之早完俾一省之民早出湯火耳營中不喜食火米小民又苦出火米曾有一文查之該道亦未報今所徵火米乎白米乎今改之已無及只得一問又米至三十餘萬此其爲折色幾何皆下年有倉口之糧銀也今徵米折色何以補之仍望計算見教宣撫兵有不妥處可就彼查禁之彼土司畏法但差人一說彼自斂手如墨帖進營之事該道一聞即宜禁之今亦行一檄督責之也守道駐大灣便彼何不來一講當與商之播州風氣似無可慮問其人五六月亦涼卻勝此中也今諸監軍監紀皆在彼不以爲苦可知亦善地矣

沈按察使

烏江之事水西幸災有之加功未也將吏恥敗自文借爲口實人信之舉國若狂矣然亦賴有此不佞借

人言責之。而水西大懼。遂殺其使、而與之戰。近又計誘其心腹、執而獻之。又斬其通播之把目、而梟之王嘉猷之營。以王嘉猷亦通播也。人情若此、不已急乎。向日有以用水西爲慮。恐後難處。不佞答之曰無慮也。不曰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乎。今果然矣。陳恩之稟、亦急於自明之意。門下所答、甚爲得之。今賊已上囤。囤亦可攻。不專待其內變也。方促諸將攻之。所恨者、諸將各有爭功之心。恐反壞事。駕馭此輩、更難於勦播。若其不馴、惟有劒耳。欲與門下一面計善後之事。不知可得一來否。附問。

魏監軍

三囤既破、此時尙無入關之報、何也。二省人畏播如虎。乃並死虎亦畏之。如賊已上囤自保。猶云其第三子守三渡關。海龍囤下皆我兵。其第三子他日何以上囤乎。施州衞兵日日在三渡關內劫掠。尙復有一人守關乎。既入關、則偏橋龍泉合而爲一、兵可四五萬。永順兵如不用命、竟發回。而他日參彭元錦違令之罪可也。蓋攻囤無用多兵。楚中糧運又難。可徑與大將議行之。陳帥破青蛇囤之法、可移之以破海龍囤。幸急入。若令他人得賊、而此路猶在關外。豈謂無功。然終不得與海龍囤下諸道鎭同日而語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兼田東翁大司馬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慶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綦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勍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士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

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捲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輩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囤。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銃狠。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囤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囤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埽其囤下周圍之子囤。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囤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囤。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簸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兵隨川兵攻囤。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我害。即佳。況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虞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又

賊已上囤。勢在必亡。善後事宜。謹先開款呈覽。伏乞批示。以便遵行幸甚。

一。先雖有旨。不必改土爲流。明係鼓舞各土司。使之用命。今賊已滅矣。若不改土。付之何人。應於播州立一府一縣一衞。內立一道一總兵彈壓之。其周圍地方。隨便立一二州三五縣。隨宜設立。要在妥當。以七

分屬貴州。以三分屬四川。蓋貴州瘠薄。以此補之。而近四川者、又須從四川治爲便也。

一。五司爲禍之首。已爲賊殺絕。其存者、查係原長官的派。於設流之後。隨其強弱或加以土吏目土巡檢之名。去其長官名色。使他日不至生事。

一。係楊氏族人、除勦殺外。有殺不盡者。遷之閩廣地方。不復令得留播地。使後人有與復之議。係苗人者、除勦殺外。餘歸之原土。不令留播爲害。惟五十四里之人得留。但其人亦不多。必有曠土。應查其四方流寓之人、應發回者發回。應存留者存留。如再不足、或附近地方遷民以實之。

一。投降之人。原有賞格。今難失信。如袁年王繼先袁鋆安鸞羅國明等。原係長官。各有地土。大兵未動、先已投降。今既改流。亦難令仍長官之舊。若降爲庶民。又非初議。或授以千百戶之職、發之別衞所。令世其官。議者必以爲此皆賊黨。賞之太重。但彼若據地相敵、未免費力攻取。如偏橋路三囤不下。陳璘至今不得入關。則投降之功、不下戰勝。從來賞功有此款、未可廢也。但尙未知諸人意向若何。臨時再酌處之。

一。旨意有土司擒斬應龍者。卽承其爵。土之說。原爲未動兵時、彼能自已承領、不費朝廷之事也。今已興人動馬。耗費錢糧無算。播州兵已盡。地已平。賊只在囤上。他日縱使土司中有乘機遘會。得其首級。不過如呂馬童之類。只得賞格中恩典足矣。必不可拘於前旨。

江纘石中丞

陳帥攻三囤。其功甚奇。畢竟是老將知兵也。關外已清。計必入關攻海龍囤矣。去之漸遠、糧運益難。萬惟

留神督催。但一二月糧連無誤。賊無不盡之理。若此時少有乏絕。則兵不能久屯。九仞之功、虧於一簣矣。關外尙可因糧。關內無糧可因。此須我輩自己下手做。莫付之司道也。弟日日只是催糧。所以川兵得早入關。萬望兄同此也。會稿請教。乞同上之。再一疏、則事畢矣。

劉參議

廣兵虐運夫。何不早言。今當令大將禁其後來。而不責其前事。彼自相安也。劉昇所言、是實事。魏光祚所言、則彼無才不能料理耳。奢氏之玩。卽當呈之院道。移之土官。奈何飲血成病。此人似不堪此任。宜早更之。前孫知州來、及近按君來、知貴道爲運事備極勞瘁。誠憐念無已。然亦無可奈何。古云鞠躬盡瘁、今日乃知之耳。僕自有事以來。夜忘寢。日忘食。五官百骸。且忘其爲我有也。亦無可奈何耳。幸事有九分。只努力一二月。自可了。幸共勉圖之。囑囑。

張按察使

連日營中寂無一報。不知所幹何事。今無他法。只是日日攻之。更番迭進。使彼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大礮碎其樓櫓。以火箭焚其房舍。彼精神已疲。心膽俱碎。不亡何待。乃各將或欲行其私。或欲專其功。人各有心。坐淹時日。不知此事一成、大家有功。此事一壞、大家有罪。何其愚一至此。可力譬曉之。自到之日。卽歃血訂盟。日日夾攻。十日而不下者、未之有也。水西於此時可保不助播。但恐其爭功妒功、妨害官軍及永甯兵、則須明諭之也。已有行於楊監軍洪兵道。內有公文言之。不盡者、須與張監軍面會二君、一密言

之入城之禁已行須在彼徑行申明令各大將自爲法禁乃可不卽遠行一檄亦未必有益望之望之

張監軍

賊如釜中之魚烹煉直須時耳連日略無音耗何也彼囤周圍皆有高山有反高於囤者何不架礮及火箭打入而焚之後面有路既可挖斷亦可填平湖貴兵此時想已到三十萬之衆卽海亦可填何況山溝乎日日更番攻之晝夜不息彼倉皇無計非內變則自盡矣此時賊說出降決無此理不可信也彼不死而付人生剮之乎卽田氏之降尤不可信彼不令其與同死而付之他人乎此皆支吾延調欲以老我兵者絕不可信以墮其計水西累有戰功此時既不可卻之任彼又恐其壞事已行文約束之可面會楊道洪道與之密言令止防閑其爲害卻不可如前過於作使令後來難處也諸將亦各有妒功之心須調和而防禁之此時更一刻放鬆不得幸力圖早結萬萬

監軍道

後路易攻水西占之可與楊洪二君言令諭之彼能取則取如不能取則與官軍迭攻其地無至久占誤事何如何如

吳總兵

播賊造逆問罪興師皇上託重於本部本部託重於將軍此原欲翦草除根蕩平爲效非如南倭北虜一戰取勝驅之境外卽可結局也將軍自出師以來降安羅村斬郭通緒遂破巖門關戰水牛塘經百餘日

未嘗敗北。多獲首功。僕已重之嘉之。節經奏之皇上。只待功成優敍矣。乃今久在囤下。茫無成功。數次催促。益爲辞語。且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敍錄耳。嗟乎。是何其言之不忠也。將軍起布衣。至大將。高爵厚祿。延之子孫。朝廷之恩。天地非大。江海非深。卽捐軀報國。尤恐後時。尙安問人之知不知。功之敍不敍乎。將軍爲四川總兵。卽使他將成功。亦將軍之功。今不能借人成功。反與人爭功。不但不忠。亦不智矣。三月十七日攻囤。既以書約二鎭。旋自背之。具來稟帖可證也。既背之。又不令南川知。致其如期發兵。至於折損。又不早救之。十八日方至。反與監紀官馳書催人。爲爭功之地。別事可混賴。該鎭之稟帖見在。亦可混賴乎。裨將與土司皆手足爪牙。本部數數教以好爲駕馭。乃至今猶爾怒罵。致其解體灰心。土司更不爲用。且如本部之待將軍良不薄。若一二事不如意。恐亦不能無責望。能保下人不責望於將軍乎。則又何以鼓舞用命也。今動曰我做總兵不要緊。要去就去。嗟乎。官至總兵而去。亦不爲輕。富貴矣。但恐功不成。則身敗名滅。欲去亦不得耳。與將軍同休共戚。事已至今。不得不盡言相正。以後望將軍但以朝廷之恩爲重。己之功名爲輕。和同列鎭。獎率官兵。極力擒賊。不問何人成功。皆是將軍之功。若猶然逗遛觀望。本部亦安能爲之諱乎。一簣不加。前勞盡棄。福輕乎羽。禍重於地。是在將軍決擇之也。

劉總兵

既各鎭與監軍會議定攻囤。卽照此攻之。彼係監軍。自應與將領設法攻打。乃其職掌。非代本部也。本部

只是查功罪而行賞罰若日日皆欲候號令而行則遠不相及豈軍政乎將軍自開刀以來一切攻取未嘗稟命於本部乃今功至九仞反事事請命何也本部但取完事不問其他任鎮道爲之前日各鎮爭養馬等城之功不滿本部一笑乃將軍亦與之同爭尤可笑將軍自進征來剋三洞戡九盤打婁山節節功次皆已報聞然只待賊平乃得敍若賊平則前日之功已受用不盡若賊不平則前日之功皆成畫餅止宜論罪不宜論功矣又聞將軍必欲自己得楊應龍尤可笑今如萬人逐兎安保我得有此心腸不免用計不免妒人反生出許多不好事來今卽不問何人擒應龍將軍豈遂爲無功乎若以爭功妒功而害事則並前日之功而掩之反爲不可今日將軍只一意大家和同進攻期於共成王事天自不負人不必苦苦相爭也天太熱雨又多運夫又疲本部心急如焚而諸將爭一城一關之功更不著實幹事令人憤憤若將軍亦不體本部之心更何望焉

諭宣慰安疆臣

諭安疆臣隴澄近日報到母氏囤之戰尙義等之擒具見爾兄弟忠順本部院已爲爾兄弟報功乃近日營中塘報紛紛駭聽有云爾家占住後山不許別營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擒殺有云官兵打囤爾兵反吶喊爲賊助勢有云爾兵不時上囤與賊往來此等事想是爾目把不知事者所爲料爾兄弟不知然壞爾家事不小爾兄弟宜禁絕之不然倘官兵或土司兵一有損失烏江之謗又起本部院何以爲爾庇乎今日爾報功文內說十八日官軍失利爾兵應援當日官兵四路合攻賊遂上囤原無失利之事

爾兵亦不曾應援。本部院塘報營中不斷。絲毫皆知。此又是爾目把欲蔑他人之功、張自己之勢者。殆於不可。六總兵提兵三十萬。誰肯無故而當失利之名。以後文移、宜令險恩點檢過。莫令不知事之人壞了爾家大事。楊應龍初時豈肯甘心造逆。只爲目把不知事、將他家業壞了。其餘目把、尙多放肆不知事之言。因爾兄弟一向忠順。我也不計較他。以後爾凡事謹愼。保全名義。故諭爾知。

陳毓臺中丞

四月之初。川兵四路齊入。賊三戰三北、遂上囤自保。今環而攻之。雖未可卽下。然釜魚籠鳥、終就刀俎。似已無足慮矣。尙有慮其逸出者。有台駕與鎭守在彼。彼卽逸出猶可得。況勢不能逸乎。援黔之兵、此時又不須多。蓋賊勢已窮。卽此中冗兵亦已漸撤。若嘉益、則與水西不相能。故此中前亦未敢調。今自不必遣也。鎭守旣至。自可相忘。並附以聞。不盡。

蔡知府

吳帥有稟。自四月十七發者。內云。十六日本職同蔡知府與劉總兵面議。必候各路到齊、彼此約日並進。寧爲一鼓成擒、不爲顧此失彼。以故本職十七之約、又欲候諸哨同盟。另行刻期。則自十六日已欲變十七日之約矣。今該府稟稱。四月十七日永合兵候綦南兵會攻賊囤。未至。此何說也。旣變其約。止二帥相會。馬帥處亦當達知。乃竟不與言。致其十七發兵失利。是永合路誤之也。旣誤之、卽當援之。是日尙未發兵。至十八日早。綦江發兵。永合聞礮響方發兵。纔出門、又以霧大止之不止。此本部差官李報國在營親

見回報今本官見在可面質也本官云是日早在永合營辭歸歸至養馬城遇綦江兵則永合卽發兵已在綦江之後矣另又以一帖請綦江應援此又何說也南川兵十七十八皆在圍下此本部所差塘報皆見今又云期而不至不知何在此又何說也以爲期而不至則陝兵殺死六十人馬一百餘匹是誰殺之乎有約而背之又不告人又不應援次日又不早發兵永合失律之罪卽擢髮不足數矣監軍道所司何事何得不一責成尙可鞅鞅望之耶吳帥剛愎自用動則罵人自言欲去身爲大將不能滅賊何得善去該府不能匡正之而反比周之又倣效之耶該府自謂不爲功名誰爲爲功名者本部不愛身家以擔此事豈肯爲人作體面望熟思之賊若滅去就任諸公賊不滅卽本部不得善去何況鎭道又何況以下者今該路惟有急圖滅賊以功贖罪耳前事已不能遮蓋無復費辭也

張監軍

塘報言田氏上降表又是緩兵之計賊或欲偸出亦不可知總之嚴防之急攻之爲要若密圖之乃第二義蓋賊甚狡故難圖也各營兵多有冗而應裁就彼與總兵商量只作接糧或搜山之名暗暗發回令賊不覺方可久之運糧甚難亦爲可慮弟欲前去親督又恐不能一時成功在彼反覺勢盡欲不去又杳無了期奈何奈何

劉總兵

昨以日久無功又恐爲賊所紿故以一檄切責聞將軍得檄痛哭欲自殺也何至是耶閱曾確庵公平蠻

錄、亦曾有責望。公家先將軍之事。亦得書大哭。事正類此。今番之舉、與九絲事事相類、獨少此一著。今有此、想平賊不遠矣。惟將軍圖之。

謝監軍

頃聞尊恙甚以爲慮。知已喜勿藥、又已入營、可保全勝矣。今賊已窮促、惟急攻之爲宜。乃吳帥外示剛暴。中實懦怯。蔡守又無實見。惟爭競些小零功。近且受賊之欺。但與約降。賊至此時、尚有降理乎。永甯僞言畏水西遠屯不進。三萬人養之何爲。水西豈敢明害官兵。近已嚴諭之。想不復更作前態矣。若永甯兵畢竟不敢、則調之前路、而以綦南兵換之後面。何所不可。幸與東監軍道議行之。停囚長智。事久有變。萬不可更延遲也。

蔡知府

田氏乞哀、爲緩兵耳。應龍必不以其妻妾爲人所辱。今遂冀其眞降耶。亦太痴矣。廿五日約至廿九而出。廿九又約至初三而出。至初三又不知約至何日。老我師而徐爲之備、賊計得矣。二十萬大兵、中賊計而日日遷延、宋人以和自愚者非耶。今但更番迭攻。彼不死則降。若但約期而待、終無降理。恐將領有所歸過也。愼之愼之。

三省鎭道

一。連日賊使往來營中。將官不知防閑。彼見我或有一二處糧運不到者。必以爲糧盡兵當歸。故死守不

下不知今已將一省錢糧、盡派本色、一省丁糧、盡派運夫、便是一年也吃不盡、有賊中人、可以此告之、
一、賊之身與妻子、必無降理、必不可信、其餘則人人無不欲降者、乃宜令其親黨招之、須招其老虎兵有用之人、若疲癃老幼婦女、正可留之以耗其食、不必一槩濫招、正中其計、
一、湖貴兵此時無不到之理、便不到、我川兵十餘萬亦不少、若使川兵成功、自當獨敍川將、何賴彼哉、今如湖貴兵至、即與同攻、如未至、不必借口等待、即將川兵分爲班次、日日迭攻、我之技長、彼之技短、但不中其餌、爲所誘、畢竟彼有傷損、我無傷損、彼傷一人、即少一人、不數日而盡矣、
一、攻戰之時、一面招降、有投降者、即賞之、定不可殺害、仍先立盟誓、或寫之紙、或寫之木、即令進攻之兵帶回時棄之、令彼兵拾而觀之、日日如此、此又一法、爲小木牌書字、其上云、播兵執此出投、各營兵敢有殺害者償命、以此牌棄之、囘路、令執出、即不殺、則投者多矣、其投者、即類解出關、以絕後患、不可用之隨營、以無家小難辨眞僞也、
一、火器惟攻賊時可用、若無故放之、賊知是常套、亦不爲懼、費藥甚多、後將不給、不可不慮也、
一、後路既可填、即宜填之、永合路兵不能獨填、各路兵即助而填之、亦即合兵攻之、十萬兵、人挾一木一石、頃刻之間、江河亦滿、今永合路既不能填而攻之、又不能與衆同之、永甯兵又以水西借口觀望、日復一日、該路迹欲專功、實自憊也、獨不慮壞國家之事、反爲罪之魁乎、

張監軍

得二十二二十三日兩封塘報內所處攻圍事皆妥除信地已據吳帥所報分布訖餘卽聽行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監軍乎若不得預軍事則何以監爲昨已有文令總監四路及湖貴亦會行之事可行者一面行一面報付之新塘馬三日可達也再十日而不下必當親詣其地行誅罰焉安能鬱鬱坐待之乎據高推官所報水西尙無他腸亦無過望若如此卽推心鼓之與之共功庶收局爲易吳帥至此時而欲遣之去甚非人情何以服其心然功全歸之又恐難處須斟酌駕馭之如以黃濟漕得其利而又免其害爲佳耳

易按察使

田一鵬等之事不成共五十一人殺者逸者三之一餘尙不知存亡多有投川營者賊已亡在旦夕乃川將與水西各屯其下而無能攻之者陳李二將且逡巡關外一步不前猶報其剋關之功也國家養將士尙不如應龍養苗尙有爲之死者可爲痛恨一尙方劍安能盡誅此輩乎草草

吳總兵

得二十七日之揭乃言安疆臣不讓信地事者此軍機事宜差人馬上遞來何故付之解官遂延十四日方到豈不有誤軍機乎此事至今想監軍道已有處近聞安氏闢荊棘走泥塗開道四十里彼豈肯以路讓人莫若與之同攻該鎭爲此事已與之有隙或以南川路兵同之可也偏橋兵如已到則就彼令與廣兵合尤妙但須要以和相處讓功讓能莫記舊仇莫說閒話方可望和若自己欲專功欲勝人而望人以

和．誰爲無氣之人．不和必矣．陳將軍年長官大．於該鎮爲鄉望．若欲合哨、必須讓之．莫聽文官言、欲居其上、以爲敍功之地．則萬萬不可．數日前情形可見也．一功半級．動欲相爭．爭出甚物事．徒自取累耳．水西兵至此時、決無助播之事．一向得其力．豈可臨成功時、便欲逐之去．人誰堪之．又時時說要殺他．他豈肯引頸受刃乎．永甯是本省土司．任從打罵、只得忍氣吞聲．彼是別省土司．只屬本部管．然本部亦未可便輕言殺之也．凡事宜三思而行．言宜三思而發．若一味任性、必害大事．悔之晚矣．若與陳將軍相處、必須小心．不可照劉將軍處之．劉將軍能讓人．陳將軍必不能讓人也．再囑再囑．

張參政

僕非但欲至綦江也．三總兵領十餘萬大兵守一囤．無能下之．且日日爭些須之功、幾成敵國．故欲親詣其地、一試尙方而收局焉．又恐囤果險、非可卽下者．本部非可倏去倏來之人．而營中久居、又百事不便．故且欲移綦江就近調度耳．乃人人以爲不便、且姑俟之．若再數日而不能了此、當由綦走播．冒矢石而督陣．卽草行露宿、所不計．安問他乎．通來名分倒置．足上首下、不止一端．蔡知府失期誤事．又說謊爭功、張監軍一言而責之．便投揭兩院．盛氣爭辯．此豈軍中所宜有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今以燕伐燕、亂胡以止．我輩當力持之．驛馬幸有端緒、當加意處之．火藥諸項、用夫既多．當破格顧募．厚其工食．自有應者．卽別路爲助、亦難以空手使人．猶之費也．不如只在此顧爲便耳．

江纘石中丞

賊且滅矣。尊駕今在沅州乎、偏橋乎。兵入益深。糧運益遠。一有脫巾之呼、大事立變。甚可畏也。望吾兄就近嚴催之。弟日來惟提調火藥匠與運糧夫二事。便忘寢忘食。所尚存者一息耳。奈何奈何。

監軍道　張按察使

播賊造反。奉行天誅。凡在逆黨、罪俱無赦。況其妻子。豈應苟全。何物大膽奸人、受其賄賂、許以爵士。按兵不進。責令獻屍。即果獻屍、官兵可不上囮乎。妻子即得保全乎。爵士可以復許乎。是討逆者、變而黨逆也。今彼必借口賞格。不知賞格明有懸示兩月之後、不投降、盡行誅夷之文。今以脅從人多。不可勝誅。欲散其黨。故不復一切繩之耳。若其妻子親族心腹頭目。久拒天兵。豈宜復赦。而不才文武、利令智昏。喪心病狂。略無忌憚。言之令人切齒。該道身膺重任。宜明示法紀。大振軍威。百道俱攻。務必元兇就擒。黨類盡埽。剗株撅根。永遏亂略。方爲全功。垂之不朽。不然任彼遷延。長賊智慮。將來且有不可知者。莫謂不佞今日不言也。

謝監軍

吳帥與蔡守按兵不攻。日日約降。先是曾有詐死緩兵之約。流傳別語、尙不可聞。今報賊死、詐也。此事將來當有一場勘問。兄不亟入營爲主。且受其累。夫興兵以平播也。誅其君、殲其黨、收其地、方爲完局。今中道而按兵講降。名耶利耶。公耶私耶。監軍乃一軍之主、非可傍觀了事者。他日莫謂弟今日不言也。

劉參議

鎮雄兵去否。如不去。可云軍門欲行重究前殺平人事。恐頭人不得歸家、彼當急急去也。此軍皆漢人。眞倮玀無幾。又爲隴澄偷去。昨李萬賓之兵至永甯。猶欲於餉道支五月糧。差官不肯強押之行。出門散盡。止餘二十六人回府。其散者皆川南漢人也。彼止爲圖至永甯誆糧。故勉強到彼、不得則走矣。鎮雄兵大率皆此類。各省助餉。難於移山。本地徵糧、苦於吮血。而吾輩不能覺察。令此輩坐耗萬餘。猶不得了。思之愧憤欲死。奈何奈何。

洪副使

自水西剳後山、而營中飛語如雷。初言其恐害別營兵。僕謂反者之效已可見矣。彼此時而反乎。今不害別營兵矣。又言必受賄縱楊氏及藏匿者。顧以理度之。彼與楊氏非親也。此時卽親、亦須以大義滅之。匿一亡國之酋。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卽愚如應龍、亦不爲此。況安氏乎。惟縱賊一節。計安氏兄弟但可得酋、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濟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利歸其主。而脫之則利歸其身。玀人重利。計且爲之。則須令時時覺察防閑可也。第一莫與官軍爭功。爭功必相仇。相仇必相刃。則烏江之謗又紛然而起。卽甚愛彼者、不能爲之解矣。若破囤之後。該道只照前行。同各鎮道到彼、封府庫。禁搶擄。第一先禁玀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登、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顧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黨。收其地。方謂完局。彼卽詐何爲乎。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楚兵此時入關、亦太遲矣。入關之後、無用多兵。烏羅兵止可運糧、乃入之以耗糧耶。永順兵既不可用、即宜發回。土兵不通人性、不可以漢法治之。若其生事、須責成土官及其頭目鈐束。今彭元錦已回、只責其頭目曉以利害禍福而散之。昨已有一牌行至軍中、趁此可遣之也。如除散去外、所存無幾。願留殺賊報讎者、卻可留之。在與總兵商行之耳。

張監軍二

賊欲以持久緩我。故狡計屢出。我軍中吳蔡二狂愚、墮其計中。稽延半月。已罪不容誅、自投法網矣。但彼時先許受降、後許驗屍、大家似有半信半疑之意。恐孫時泰在囤鼓掌大笑。不獨笑二狂愚笑大家不能急斬其使而破其奸、且與之講話、自失機會也。今別無可言。只有急攻一節。緊攻三日、囤無不破。囤破而天下之事畢矣。原是挫速之局、豈能變爲巧遲。但有以遲求巧之心、奇禍立見。不止二狂愚之失計已也。功不論何人成、計不必何人出。但得了此以後、百事皆易處。幸著實曉譬諸將。無令仍有專功之心、或復循二狂愚之覆轍。則事去矣。吳廣只令居一處。莫令占兩路。已有牌行之矣。楊監軍如到、即令監李應祥之兵。陳璘既與吳廣同營、即令川中監之。如魏監軍到、亦同監之。另有牌可照行也。施州兵與陳良玭是龍泉路、原屬陳璘信地。此兵皆楚餉也。如施州兵無糧、可借與之。蓋此兵是原調川中借與楚中者。無奈何、只得照管。諸凡應行事宜、各行牌去。要緊處、只在速攻。一破囤而天下之事畢矣。至囑至囑。

沈按察使

賊今不能逃、以馬死也、亦不能久、以糧少水少柴少也、但我之糧運亦大費事、湖貴更不如川中、久之亦恐有變、惟急攻之、三日決可下、而吳廣蔡宗憲喪心病狂、講降誤事、今將吳革其職、蔡革其監紀、並參之、此月中或可望平賊矣、來教俱佳、而以各縣之麻繩爲竹橋之用、尤妙、向來思之不及、卽當發行、乃知留心世務者、使頭頭是道耳、謝謝、

史副使

霖雨不休、運夫爲阻、須多方圖維、可橋則橋、可舟則舟、可筏則筏、若付之無可奈何、則一月連陰、三軍餓死矣、差官問疾苦、無益也、各州縣解到麻繩甚多、皆在瀘州、可取爲搭橋之用甚便、冗兵正可汰之、如永甯土兵三萬、卽汰其半亦可、急與監軍言之、添糧不如減口、今日之謂也、

張按察使

連日天晴、豈亡賊之期耶、今更無他事、惟有時時合攻、賊無不盡之理、更不可吝懸賞、卽今再解一萬去、如前一萬用盡、而後銀不至、卽借營中士司銀用之、彼各有功級銀在也、攻具甚佳、隨意爲之、但如此數日、賊自了、百惟留意無忽、湖貴想無懸賞銀、卽共用之、但取先登、無問何處也、

鄧知縣

施南兵蹻捷、正可用以攻圍、乃以無糧散去、湖貴各官、誤事至此、眞可恨矣、所留兵卽隸南川哨給餉用

之。圍左右有小路、夜潛登之。苗皆不覺。蓋問之昨新出降田良玉等得之。施南兵正可行此事。覃宜功甚多。若更了此、當陞爲宣慰。彼寧無意乎。可密諭之。莫令他夷分其功也。

張按察使

攻賊須齊攻。一日一營。路不甚寬。用人不多。我更番、彼亦更番。惟齊攻、則但可上者即有人。彼無能爲矣。蓋賊多不過萬人。我每營三萬。每日一營但出三千人。則我營十日纔一轉、而彼已日日人人受敵也。雨亦可攻。夜亦可攻。若只待晴、則先代之平淮蔡、先年之平九絲、不以雪以雨耶。吳廣已參之。此外有何總兵支吾誤事、不論本省別省但報來時時參之。今須人人著肩。決不令人多撕靠。使他日因人成事者、亦濫敍其間也。田良玉言夜攻方可得。但須以千金募死士乃可。又上城之後、須有後繼乃可。統惟圖之。劉帥尙可激勵成功。近科有安疆臣劉綎並屬觀望之說。此言甚屬可畏。彼不立大功、何以自免。可明語之。草草。

劉總兵

昨得京中小報。內有抄來兵科本。蓋因烏江失事條陳者。其中語、直以將軍與安民並稱。可畏哉。向監軍道書語微及之。將軍更忿然不平。僕謂彼是好意。一言半語、便受不得。若功不成、部科紛然議及。何處分辯。今烏江失事已先波及。況曰功不成乎。將軍可以惕然省畏、毅然圖前矣。吳帥已不足倚。正將軍收功之時。當與監軍分守、同心一德、早結此局。綦南二路兵已七八萬。即更番迭戰、亦可了此。不然、一失此機、

後禍何極。他日思吾言晚矣。

史副使 仲

從後路進兵、不三日眞是可了。而老諄無端、中道講降、敗乃公事。今十日了之、已出意外。況三日乎。永甯原自爲一路。曹希彬以提問之人、領兵四萬、日費數千金、更不一圖進取。但日以花言巧語支吾。誅總兵尙是遲疑。副將以下、何難徑誅。可亟語之。無令以身試劒也。糧實不及。奈何奈何。

張監軍

吳總兵分布塘報。其上明書會同各鎭監軍監紀。俱有姓名官銜。僕以爲此公同分派信地、但彼打一塘報耳。故卽行遵照。其後三道衆謀僉同之揭到。查止大同小異。以爲想係大家商過更定者。亦必照行。不必又行矣。不意彼原係自撒奸而虛報。會同後、卻又不同衆人之分布。據彼剛愎。只是專己妨人、以遂其私。乃前塘報、又是舞文手段。則蔡守之爲也。今二憾俱懲。再行文申飭之。然往來十日有餘矣。可恨之甚。彼若再不依急報來。一面參、一面誅其中軍官。不必待僕到。僕行豈能急待。到不六月半乎。連日所申明條戒。至再至三。營中但一遵行。事無不了。惟是此物爲祟。亦地方劫運。可明目張膽而爭之。一面時時報來。莫與惜體面。此物原不可以人理待也。施南兵何至一時散盡。湖貴舉動若此。若非川省、則賊橫行中原矣。借糧之行已久。若本路有則借、無則已。豈可搶糧。可徑處之。聞各路糧夫湧至。想亦不苦少矣。今已有行並監四路。有事可徑行之。若恐將領偏執、與守道同行之。事出公行、彼自無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天下無不了之事矣。即二省亦並得制之。他日功成。三省之功、皆其功也。有不可以人理處者。當如段秀實以笏擊泚之法、乃見力量。草草。

陳總兵

以二十萬大兵、圍一孤囤不下。初僕以爲將軍老於兵事、俟其到、當一鼓平也。乃今到數日矣。略無處置。但聞與吳帥同坐營中、使人約降而已。即各鎮約攻、亦全不照應。且令軍士坐而放礮以了事耳。是豈所望於將軍乎。吳帥爲賊所愚、業已僨事。將軍奈何與之同溺乎。將軍在軍中久。知人情達世故。賊造逆至此。可全其妻子、存其爵土否。誰可擔此事、不與之同逆乎。各鎮勢均力敵。自當聽監軍會同分布。今吳帥動曰除非軍門來、方使動我。不知自來用兵、一總兵皆有一軍門隨之乎。本部即往、豈一日可到。今可按兵不攻、以待之乎。本部行文、總如故紙置之。只挾之親來分布、是又楊應龍之故態也。將軍老矣。一生忠義、一世威名、望善保之。勿爲人所愚。草草。

高推官

連日營中事體若何。見報攻關獨南川路官兵多中傷。想各路袖手者多。可恨可恨。吳蔡中賊之間、反爲之用。業已懲之。今帥已老。宜急圖奇計破之。田良玉所開一單、亦有可採。與監軍圖之。若後路可上、大家從彼上之。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莫與此輩惜體面。亦不必避嫌也。營中事不時報來。本部欲一往督之。又恐外面糧運稽遲。入山太遠、催督不便。然又放心不下。奈何奈何。

張監軍　張按察使

不孝孤有親之喪、已不得稱人、卽生猶死、所不卽死、文內已詳之矣。今所慮、只慮此事不完、身無處所、不得歸而葬親。從此有誤我事者、便以不共戴天之讎視之。不傳刃於其腹不已。幸爲營中文武一誦之也。

謝監軍

前難攻後易攻、人人知之。永合占易攻之地而不攻、又不令人攻、亦人人知之。今來揭反顚倒其辭。謂前功已成。不敢貪人之功爲己力、所未解也。自占後路一月矣。以前何幹。今聞易地方安木城方找廂。既安木城找廂。卽乘三日之約攻之。何堅不下。乃竟不容人攻一日。是謂寧我不下、必不容人之下之也。信地機宜之說、殆不如是。專功妨妒、武人常態。士大夫豈可墮其術中、而爲之用。蔡守儉人也。必不可聽。勿以自累。愼之愼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上囤已二旬。雖云險固。然天下無不可破之險也。惟諸將齊心用命夾攻、會當授首。向來所防、惟水西與劉綏。今水西見風行船、已爲我用。劉綏畏死貪功、擊賊甚力。以爲賊在掌中。乃突而有吳廣者。以專功之心、中間謀之計。反爲賊用。遂至延遲。罪眞不容於死。廣從來剛愎驕急。非大將器。以其果於用法。欲借其力以平賊。而後易之。乃今一旦至此。令人恨不卽食其肉。龍所奉旨無誅大將之文。只得照從重處分之旨、革其職。如再不悛、須以便宜收之。當再以聞。大抵賊已窮促之極。觀其詐降詐死情態已見。自處吳

廣後、人心當爲振厲、卽一鼓平之、未可知也、統俟嗣報、伏惟台鑒、

又

龍之家事、盡在疏中、蓋去年之冬、卽應寄歸終養矣、於時事勢無可歸之理、計卽告亦必不准、只得勉強督兵、意以春夏平賊、秋冬可歸家也、乃賊未平而值此變、卽椎心泣血、亦何益已、川中去京師遠、卽得代速、亦當三月、方可出境、停柩之父、銜哀之母、方寸已亂之子、何以延此三月、此等情事、卽行道聞之、亦當心死、況以身當之乎、伏惟台臺主持、急推代者、仍令早來受事、此非爲龍計、乃爲西南半壁計也、若賊則已是必亡之形、更一月不下、亦當病死餓死、縱是睢陽義旅、亦止可餘巡遠數人、況逆賊乎、無足煩台慮矣、臨楮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按察使

若攻圍久不下、仍是約降、約降者、非約楊朝棟田氏及應龍、明言此三人必不赦、而約何漢良孫時泰黃七等、卽與之以印信牌文、可與各營文武明講過、做此事、事成卽免其死、應陞賞者、仍陞賞之、方是光明正大之事、向來合江營只約田氏母子、反堅衆人之心、已不是、又皆各營欲專功、愈爲不通、今可大家商同公道做之、然一面約降、一面攻圍、不可指此誤事也、以攻爲正、以約爲奇、奇正相生、斷可成功、黃七之父已去、成功卽在此人、不可知、幸與各鎮道商之、只莫令水西知之、則洩之應龍、壞事矣、慕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卽令其差出之人、歸而爲之、但火起卽以爲功、其糧焚、自不能久也、事已久、師已老、全不用

計一味苦攻亦非長算圖之圖之

沈按察使

不孝孤惡極罪盈禍及其親連日昏迷惑亂來教未及答今所教攻車雲梯之製卽取金堂令赴營爲之矣事已至此一切軍務仍須嚴催之不孝不敢以一家之罪過而妨大事望諸司體此意也不然卽交代尙須二三月可兀坐而待之乎水西實不能攻囤若能攻則攻之久矣蓋其兵亦只虛聲無實用向來所報皆是裝飾今在囤下一籌莫展要之囤實難攻我二十萬大兵火器如山不能得志彼一二萬土兵又無火器何能爲今卽許之以地亦無益也昨已處吳廣廣甚憤勵後當效命但文武同心事卽可爲矣病中草草

楊監軍

近報安氏以酒罈裝火藥送賊又令以乘雨衝營果爾則是貴州四川自爲敵也其罪不下楊氏矣一向川中道鎭有言弟皆以爲妒口不信今稱同貴州張尤二道公審果爾則水西尙可一日留乎聞彼亦欲退而避嫌想以無糧託言以爲名者若如此卽好爲遣之去可也洪道一向苦心正氣乃遇此非類眞是無可奈何顧其駕馭之功自不可泯若及今而去不至決裂則大家尙爲全功何如何如弟已爲天地罪人只忍死以待此事旦夕完則移駐候代矣惟我兄留意焉

史副使

糧不足、爲折乾者多。而永甯其尤也。聞永合二路兵、在營不及原數之半。而運夫則加數倍矣。營中米則開市賣之。米少、則大將攘臂而呼。此等物事、不知養之何用。令人恨不食其肉。昨巡下南道查出一折乾把總、已行營中斬之。永甯兵若有冒濫、該道自當查實。如昨鄧起龍之揭所言、即移文二將汰病弱三五日可了。又報來請文、又行去、不差半月乎。兵道以督兵爲責。何事不可行、而斤斤請命。今之師老財費、正坐各道任事不勇。令人仰屋竊嘆而已。藍芳威已行令搭橋餉米、應停應緩、即當行之。但須催應運者俱運到。蓋既無多餘、則須顆顆皆到方不誤也。添糧不如減口、營中實數可徑查之。

張按察使

用兵自有次第。前日大兵入關、賊初上囤。我勢方張。彼志不固。百道俱攻、旬日可了。所謂亂而取之者也。乃悍帥無知、爲人所愚。按兵不攻。以致今日賊守既固、我力已疲。即欲攻之、亦必修器具、齊兵力、乃期必勝。而悍帥又以得罪爲懼。驅無備之士、肉薄而蟻附之。止以卒予敵耳。乃該路文官、反同聲附和而贊誦之。此不過以其爲同功一體之人、敗則俱敗。故昧良心、而伸私說。其心尚知有朝廷乎。世道若斯、可爲一慨。不孝嘗謂國家養士、不如楊應龍養苗。非誣也。今惟一面招降其黨。一面急攻其囤。自無不下。攻則以百計攻之。勿但恃力。招則以百計招之。勿拘一途。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攻城書册附去。內飛梯巢車等、皆有可用。惟商行之。只令倭子坐於巢車之內、以鳥銃打之。彼城上人不敢立、囤上人不敢行矣。諸凡此類、可推廣之。有出降者、可以衣冠假之爲招。披花紅銀牌迎之囤下。彼苗子見利、命亦不顧。可

令盡下也。

劉參議　徐僉事

不孝得罪天地。死不足贖。所強顏視息者。正欲以候代之日、督兵滅賊、然後歸而葬親。庶其尚得襄事。不然。勦事不完。聖怒及之。身且不保。何能葬親。今忠與孝、已兩成畫餅。惟是以門下之庇。但得苟完此事。苟全此身。歸而以一掬土掩化者。即長赴幽冥、無所復恨。惟望嚴催糧餉、無至乏絕、此百生之幸也。承慰問、心骨爲銘。卒卒奉謝。寸心盡矣。

張按察使　六監軍

不孝日望捷音、不啻忍死。乃連日來、塘報亦且杳然。豈果養威定計耶。抑亦玩日愒月耶。今必有無識將官、以不孝聞訃反。因而懈弛。不知及不孝之在、而完事也。不孝敍錄時、向日功勞、必爲之揄揚。向日罪過、必爲之遮蓋。一場辛苦、尚不辜負。若事久變生。不孝且去。後來者、從前之事、原不干己。彼不以敍功爲急、而但以隱罪爲慮。加以三省按君、俱有監軍之任。事久不結、何得無言。恐人人得罪、未知諸將之所稅駕矣。此不孝所日夜慮之者、非獨以自慮、亦爲諸將慮也。幸爲諸將一明其說。若其不信吾言、而玩愒如故。則不孝必一聲其罪而去、不以煩後人齒頰也。竚竢竚竢。

陳總兵

公移用戴罪字、本部院無此行也。豈以久不滅賊、有所不安於心耶。但能滅賊、何罪之戴。以後可無用此

矣。所言監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部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有乘本部院候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尚能爲諸將敍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心膂也。必且護其短而暴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敍功爲心。但以隱罪爲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景象、尚不可得。諸將且救過不暇、能論功乎。故竊以爲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卽唾面亦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眉睫、難以語此。將軍春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老財匱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匱而無功、而人無異議者乎。今永保施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衆一散、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二延捱逗遛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閫。中間月日、可盡曰無糧否。卽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默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置之兩忘。同心同力、以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爲國家計、爲本部院計、卽諸將自爲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不知所終。他日思吾言晚矣。

劉參議

乾銷之弊、其來已久。斬此二犯、足杜後來。尚恨聞之不早。運夫照起夫地方增募直而更番甚善。川東西番者數矣。夫價但有文移、何難銷算。只要明示各夫知之。無令吏胥乾沒、謗歸於官。此最緊要者。鎮雄兵

見播州垂亡、喪氣而歸。非晏慶潤之果忠順也。廖選如可得、尙當捶死。可密圖之、安氏兵已行撤去。不令攻囤、以絕他患。趙應元卽發鎭雄無用。徒爲彼添一漢把耳。當另圖所以使之者。草草。

蔡知府

該府與吳帥失策誤事。揭報矛盾。本部院未行文以前、數以書詰責。該府不辯也。以爲該府亦自知其錯能服善矣。乃至今而突長其說。詳之、蓋止爲通賄二字。夫爲通賄而辯。則只曰原未通賄、自有公論、如吳帥之說足矣。奈何並從前是非而欲淆亂之乎。揭內所重、在受金五十萬。夫五十萬之說、不但高推官無之、卽綦南從來無之。惟川南監軍稟帖曾有此語。本部院且笑其迂。以爲此何足辯。五十萬金、何處寄頓。今該府諄諄辯此、不更迂耶。夫本部院所行不才文武、通賊受賄、蓋聞該路數使降人李朝陽及奏民司仁愛等、往來囤上、數得賊金、以惑亂軍情、故明行戒諭、令人絕交遠嫌。今乃疑及高推官。又牽扯曹吳二將。曹吳二將畏賊有之。通賊則未聞。未可引以樹黨也。至於從前失機誤事、及揑報飾非。如十七日已背約不發兵、而曰待綦南兵攻囤不至。如田氏之降、明曰田氏果來觀釁、而後改之曰知其詐降、力阻其事。如賊報死、明報該道以且當議定應行事宜。恐各路又有先報者。而今改之曰曾稟二道、必不可信。若以爲必不可信、則任各路報之。又何恐恐然畏其先報耶。此等反覆、一切置之不言。而但以受降相屍之事、盡推之各路文武。夫初受降者、誰也。初受詐死之文者、誰也。至十三日而猶驗屍、陝兵放彈猶禁之者、誰也。既請各路衆、又嗔各路不止之。何若不請之爲愈乎。夫寧直各路、卽本部院與兵部賞格、及歷來明旨、

何嘗無受降之說。今但有爲賊所欺者。可盡引之以分過乎。今各路求攻圍後不得。而曰各路俱不敢攻後、永合路獨從後攻。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橫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議論、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草爲標。道府原自相轄。今該府疑心醜詆高推官。已非雅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魍魅魍魎之黨。曰奸邪之黨。曰虎狼之威。虺蛇之口。詛咒謾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體統乎。吳帥動欲殺人。該府動欲罵人。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惜乎其不加之播酋、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才。然三尺之法、與三尺之劍、明主業已付之矣。若漫無主持、而令人人得以撒潑放賴、喝神罵鬼、則溺職已甚。安所用之。該府如以爲是則可。如以爲非是、則請更伸其說。當爲達之北闕下、一別白之也。

內閣沈趙二相公　兵科　職方

播事、仰仗台臺威靈、幸底平定。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至今三月零二十餘日。在遲速之間。然亦勢窮理極之時矣。若諸將齊心用命、尙不至此時。然使劉綎不累遭挫折、吳廣不新經處分、卽再遲一月亦未知若何。不知此輩何苦必欲人顚倒之、乃始效力也。顧此番事體、尤有大可幸者三。水西素有通賊之名。今番用之、萬非得已。然終有拒虎進狼之慮。自圍困後、龍乃日以通賊縱賊移檄切責之。渠懼而撤兵以去。曰姑以避嫌明心。實怵於兵威、廣波及也。渠以五月二十八日撤兵。我師以六月初五日破囤、功成而彼不與、自是不敢邀裂土之賞矣。此可幸者一。諸惡苗若散處林箐、終難收捕。尙有後憂。今聚之囤上、無處奔逃。我兵上囤、問以語言。但係苗音者、卽殺之。遂無遺種。此可幸者二。賊父子或夜逸潛匿、尙費搜尋。尙延

日時。而今或就擒。或自盡。巢毀卵破。妻孥爲俘。良快人意。此可幸者三。各營功級、尙未查明。惟南川路報囤前斬一千五百。計逆黨尙無餘種。業以下令止殺及撤兵。並議留兵與善後之事。統俟嗣報。惟是龍日來國事家艱、千哀萬苦。形骸頓盡。神氣無餘。更遲日時、當求之枯魚之肆矣。懇乞垂恩俯憐、急催代者速至。臨啓無任哀號悲鳴之至。

謝監軍

吳帥已爲奸細所惑。如落陷穽。一處方如夢覺。遂有此功、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兄試思若李朝陽後來文書之類。彼皆以爲奇貨可居。再與講降、豈有今日乎。蓋必兄斬使焚書、而後賊之望絕、我之氣厲。則弟前日所以致恨於二子者。是耶非耶。永甯馬湖之兵、當盡撤去。浙兵亦當發回。其價高而費大也。去此則總兵標下只有廣兵三千。或再於曹吳二將下共留三千。湊六千留防足矣。惟酌行之。二路功次、與文武官應敍應議、及地界招降人口之類。須目下完報。立等題敍。勿遲。地不可一寸與人。勿信土司妄爭也。賊屍并俘獲之人、俱當解來。賊之家資、遂至搶劫無餘。可爲深恨。此事所不慊人意獨此耳。恐有議及之者。未免爲諸將累。奈何奈何。

張按察使

不世之功、成於一日。快哉。微貴道之力、不及此。此當與海內共明之耳。最快者、賊子賊孫、盡得無遺。更爲全美。查賊第四子、不見下落。前水西報殺之妄也。今又不見何哉。聞此子勇而好鬬、豈今方爲亂兵所殺

乎。須查明。不然恐後人以爲竟失此子也。凡賞格有名人、皆可追求下落。有無下落者、仍以名捕之。若只擒獲者、卽應解來矣。賊之家資、盡入貪弁亂軍之手。可爲痛恨。然事已至此、亦難過求。不然大功方成、卻理贓罪、亦不雅。且亦竟不能得也。昨已有一牌行查。劉帥亦有一文申辯。若有著落、亦不當隱。若無著落、亦只可說明立案。恐後有言及者、卽以爲初情耳。統在貴道與監軍酌之。清地敍功撤兵留屯諸事、件件要囘下了之。又須旬日之內、久之則不孝不能待矣。今卽行貴道總催三省各處。令人守催。莫令回回則難結也。留兵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少。須酌之。應撤者、卽撤去。無濡滯一日。卽有一日之費也。

內閣趙沈二相公《田東翁大司馬

賊之滅亡。合門已無噍類。加以兵將志在爭財。奏民志在復讎。遂毀其室。發其藏。撅其墳。赭其山。眞所謂剪草除根、靡有孑遺者。今當留萬兵屯其中。以一將守之。以防林箐嘯聚之奸。然後改土爲流。建城設官。次第舉行。則萬全之策也。議設一府一衞三五州縣。當另以聞。總之旬日後撤兵留屯、敍功善後、事可畢竣。惟是龍以非常之痛、當非常之勞。奄奄氣盡、無復人理。初所自矢、謂但得賊滅、卽與之偕亡無恨。乃今父死未葬、母老無倚、又覺此身未易捐棄。顧哭則恐哭死、而又不能禁其哭。勞則恐勞死、而又不能免其勞。惟若早得代歸、尙可存如綫之緒。則不無望於台臺萬惟垂恩亟催代者。此龍一家永世之感也。不然身且日漸昏迷。事當日就廢亂。誤身誤家、以至誤國誤天下。尙忍言乎。情苦辭急。有涕如雨。不知所云。

胡魏二監軍

來揭以先登屬之綦江路。謂搶財不止永合路。俱是公論。然謂二張以功不盡出綦南而忿嫉、非也。二張之拒解功、謂其初六日再四喚審、定不肯發。直至初八日而後解來。故麼之耳。且一向有行。以謝監軍有疾不來。張監軍並監四路。至於張守道則總監八路者。又何苦必欲功出綦南也。攻雖分日。然劉綏以先登破其二城。賊膽已寒。因而內潰。初六之功、自因初五之功成之。則得賊之後。卽應公同審驗解報。乃吳陳二帥私之營中。以爲奇貨。直待二道與議、方始勉從。卽此自是可惡。何待搶劫、而後爲有罪乎。圄前難攻後易攻。吳廣自以爲正總兵、擅行分派。自占後路。又引陳璘與同、以排前路。卻守之四十餘日不下。已不能攻、又不讓人攻。只與講降。蓋破圄之後、而璘猶令其營打報官嚴聚德爲之遊說。謂圄不可力攻、當以招降計取也。今竟何如。而猶欲擅其功、擅其空名。謂有人心乎。此番若非本部革吳廣之職、二張具輪攻之呈、則今日尙不知何如。乃貴道因二將一偏之說、而痛詆二道何也。且二張連日所投揭。深以諸兵將搶掠財物爲恨。而又以國體事體爲言。謂必不可深求。其言比之貴道、更深切著明。亦未嘗過繩吳帥。今來揭云云。蓋爲此弁所欺耳。此事若孤久任事、必一一明其功罪。曰某也功罪相準。某也功浮於罪。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某也無功有罪。令賞罰當實、以示後世。方爲正法。第今去若開其端、恐後人不能收拾。徒成聚訟。故只得從寬敍之。然而非不孝孤之意也。王文成江西之事。同事之人半得罪、何害其爲功。謂懿美之績、不無瑕玷。此正奸弁爲掩耳偷鈴之計。恐嚇我輩、以行其私者。勿爲所惑可也。

湖貴撫按

破囤滅賊、昨恩恩具疏題．知稿已呈覽．近據各路塘報．所言驗賊之屍、及擒賊之家屬惡黨、更爲分明．因類爲報發塘．庶令京師曉然知賊已撲滅無餘種也．此番平賊、諸凡無恨．惟是賊之家資、屢行上囤卽行封鎖．嚴禁搶掠．而貪愚之弁、申令不嚴．致乘機搶散一空．今大事已定、又難過求．惟此尙有遺恨耳．善後之策、不知若何而可．不孝計代事、尙須兩月．既無所事事、又不敢逃歸．只得爲之經畫妥當而去．惟臺下悉心教之．萬懇萬懇．

郭青螺中丞

不孝以播事已平、可以塞責．欲卽以印送之門下、徑自奔歸．上疏以聞、乃得旨令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許回籍．則奈何有此一番．又只得在此候代、不敢卽去．心急如焚．日惟忍死人情若此、豈不悲哉．今擬草一善後疏、待大教不至．又恐來時有費商量處．今直開陳請教．不孝之意、欲於白田壩設一府一衞一縣．湄潭設一縣．松坎設一縣．黃平眞州二司、俱改爲州．且共設一府一衞二州三縣．待後來人多、而州縣以地遠不能處、無妨添設也．始意欲盡屬貴州．而各司道議多不同．或謂貴州兵單餉寡、不能彈壓．恐有他釁．或謂安氏侵擾、貴州力不能制之．或謂經營締造、尙須二三年．費尙須幾十萬．人尙須幾萬．責之貴州、則不能．若以地歸之貴州、而諸締造盡屬之四川、則不順．不孝反覆思之．亦自有理．今欲且以白田壩一府一縣、並眞州一州、松坎一縣、屬川．以白田壩一衞、黃平一州、湄潭一縣、屬貴．仍題定將來完全之後、仍以府屬貴則何如．眞州黃平二司、原皆有土官．但眞州係先從賊、而後投順者．今改之、彼亦無詞．但須仍

存其宗祀。與以一土州判吏目之銜。不知黃平司土官在否。與此相同否。所以改黃平爲州者以草塘鬱水白泥諸司之人、必須得一州方可管也。其五司亦有土官、原爲應龍勦滅盡者。今不知有存者否。若有存者、亦與之以土銜如前。彼亦無詞。彼若欲仍舊爲長官、則必不可。蓋此事皆彼釀起。不並廢之已幸、可有他望乎。且彼原奏改土爲流、今豈可易其說乎。以上事宜、統乞逐款示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龍不病於對壘之時、而病於平賊之後。彼時事急無暇病也。蓋昔乃忍病、今則忍死矣。當龍聞訃之前一日。已秣馬脂車、履及於門、欲入營督戰。次日得報而止。然懼營中懈弛、因揮涕而移文。以死自誓。諸文武得之、無不感激奮勵者。而監軍張棟爲甚。初五日之戰、終日不食。身自搖旗吶喊以督軍。劉綎三登牆而三墜、尙不敢退。懼棟之議其後也。是日遂破囤。又一日而棟病。十日而死於途矣。棟之死、蓋代龍也。行且厚爲請卹。然何及已。播地大定。建置事、已有次第見行。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鼇在內經理。大小文武官、俱已酌定。數日內當有疏聞。第不知此時已推代龍者否。前有事時、眞無暇病。今無事則愈哀愈病。愈病愈哀。哀病相尋、不至骨化形銷不已。此台臺之所隱也。若諸苦情、則疏已備矣。事急辭迫、不知所云。

思仁道陳副使

黔之貧弱、誰不知之。然龍泉一路、借兵於楚。借餉於川。第借黔人一運之耳。不孝所以爲黔亦至矣。乃至併餉米亦不給之。至令絕食而逃。則有司之因循、眞可恨也。何兵不思歸。何土兵不虜掠。何川中士兵數

萬、無一散歸者。獨黔楚士兵盡去無存乎。然則當日若無川兵、想至今黔楚之兵、猶在關外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今賊已滅矣。所不能忘情者、恐將來有用兵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鄧知縣之說、蓋恐各道怪之、而爲是支詞以應之。且彼亦管餉之官。懼罪且及之、遂盡委之士兵之罪。今總之亦不必深求。只謹其後可也。婺川尙有川米一千石。可查出以餉留戍之兵。不然恐有司遂避罪而並乾沒之、以泯其迹。則益可惜矣。草草。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曾景默六中丞。

頃以逆酋爲孽、震動西南。偷安弛備之國、百無一恃。不得已乞師臺下。過蒙垂念、慨發雄兵。天威所臨、百蠻膽落。電掃霆驅、遂無遺種。今遠人得以少藉生全、不孝得以少逭罪戾者。分毫皆明賜也。戴之世世、曷敢有忘。敬因凱旋、附言陳謝。瘴鄉暑月、勞瘁萬端。物故頗多、更堪憫惜。其存者皆爲一方造命之人。統乞臺下覆露之。不幸獲罪於天、延禍於親。宇宙雖大、何以自容。伏苫口占、言無倫次。統乞台亮。臨紙哽咽、不知所云。

胡監軍

來教報捷事、云未入楚省捷報。不孝尙記得當日克囤之後、劉綎先報到。不孝以其人善說謊、不以爲憑。欲待三省鎭道報齊、而後具奏。待至十一日止。川貴二省報俱到。湖廣竟無至者。因念事已眞、恐太遲。且

參驗各報大同小異。只得報之。內亦止云分守川東一報於上內有專功一路之詞仍少改以公之三省其後止云川南及貴州各報相同而已。湖廣原無報到。故各報相同。未入其名。以此係奏報。不敢以無爲有也。然報內所云。初五初六功次、五總兵六監軍姓名具在。一目而三省同功。了然可覩矣。至疏方發、而湖廣二監軍之報至。又數日而陳總兵之報方至。然其文內所言、亦與前大同小異。且與所改定者懸合。無他說也。此緣綦江一路差多。馬死。人皆步行。劉綎擺步撥多、所以先至。川貴鎮道到重日久。差人皆熟其路。所以至亦早。湖廣則到重不久。路生。而衆之公人、素不用命以爲常。所以至獨後也。若來教所疑蜀道將忌功、則無此事。無論蜀監軍各道、皆讀書省事之人。即將官爲此、獨不畏我乎。夜於牌催四事。原行差人於重下送去。至則各省鎮道已散。只得齎回。又改從官道去。所以催牌至、而原行返不至。並無遮截之說也。大抵吾輩爲國宣力。但取事完。何論彼此。惟各總兵則說謊爭功、乃其常態。故五總兵所報五樣。皆自以爲功。即李應祥亦云彼先登而劉綎繼之。況其他乎。從來云吳廣得楊應龍之屍。夫功止論擒斬。得死屍已不足爲功矣。乃近陳璘又具一文、以得屍之功、其子爲首。吳廣爲從。比詢問當日之人、並無此說。是又不平白說謊耶。不孝所以發報不用劉綎之報以此。今觀二張所報、原爲二省通報矣。又何必督過之深也。張分守乃謹厚小心之人。張監軍性氣頗乖。圭角太露。人多嫌之。然其滅賊一念、天日可表。初五督戰、叫不絕聲。竟以病死。此當憐之、不宜詆之也。陳璘恨之入骨。只爲言其搶財一節。然今各將搶財、唁傳道路。能禁他人之不言乎。此事當初弟恨鎮道違節制、欲槩參之而薄其功賞。近查之。財物亦不盡

入總兵手。蓋兵與將亂搶之者。今一言之。諸將之禍不測。不可爲訓。後來無以使人。故只得置之耳。至於敍功一節。自有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不主各省一偏之說。亦不任不孝一已之見。只參驗情形。從實從寬。期於各得分願而已。此自不孝大關節處。豈肯爲一二道將所愚。陷於不公不明之罪。且楚將。不孝所置也。楚兵。不孝所調也。楚餉。不孝所催至。龍泉一路。則皆自齋本折以供之者。寧直如此。卽兄之監軍。亦不孝所單題也。何苦而盡沒其功乎。今陳璘必欲盡以三鎭之功。爲一已之功。異日不遂其欲。必造言曰。彼雖督三省。實撫四川。不得不偏四川。又劉綎係其保留。不得不偏劉綎。此小人常態。弟亦任之。但欲淆亂是非。則必參之矣。來教謂弟無謂劉總兵初五一攻之後。賊遂易與。不知無劉總兵初五一攻。陳吳能進而賊潰乎。又謂查楊應龍之屍。與妻子獲自何人之手。則可遂盡歸功於陳吳。而置綎於不錄乎。李應祥卽自願爲劉總兵之副。彼一大將實在行間。可遂置之乎。陳總兵雖未嘗敗北。然彼所將之兵。至圍下已散其七八。止餘廣兵及募兵數千。可遂與川中四路數萬精兵抗衡乎。此皆不必言。偶一及之。以明公道耳。弟尙恐諸將後來爭功。已將三省道鎭塘報。總類爲一報。送至京師。內一字不遺。今想已見。可益無遮截之疑矣。草草此復。詞多無緒。惟亮之。

又

川貴功册已齊。只候湖廣。望早教之。弟忍死以待此事完。卽之境上矣。近得部文。責成甚嚴。謂不可冒濫。日接陳帥一文。多將不在事之人。至楊惟中久行提問者。亦入其中。甚非事體。可一稽駁之。弟前實以皆

財事欲參論。蓋惡諸將之公然違節制耳後思之。恐後來人遂以克賊爲戒。難以用兵。且恐中皇上所忌致諸將有不測之禍。故只得置之。其實此輩原算到將來難以盡法、所以略無忌憚若此。眞可恨也。

史副使

破囤之級、委難議賞。但事關三省、不宜大有更張。故徑裁其半。然本省止千餘、所省已萬金矣。今若驗非眞正、卽徑裁之不算可也。營中供事官、若有功應陞應

平播全書卷十五

批詳

一件飛報夷情事。重慶府申報楊應龍帶兵萬餘、劄安穩詳。

批。土酋情形若此。乃內地向來晏然無備。何耶。仰上川東道、會同總兵官、加謹防禦。應調土兵、徑自調遣。應動錢糧、查於府庫見在者、徑自那動。一面詳報。萬總兵、高推官、何日至彼、並查報。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酋手書。其情詭詐由詳。

批。楊應龍有何冤情、只宜具文控訴。今統兵侵犯、詭曰講明。將誰欺乎。仰敍馬瀘道、嚴督該參、加意防守。無致疏虞。責有所歸繳。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應龍目兵欲出合江劃穀、攻打合江縣照驗。

批。楊應龍天朝臣子。若果有地界不明之事、止應申請詳示。何至督兵侵擾。豈非甘叛逆以速天誅耶。仰楊敏政以此情詰責之。松潘兵准留防守。仍移文該道、查給行糧。新召勁兵、亦調取操練防禦。無使滋蔓貽害地方。繳。

一件堵截事。巡上東道呈防守南川指揮唐宗舜、獲功給賞銀兩由詳。

批我兵徵有斬獲、威勢亦振。全賞半賞。如議支給。一級賞銀一兩、得無太輕。再一議之。衆寡不敵、難以輕戰。須來則殺之。去不窮追爲宜。是在該道相機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發兵應援綦江、及發工匠木箭等項由詳。

批賊勢已深。防禦刻不容緩。萬總兵東行已久。此時想至重慶。仰該道與之協心防守、務保萬全。已發令旗於總兵處。應調兵將、徑行調取分布。該道不時鼓舞兵將、相機戰守。事完分別功罪、以憑賞罰。應發丁匠等、俱已催發訖。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報楊酋增兵、欲與房參將死戰。查永川松坎、及巴縣艾家壩等處。民頗悍勇、可當募選。及調酉陽冉御龍兵二千由詳。

批據議俱中肯綮。俱如議速行之。冉御龍向來感我恩德。欲出兵一萬、以勦播酋。今正其爲國宣力之時也。諭令奮勇當先。事定當奏聞、別加爵賞。水西兵亦督發矣。此繳。

一件急報等事。巡上東道呈報楊酋領兵攻破綦江縣由詳。

批自警報之後。本部院所調遣東援之兵、不啻二萬以上。云不發一兵、何也。即時日迫促、就近當有至者。仰行總兵官查明速報。隨到即派防守、不必齊也。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綦江失陷、官兵陣亡。重慶危在旦夕由詳。

批酋所招生苗幾何、而有八萬。所言八萬、詐也。勿輕信以搖人心。各處土漢兵、已調至四萬餘。向來原無

預備豈能一呼即來今已數日想陸續隨遠近至矣但有至者隨宜分布相機戰守守城須以土著人爲主今賊尚未至宜差人密偵向往事事先知早爲之計一應情形不得飛報毋誤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播酋取要雛民屍棺由詳

批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尚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報差指揮李光祚傳諭楊酋俟取回文至日另報驗

批前以房嘉寵方與對壘而斬其使人殊非兵機故有此行今渠已破城殺將若縱令以具文爲詞差人往返窺探虛實更爲不便以後仍加意嚴防即有齎文人亦勿令深入內地只爲之轉文可也是在該道酌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催調兵將并糧餉由詳

批兵將已四出嚴催今當有至者該道即行總兵官分布防守糧已行各縣發二萬石順流放去非久當至亦須預計安頓處所內稱宋事今當力圖無貽悔於後日乃爲勝算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速發兵將刻期來救援由詳

批綦江已矣重慶南川江津等處城守之具、趁今播兵暫退、併工加修、務爲必可守以待敵、庶免他日張皇失措、若賊至而舉動紛紜、去而玩愒時日、則城終難保、非算也、仰道著實舉行、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敍馬瀘道呈報岡門堡被焚、合江難劄衆兵、將永甯兵暫屯瀘州由詳。

批此堡畢竟何人所焚、仰道查報、述酋舉動、殊不可知、我只得嚴兵爲備、不可以山鬼伎倆爲作止也、若合江不能容兵、任從移之瀘州、是在該道相機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以後募兵、俱要呈詳本部、仍行申飭將官由詳。

批各將官原無招募文移、今倉卒召兵、恐有奸細、又蹈貴州故事、所關非小、以後非奉本部院明文、不許招兵、非經該道查驗請詳、不許支餉、該道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犯人周華等招詳。

批本以周甫六之故、致內地城破將戮、殺人如麻、乃叛華即夷之人、竟從輕比、各犯從甫六久矣、豈遂略不知其主之所爲哉、今即發配、仍入播耳、是縱之去也、仰另究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巡上東道請餉銀、今於本司庫貯各項糧銀內、借支二萬兩、解巡上東驗發重慶接支由詳。

批兵至二萬、作何分布、銀至二萬九千、以前作何支用、向後作何稽查、該道府並未見呈詳、何也、即賊在近地、亦宜一面行事、一面詳報、況今又非昔時比乎、仰行令查明、徑自詳報、銀准解發、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酋過播酋修建倉樓由詳。

批。逆酋不設險而修路。此其欲分兵以肆我可知。仰分布兵馬、嚴爲之備。向後情形、不時飛報。繳。

一件解發防播兵餉事。布政司呈、請支解貴州軍餉銀兩由詳。

批。取之雲南。解之貴州。四川何利焉。安在其爲處還借餉也。但貴州空乏已極。姑准差官解發。仍移文雲南該司補還。二十八年應解黔省工食、亦准扣抵。仍移文貴州該司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漢土官兵月糧由詳。

批。已行布政司解發矣。兵已及門、不爲請餉。致令脫巾而呼。成何法體。向來事多因循、殊爲可恨。兵至一萬三千、不爲不多。恐有老弱無用者、一查汰之。另詳。

一件乞恩察苦豁命報效事。防播提調武舉胡順堯呈稱、奉調防守綦江。被楊酋破城綁擄上營。蒙差指揮李光祚到營。見卑職苦極。向酋保職歸城。卑職含忿莫伸。與酋誓不俱生。乞賜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由詳。

批。胡順堯敗軍之將也。不戰死而生降、逃法爲幸。乃又求討俸糧。又求來標下。至云得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不知當日綦江二驍將三千戰士。彼何束手就擒耶。小人無恥。令人切齒。仰總兵官細打四十。不許管事。繳。

一件病勢日增等事。巡上東道呈本道患病致仕詳。

批.近以渝城文武不和、恐有他變.故令守道至彼、調和其間.非有他也.分兵雖有前詳.已行鎮道共議頃該道揭至.業已允行.此復何嫌何疑.而以去就爭之乎.信地在肩.明例爲重.移送印信之事.非今日所宜言.仰照舊視事.以副一方之望.賊自當勦.但今日誰爲大將.誰爲偏裨.某兵某兵.某兵某兵.某兵某兵

調二三千隨分一路、前驅擣巢由詳。

批據申不但忠勇過人、亦且機宜諳練。土司中得一馬千乘、足可當勝兵數萬。本部院深所嘉賞。仰將該司健兵再整三千聽令調發。此繳。

一件繳賞辭糧等事。石砫宣撫司申、本司護印正妻秦氏將兵道賞銀二十兩、繳道、幷請前後土兵五千三員名支給糧餉外、外報效兵二百六名、不願槩給由詳。

批土司兵多有虛名冒餉者。秦氏以一婦人、能捐貲給兵、辭賞報效。此其賢加人數等矣。仰巡上東道先動銀六兩打造銀牌一面、上書女中丈夫四字給之、以示旌異。待有功之日、將其夫妻並薦於朝、另有恩異。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重慶府黃平通判王三策、申報地方播情由詳。

批該地方防守事宜、節經移文貴州行查數四、至今始相聞。若非有警、想尙泄泄視之耳。可恨可恨。已行該省添兵防禦。仰本官協同將兵、竭力固守。如衆寡不敵、不得浪戰損威。但全城卽以功論。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辯、並無助兵楊酋爲虐由詳。

批安國亭昔年欲擒楊應龍、本部院久知之。此其深怒積怨、至死不忘。若楊酋得志、安氏豈有安枕之日哉。助兵之說、的知駕禍。本部院原不深信、據申更覺了然。安疆臣年在幼沖、明於大義。土司中當爲首出。本部院深所愛重。仰益遵照近旨、竭忠盡節、懋建殊勳。朝廷不負功臣、天地不虧正氣。是在本官勉之耳。

此繳。

一件懇恩俯允召兵、以效微忠等事。參將曹希彬、呈請於永甯等處、召募土兵五六千教練、以俟調征由詳。

批。曹希彬以綦江將官調合江、已有信地、自應兼程前來、督兵防守。今佯爲不知、揑文支吾、託之召兵、若將官人人如此、不知國家優養爾曹何爲。畏敵如虎、臨事避難、猶云常勝之家、不慮臧宮馬武笑人耶。今合江兵已萬餘、守自有餘、仰作速前來防守。本部院原不責以浪戰、無過畏慎、如再託病支吾、定參提拏究。

一件糾夷殺命事。思南府申報拏獲奸細馬良貴、審稱楊應龍統兵要打龍泉思石由詳。

批。賊勢如此、即今已一月有餘、該府守備單弱、尚復有完城乎。仰布按二司、速呈該省撫院、調二省就近土兵防禦、有無失陷、仍行該道查明速報。

一件地方夷情事。巡下南道呈、議免調取烏撒府土兵由詳。

批。兵隨印轉答應、知府何可發兵、此前道之誤也。事已至此、姑兩罷之。令各聽後令、不然、恐自相仇殺、又多事矣。須明諭之。無令生疑。繳。

一件急報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委官防守地方由詳。

批。上蔴吉守瀘州、周大謨佐之、有警應援。合江楊敏政守合江、吳從周佐之、有警應援納谿、應援處所、亦

同信地功罪同論仰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令陳提調復來羅之渡攻打附近地方乞發兵應援幷發火器由詳

批永甯係該參駐劄信地況有土司兵可以協守仰行令協力防禦務保無虞火藥火器徑行支給須以成藥若止焰硝何益須設專官製造乃可應急先以委過火器官報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南川縣報播兵劫擄東鄉村由詳

批向日賊突破綦江南川人空城而逃故棄之不守此無可奈何之權計也今兵衆已積可終棄乎若空城可爲長策則無用設守備不設之律矣仰照另行發兵防守如不足不妨增兵一面詳報賊方傾巢犯貴州回日必再犯川東於鄰邊撤塹防我襲之耳非遂終不復出可置之度外也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覆議督餉道條議運餉等項由詳

批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內水運一節宜盡經理然此其工夫三分之一耳水運所至重瀘涪三城以後方費處置仍行該道另摘詳應顯行者顯行之應密行者密行之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勿令賊返得以擬我也此詳該司收之無使奸細錄去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永甯土兵藏匿播酋奸細由詳

批永甯係忠順土司發兵報效何故藏匿奸細致生事端仰行該司長官陳希儒查明速報此事亦不過一二人所爲土兵各有身家自知順逆何必過爲疑慮仍令照舊防守繳

一件申報軍情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攻打永甯宣撫司雷鳴村等處地方獲功由詳。

批。播兵縱橫內地。如入無人之境。永甯兵獨挫其鋒。奢世續軍令嚴明可知。仰該道先發紅段二匹。銀牌一面。重八兩。銀花二枝重二兩。給賞世續。其領兵頭目並首級查明。速詳賞格。一並議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稱。奉令督兵防鄰播一帶地方。幷領兵二千赴省。保障未盡機宜。請乞指示由詳。

批。據申本官爲國宣力。殊可嘉尚。仰益振兵威。務獲全勝。一切機宜。照諭牌行。本部院且樂觀其成。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議定立偵探人役。專官統領。分布爪探由詳。

批。哨探乃中軍要務。向來所以不專設者。以賊勢方張。我兵未集。恐此輩反爲賊用耳。據議極得肯綮。王佐等俱准收用。仍會巡道。查相應官員呈委總管一切。給賞事宜。俱如議支給。事完通查類敍。黃平新通判移文申飭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地方夷情由詳。

批。袁年之父袁子陛。被楊應龍淩遲而死。若袁年受應龍招安。將來何以見伊父於地下。卽夷人必不爾也。聞年爲王繼祖之親。仰卽令本官密諭。令不得忘親從逆。此繳。

一件地方軍情事。巡下南道呈請兵防守永甯等處由詳。

批。永甯告急。撤兵自衞。亦非得已。納谿一千。並合江一千。俱准發河西防守。仍須漢兵二三千。則近發敍

灘道兵防永甯者、摘一半附之可也。賊志在報復。行吳文傑督奢世續、併力堵截。務保萬全。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湖廣布政司呈、議聽備征播兵餉由詳。

批。該省近已覆設總兵、又經會題沿江諸處、調兵一萬有奇。須於本省再備兵三萬、方足以當一路。士司雖有狐兔之情、亦知順逆之勢。在鼓舞用之耳。施州各司、可得一萬。永順、保靖、麻陽、武岡、各兵、可得二萬。仰行各道查調。一面通詳。楚既用兵餉、蜀銀俱准留用。不足者、徑呈撫院另處。一切兵糧、年內須齊。諸凡事宜。一面徑行。一面詳報。

一件地方事。辰常黎靖道呈、報苗犯東坡偏橋地方、已分發官兵應援防範由詳。

批。逆賊狂逞。焚東坡劫偏橋。事不爲不急矣。湖貴二總兵、官不爲不高。聲勢不爲不大矣。到任者裹足不前。未任者逗遛不至。不知城池失陷。在事文武官、有一能逃其罪者乎。劉自西、馬一龍等、既奉調遣、亦至沅州而止。又何取於應援也。仰該道差人露牌、嚴行催督。文到三日、而苗不散。路不通。賜劒具在。死法死敵。等死耳。榮辱大異。惟諸將決擇之。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楊酋操練兵馬。長官袁年投降、似非眞意由詳。

批。賊既練兵、自宜嚴備。袁年與賊、義不共天。投降非僞。但此時納降稍早。然不可不密結其心。是在該道酌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上南督餉道、呈買運永甯官兵餉米由詳。

批。今方議買米銀尚未發。文尚未行。此月終安能遂運一萬石。派夫集夫、非一日之事也。且一萬石、止足三萬人一月之食。後將何給。臨時再呈派運買辦、不益難益遲乎。仰布政司會同餉道、從長議妥二日內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武隆墊江巴大等縣錢糧、改充軍餉由詳。

批。各縣糧銀。如議留該府充軍餉支用，既不解司。恐該府緩於督催。該縣怠於徵收。以致拖欠不完、更爲不便。仰行川東守巡道。嚴限一月內取該府庫收繳到、方可扣抵。此繳。

一件緊用兵馬器械等事。總兵劉綎呈、請馬兵器械由詳。

批。文內種種、俱切實用。至欲速圖進勦、尤見滅賊之志甚銳。若該鎮用心如此、本部院何慮焉。各項器械、已行各衙門解至軍前驗試。未完者一面買造。主客兵已調至數萬。前以該鎮言廣兵可用、故調之。今廣浙之兵皆將至。又以爲征虜征倭兵勇敢倍之。征倭之兵。卽川兵也。今川南招募已多。惟所調用。且俞征倭僅萬人、今挑選二三萬。何處得來。查明另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監軍道職掌由詳。

批。各處官兵。無論主客。俱聽該地方守巡道、點驗及發放錢糧。監軍道挂號、及稽查虛冒。其餘俱如議行。若將官跋扈不法。有司稽違誤事。監軍並各道、不時參呈處治。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請調到官兵行糧詳。

批.今川中土漢主客兵、已未到不下十萬.未見議作何分布.止議增調何也.且調來方選、選不中者又發回.無論行糧枉費、而蹂躪騷擾之患、種種可虞.湖貴二省、方苦無兵.今盡調之川中.令彼何以爲計.仰監軍巡東二道、會同該鎮議妥另詳.鎮溪所調赴重慶兵、係何衙門明文取來.有無堪用.並查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遊擊王之翰呈.請發漢兵數千互相調度由詳.

批.王之翰請發驍將漢兵.其不能獨當一面可知.仰總兵官量撥精兵、爲之掎角.周以德如見在標下.即行令前去督防.繳.

一件逆酋悖旨等事.守東道呈報五司官民流落、召集苗夷衝鋒由詳.

批.五司爲賊所破、不能軍矣.但其創鉅痛深.倘所謂楚之三戶足以亡秦者乎.姑以爲鄉導可也.用以行勦則疏矣.仰黃平通判召集.隨其多少、編爲隊伍.令作楚兵鄉導.繳.

一件調選精銳分任責成等事.川東監軍道呈、請行令劉總兵將見二萬操練.其少兵.一面令刻期調選、以足三萬之數由詳.

批.兵貴精不貴多.精則二萬已足.不精即三萬無益也.仰行令將見在兵、嚴行操練、以備進勦.不足則建武募兵、及平茶等兵、或別有調到者.該道即行揀選如數而止.湖貴方被兵、不必遠行招募.慮彼實此.本部院日夜憂之矣.牛酒行糧等項、照例議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南道呈.土官袁起龍集兵由詳.

批。士兵未動。難議支糧。仰行令整兵聽調。臨時自有優養。賊黨已搖。宜多方密行招誘。方可久示持重。恐失事機。是在該道圖之耳。繳。

一件軍務事。川東監軍道呈。賊兵劫殺夾口壩、須得勁兵八九千、前去綦江立營由詳。

批。綦江屢行申守。至今尚無成說。若賊復得而焚之。是又一番破城也。已行總兵官督發前去。兵行之後、新縣官即可赴彼視事。糧運即應隨發。仰該道通行移催。繳。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動支銀兩、召商採買柴薪由詳。

批。如議行。此須召商得人。無令市棍花費本銀、無濟於用。是在掌印官留心。本部院且以此評官矣。此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布政司呈、議軍前理餉紀功官員由詳。

批。各官既經議妥。俱准委用。土司掌印官提調於省城。二監軍分督於東西二路。大征事重。各須盡忠竭節。殫力從事。功成自有信史不朽。不直目前優敘。如避難僨事。責各有歸。通行申飭知會。繳。

一件播酋猖獗等事。布政司呈。添造軍器、并支發已未完數目由詳。

批。據議武備略具。亦足以待敵矣。准動支上緊催買製造。務在時月之間、盡數報完。完日先將經管官、分別勤惰呈報。以憑獎戒。外鐵盔甲尚未議及。仰行嘉定趙州同一面估計。一面打造。另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寇在門庭。南兵即發。亦以後時。況方在道傍之議。必無望矣。本部院後行調永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

千五司報雖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當偏橋一路進勦事在燒眉、不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申飭運餉事宜等事。巡下南道呈議編派運餉夫役由詳。

批原行並無五箇月之說。今一路夫價至三十六萬、計四路當至百萬、比之通省派夫更重。是一解不如一解也。仰照另牌行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發運馬料由詳。

批該府見在料、如議運送該縣支用。該縣所申原恐誤事、遂至倉皇失措耳。何遂以去就爭之哉。同知不爲不尊、知縣乃其本管、署官之難、何以稱焉。寇在門庭、日不暇給、以一無要緊文移、輒爾嘵嘵若此、不知一日能辦此幾紙公文、非所望於宏濟艱難者也。繳。

一件慎收降事東監軍道呈委將官、各隨帶兵招降、並安置降夷由詳。

批各官如擬委用降人審實、俱發江北州縣安插、量支倉穀養贍。有司官招攜有方、降人得所、事完優薦。安插失所、致有他虞、定行重處。又訪得以前招降官、多需索降人銀至三五兩不等、名曰投降。此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與楊應龍何別焉。以後有犯、治以軍法。下人作弊、罪坐本官。通行申飭。繳。

一件酌定運夫等事。巡上東道呈派定運夫由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害、須爲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即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

算也。邇來民不堪命、所不忍言。幸留意焉。繳。

一件軍務事。思南府申。請行令調發施南土兵八千名、至婺川就便徑抵龍泉。不必到府、免滋往返。至於糧餉、按月差官解給由詳。

批。逆賊狂逞。該府危於累碁。本部院發銀調兵、爲之防守。原行錢糧不敷。徑詳該省兩院、措處接濟。今文內略不見有措處呈請之意。止令本部院乞速解發。川人豈能遠赴黔中餉兵乎。臨渴掘井。人以爲遲。今並井亦不掘。甚哉其可嘆也。仰速照原行。徑詳該省兩院措處。兵准行令劄婺川龍泉二處。亦速行令預備糧餉。若致脫巾而呼、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軍務事。統領河南兵馬遊擊任承爵呈、稱營兵由上水壞船、淹死吳從鑑等十四名。請給恤典由詳。

批。各兵萬里遠征。未靖蠻煙。先葬魚腹。言之令人潸然淚下。應得恤典。仰監軍道議詳。姜宗堂等覆舟殺人。仰行巡上東道嚴究招報。

一件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石阡都司錢中選、呈報餘慶司寄住偏橋生員曾文學父子。及李佑等將首惡趙仕登、幷家奴慶生等、用計殺死。斬首三顆、時加敍賞由詳。

批。中川計殺李旭。黔中計斬趙仕登。賊之心腹手足頓失。不足平矣。仰右監軍道、將曾文學先給發去劄付冠帶。功次查明速報。

一件逆酋威劫等事。川東監軍道呈各土司、不許以招邀降功生事、阻絕降民由詳。

批。調土兵原爲殺賊。非令招降也。乃因而爲利。致降人失所。是助播爲虐。漸豈可長。以後止許聽令征進、不許妄招害民。其以前劫奪子女、並給原主。如占慳不發罪之。仍移文川南監軍道通行土司兵、知會。南川招降事、聽高推官會同將領行。該縣防守士漢兵、聽周國柱嚴束候勦。俱移文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請申飭領兵各官、不許妄行牌帖招諭、惟整兵進勦由詳。

批。文職主招安。武職主征進。各司其事。所以相成。若領兵官一槩招降。無論白頭牌票、易於詐假。且其禁令不嚴。則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恨易生。更有他虞。尤爲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整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餉事。巡上東道呈抽驗法馬由詳。

批。如議行。抽驗之法、於革弊釐奸爲最要。但須於數日之前、蚤爲分散、以便分鎊。無令各兵以守候爲苦。反稱不便。此繳。

一件查究事。東路管餉通判劉之灤申犯人盧旺折夫賣餉由詳。

批。遠餉勞民。誰不知之。所以必如此者、正以防近地之不足耳。若如此輩所爲、坐見米價騰貴、軍士枵腹矣。事關軍機。決難輕縱。仰重究報。押夫官明知故縱、並連坐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總兵駐劄合江詳。

批。總兵總管一鎮。今分一路、已自拘方。難更責之坐守一隅。無事駐鎮合江。有事隨宜居中調度可也。仰移知之。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陳總兵呈、請咨行兩廣軍門、召募廣兵二三萬、以楚兵兼之、庶可濟事由詳。

批。楚地兵糧俱已備集。各道所報文案昭然。逆賊狂逞經歲。於今春水漸生。進兵已緩。若待招廣兵而後從事、非需以歲月不可。是決西江之水、活涸轍之鮒也。兵貴拙速。未聞巧遲。歧路回車。千里坐失。崇山幽都。何可偶也。仰照另文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議動銀發南川收貯聽支由詳。

批。逆賊狂逞。生民如在水火。在事文武、宜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乃至議及氈簾裙褥之類、可謂揖讓而救火、雅拜而解鬬矣。然亦自有等風痺不知痛癢上官。此時尚以儀文不備責人者。又何怪乎該縣之倉皇失措也。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傳銀數照發。懸賞銀候另行。餘俱如議。仍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劉總兵續召募漢兵八百有零、准收支糧由詳。

批。曹操南征。兵八十萬。周瑜禦之。所以成赤壁之捷。亦不過三萬而已。今取一土酋。八路之一、用兵三萬。止少一二百名、尚欲再選。此等舉動、何可使聞於賊。姑准收糧。各項夫役、俱在其內。不必更取備於有司矣。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米無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衞。如無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將、連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戴罪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擊問。旣稱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請發施南官兵八千名糧餉接濟由詳。

批。已知該地方錢糧難處。盡發萬餘兵本折之餉矣。所動勞道府者、惟有買米運米二事。當日夜悉心料理。勿再曰無處買。無人運。事事盡委之他人也。繳。

一件阻撓軍務事。富順縣申稱、民奸棍熊問盧多祿等、包夫阻撓軍務。駕揑匿名紙帖、遍市貼誣由詳。

批。銅梁民倡義急公。富順民興謠撓法。二邑風俗人心。卽此可槩見矣。此必一二棍徒所爲、無足爲意。該縣但爲所可爲。不必爲之灰沮。亦不必多方伺察。致及善良。人各有心。久當自定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上荆南道呈長陽等三戶十兵、難以調用由詳。

批。今大兵已集。無藉十戶。況士官旣很不可使、則有功無功、俱爲不便。拒虎進狼、非計之得也。姑已之。繳。

一件帑藏罄竭等事。貴州布政司呈、詳議處軍兵由詳。

批。當用兵之時、而議汰兵、似駭聽聞。不知汰冗兵、正以養精兵。其事蓋相成也。仰二監軍道會議妥確通詳。

一件清查差官冒僞等事。分巡湖北道呈犯人何世卿等招詳。

批。查招稱賴坤五鹽給有印信槍封。註定常武地方發賣。則船至常德、可以止矣。石仲先水程未顯地方招稱議往辰州浦口。則亦宜至辰州而止。於偏橋地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世卿爲之具稟討照過關。乃稱總督標下把總奉劉提督差委、押鹽至偏鎮士司、犒賞苗兵。偏橋鎮遠、別無士司。止有播州耳。非欲入播而何。蓋世卿係偏橋人。密邇播州。知彼中鹽禁價高。故欲攬鹽給照。由偏鎮徑入播州圖利。鹽商亦餌其利而從之。或別有播人交通、亦不可知。所重通播、盜印其小小者也。該道所駁、頗見端緒。問官以事大未肯深求。然使其計得行、播人頓添十倍兵力。害寧有極哉。仰盡法推究、確招詳報。鹽每包若干斤。其估價若干。該道親驗、以便允飭。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右監軍道呈、請申飭軍令、以後不許逗遛以責後效或行思石道行府、勘查龍泉失事的實另議由詳。

批。逆賊狂逞龍鑒。思石危如累碁。各將領應援而不應援。應固守而不固守。致令殺人如麻。失地百里。擁旄建節之夫、不如一士官安民志、見危授命。可恨可羞。仰一面嚴行將領、勒日恢復贖罪。仍會行思石

道勘明、從重招參通詳繳。

一件軍務事。分守新鎮道呈運餉夫役、進兵隘要、應用藥餌等項、開款由詳。

批。據議運餉進兵事宜。種種詳妥。可謂當機。俱准照行。此時呈詳稍遲。料彼中已一面料理、想不誤事。如有未備。不妨一面進兵。一面急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懇彰天鑑等事。貴州宣慰司申宣慰宋承恩、願建功殺賊。若曰罪過不明、乞移文本省查勘、有無忠奸情節等因由詳。

批。楊宋爲婚。士司常事。無足異也。惟逆賊應龍、既已得罪朝廷、事在必勦。而宋承恩猶與之往來不絕。即曰不漏洩軍情。其誰信之。雖然。朝廷之恩、天蓋地容。本部院之約、撫順討逆。即今賊中頭目、源源出降。俱准安插立功。況宋承恩原係土官、豈以其曖昧之迹、遂絕其血食之祀。准免前罪、且容立功報效。若能悟通田氏朝棟及左右人等、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公義私情、兩得之矣。此繳。

一件乞委賢能佐領等事。南川縣申再多委官員、協力各官、收支餉米由詳。

批。解米之人守支、已非事體。至令此時即運至金子壩、幾於病狂。斯時也而有斯令也。傷哉。南川之民、其塗炭乎。仰督餉道會同巡上東速行處妥繳。

一件土兵相鬬事。巡下南道呈、報鎮雄馬湖土兵相殺由詳。

批。土兵遠調。原爲討賊。乃不思一朝之忿、動至操戈相戕。未有尺寸之功、已著跋扈之狀。領兵官紀律不

嚴本應重坐念進勦在卽姑不深究仰行令以後解紛息爭立功贖罪如再蹈前非定行處斬領兵目把一體治罪該道通行諭知繳

一件地方多務等事驛傳道呈龍場養龍等驛申請協濟由詳

批驛遞此時雖稱多事然興兵勦逆百年來不時見也土司擁有爵土公享承平不於此時出力報效更待何時卽宜加增夫馬在土司自爲裒益不宜求之有司也仰諭行該司遵依應付無誤軍機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都清兵巡道呈宣化司土舍何鼎把總劉應辰子劉登閣召撫滾水等一十五寨苗夷請頒賞花紅由詳

批各苗助逆虐民罪不容誅既已向化姑准免死仍呈該省撫院動支官銀製造花紅銀牌買辦牛酒大行犒賞用獎忠順招撫有功員役事完通銷其革夷冷西索股黃岑寨膽等罪逆深重怙終不悛難以姑縱行令總兵官相機雕勦以除民害此繳

一件再陳一得等事總兵陳璘呈條議軍機五事由詳

批大將得斬偏裨偏裨得斬千把總及哨隊長俱如所議懸賞賞功銀業以有行當再令多發防邊事例止以血戰爲功不以損軍爲罪今後亦止取獲賊不問其他若不得賊而徒損軍則亦無所逃罪文法自不必一一拘若乘機取事當錄其功逗遛後期又當議其罪亦難以槩論也仰通申飭遵行以圖全勝此繳

一件緊急軍情事。總兵陳璘呈報思石二府、無餉接濟、乞行思石道轉行二府催辦由詳。

批。湖省兵糧自去年八月催儹、以至於今。非一日矣。景象若斯、令人驚駭。經管各道、非以空文支吾、則以閑言評議。令人仰屋竊嘆而已。事已然眉仰該鎮多方召募催督有推委誤事者、不問是何衙門、從實揭報。以憑參究。救焚拯溺、勢難延緩。該鎮任其勞。本部院當其怨。他無所顧也。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遊擊楊惟中呈稱、發兵裝塘、一鼓衝鋒、陣斬首級五顆。賊奔入關。功雖無幾、實解婺川之危。由詳。

批。楊惟中覆軍失地。詭稱恢復免罪。今一步不敢入龍泉。又以零級、輒稱解婺川之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恨可恨。仰分巡思石道嚴查究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按察司呈偏橋長官楊國等、撫出九股苗頭曹錢慮父子等、相應從優賚賞、或給冠帶由詳。

批。播賊向來妄稱九股助逆。明欲駕禍諸夷。曹錢慮既稱九股原未助播。又欲截江勦賊、忠順可嘉。准給劄冠帶。約束羣苗。外賞三兩銀牌一面。銀花二枝。紅段一匹。用示優待。若能截殺黃岑等苗、及撫化土官有功、另行陞賞。楊國臣謬思忠等、行令再行招諭。事完通銷。此繳。

一件查究事。南川管餉通判劉之瀾呈犯人汪意等包貼運夫由詳。

批。轉運事關重大。各有司漫不經心。任從猾役包攬、致誤軍興。罪不容逭。俟應提問。姑責後效。文內銅梁

等州縣正官、先住俸戴罪責令親自督夫運米。候事完類參。汪意等有罪人犯、嚴拏究解。仰守東道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稱、各官兵到婺川縣、未有糧餉、且思石二府、俱各數少、乞行設處由詳。

批。屢行該道府預備糧餉。又發銀令買備。本部院所以爲思南至矣。兵至而止有一日之食、是尚可以爲國乎。地方之不失陷者、幸耳。仰分守思仁道嚴行措辦轉運。進勦之期已過。如誤大事。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楊惟中呈報、本職乘銳與賊連戰數捷、追入苗巢、已經恢復龍泉、掩埋骸骨、召集流離、以俟大兵由詳。

批。壯哉楊惟中。遂乘銳直復龍泉也。龍泉積骸滿街、賊所厭棄。得無與鬼戰乎。仰思仁道查報。

一件重地師旅方殷等事。督餉道呈議派夫蠲免錢糧、以濟軍興由詳。

批。東南派夫、西北徵銀。此法紀人情、共稱便者。非有所偏累於其間也。今勍敵對壘。兵刃未接。天下之事、未知始終。西北尚未定議免派、東南豈可預定免徵。今但當戮力平賊、勿生別議、以搖人心。令小民反不可使、則事去矣。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發過各州縣夫價銀兩由詳。

批。原行該司解銀、赴該府聽支募夫。非欲其徑行支放也。該府何所據而定爲每夫一名、該銀三兩二錢

三分有零。又何所據而徑分發各縣。若各縣照數給夫、不知此銀作何下落。後來府何接濟。署印官醉生夢死、任憑吏書顚倒。爲公爲私、皆不可知。仰巡上東道、嚴提究解原銀。速行各州縣毋得浪支。致後不繼。仍議妥確之法速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守東道呈請檄諭支發東路官兵餉銀由詳。

批。該府發各州縣銀何其速。發該道所取銀何其遲。蓋彼有常例、此無常例故也。吏書之罪、不容於死。向來各官爲所侮弄幾於不成衙門。可恨可嘆。前銀曾否支發、仰府速查報。

一件防虜事。松潘道呈議暫免召募陝兵由詳。

批。地各有兵。兵各有用。何必借才異地。陝兵既無可募。卽募本地之驍健者充之。是在將領訓練耳。俱如議行。繳。

一件軍務事。參將麻鎭呈、請行查議修船渡送運夫由詳。

批。船非一時可修。若待船成而後運糧、遲矣。或有見船可用。或一面造船。一面搭棧。一面搭橋。仰巡上東道、督行該縣、與麻參將協力爲之。松坎播界。在營中隨宜處置、何待申詳。此繳。

一件極惡叛苗截路殺死官兵等事。湖廣辰常兵備道呈、報五開衞地方皮林寨惡苗爲害、戕殺官兵數多由詳。

批。卽今勦播。其餘小小苗警、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沖霄何人、

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沖霄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閑將代之。仍亟行各衞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招撫過九股苗頭汪外望稍等由詳。

批。苗人皆吾人也。向來撫馭乖方。致逆賊利陷威劫、反爲彼用。該鎮一旦招撫盡入版圖。豈不快哉。劉合明准暫爲管轄。俟各苗報效有驗、卽給劄授官。令永歸王化。該鎮小賞銀幾何、而盡爲撫苗之用。仰監軍道查補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查夫價銀兩由詳。

批。凡各州縣發銀。該房吏書、俱有一定常例。所以不及請詳、擅自作數分發者。利令智昏耳。此何等大事、亦了無忌憚。張忠定治蜀。一錢斬吏、有以也。仰仍盡法究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淘公灘降民二千一十八名口、安插石寶寨。係運夫經過地方、恐有疏虞、或安之別土由詳。

批。夷民歸化。多至二千攜家以出、必無他虞。若安插失所。反有他虞。仰會同監軍敍瀘二道議妥。一面量行賑恤、無致飢餓於我土、以阻後來者之路繳。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招撫過夷苗由詳。

批今日征勦止誅逆賊應龍。其餘頭目親信之人、但肯投降、卽准免死立功。況各寨苗夷乎。各苗旣願歸化。卽當赦其往罪、咸與維新。仰移行監軍道、各給免死帖文、隨便安插。如能殺賊立功、重加陞賞。張鵬舉等紀錄通敍。此繳。

一件急缺征兵糧食事。陳總兵呈征兵急缺糧餉、請催發接濟由詳。

批該省餉事。自去年督催、以至於今。節據該道回文、皆稱必不誤事。今兵至白泥、顆粒不給。豈欲以兵與敵乎。千里餽糧、師不宿飽。況告飢於千里之外乎。嗟嗟。事去矣。事去矣。數萬雄兵。不見敵而飢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仰督餉道一面回報。無令撤兵就糧也。

一件請議進兵事。陳總兵呈報進兵道路由詳。

批該鎮進偏橋路。陳良玭進龍泉路。本部院分布久定。已經奏聞。公移私劄。不啻數四。該省餉道、止因糧米不備。遂欲移兵就食。擅行議撤。是又一軍門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該鎮自當便宜行事。何故千里請命、坐失事機。仰照原行速進。如後期誤事、責有所歸。三渡關、卽偏橋入播之路。苦竹關、則在板角之西。設伏張疑。任陳良玭行之。該鎮仍調度萬全、不得狐疑取累。此繳。

一件地方孤懸無援等事。湖廣布政司呈請題留在庫廣衡司等項銀兩、幷嚴催解司湊餉、通候播事寧日處補。其加派錢糧、免分貴州由詳。

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爲黔蜀也。二省助黔。

奉有聖旨。四川僅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以一萬塞責乎。如曰該省養兵四萬、則四川養兵十五六萬。非無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餉之矣。漕糧已屬京餉。豈得遂作楚數。廣西已餉黔三十萬矣。湖省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管綦江事周同知呈請議加設馬匹應遞由詳。

批。該縣掌印官到任久矣。及今方議馬匹、何見之晚也。此地里民、瘡痍未起。何堪走遞。近已發各處馬五十匹。當再發五十匹、想亦足矣。所議事體、甚覺拘攣。非撥亂之才也。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仰仗威猷官兵奮勇攻破堅陣險囤等事。總兵李應祥呈報官兵攻打四牌、幷天邦囤三百落等囤、斬獲功級由詳。

批。貴兵素弱。賊易視之。乃今一舉而破三囤。斬首二百餘級。振積弱之勢。寒羣凶之膽。豈不快哉。仰監軍道查明議敘。仍行令益奮忠勇。直搗賊巢、以成全捷。繳。

一件軍務事。分巡貴甯道呈請憲檄責令安疆臣、戴罪與疾、督兵進勦、無逗遛示怯由詳。

批。天下興兵誅播。水西一軍、獨逗遛不進。豈其目把之昏於利乎。抑亦安疆臣拙於計也。與疾討賊。自有故事。仰該道嚴督進兵。無爲傍觀者所疑。王法軍令。未易干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發懸賞銀二千、給吳文傑曹希彬等支用由詳。

批。軍中既需懸賞。即便隨便支發。千里請詳、豈不誤事。仰作速發去。以後緊急事務、須以徑行、無拘文法

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南川進桑木關一帶設營、首尾聯絡護餉由詳。

批。大兵深入。急在糧餉。防護單弱。豈爲萬全之策。如議楊登山在眞州居中調度。任承爵在清溪、王之翰在園村南川。各領所部兵防護。兵如不足、就近便宜撥給。金秉鉞守城。葉當春防守江口。違者各以軍法從事。該路兵行已遠。聽該道就近調度。將領阻撓。參來重處。餘俱如擬行。繳。

一件斬獲賊級事。左監軍道呈報泗城州官兵、於蝦子渡河渡關河邊、斬獲功級共二十顆由詳。

批。貴州土兵。素以精強自命。乃臨敵執訊獲醜。首在滇兵。此輩得無汗顏。仰查明類報。

一件嚴究淩虐罪囚事。按察司呈犯官鄧學思等由詳。

批。防播亦多方矣。何汲汲於斃獄囚。綦江罪囚出獄、以城破耳。破城者非獄囚也。斃之何爲。各官舉動若此。其不爲賊魚肉幸矣。鄧學思等姑依擬發落。實收繳。張與行聽別卷另結。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開銷犒賞銀兩由詳。

批。賞不踰時。爲有功也。尋常無事、何以賞爲。卽有應賞者、本部院已行之矣。各道之賞。是亦不可以已乎。將來師老財匱。脫巾一呼。欲再行賞難矣。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之謂也。姑准開銷。但恐不便奏繳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委官協運糧餉由詳。

批．麻鎮庸懦退怯．有誤餉運．已行拏解．准行楊敏政、程賦．共理護餉之事．書地責成．無致有失．仍移行楊敏政留兵千餘．以一千總領之．防守江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都司王芬等、斬獲新村楊木田賊級共六顆、應否准敍准削由詳．

批．零級不算．謂未見對敵．輒報斬級．恐有妄殺平人冒功之事．故禁之耳．若打洞對陣、衆證明白．即無功級、先登者仍應議賞．何論斬獲功級多少．查原詳並未到部院．何處失迷．查明詳報．

一件軍需正急等事．布政司呈乞題將搜括無礙銀兩、特賜停免由詳．

批．大兵進勦．日費數千．方且取之內帑．助之各省．本處庫藏、又安得有無礙錢糧．此時面議搜括、是欲以蜀與賊耳．仰候會題行．繳．

一件飛報血戰大捷等事．委官鄧知縣申報播賊統兵馬三萬餘、二路包圍關隘、施兵奮勇迎敵、獲功大勝由詳．

批．施兵以少擊衆．擒斬數多．良快人意．仰候另文獎賞．及催楚兵合營．聽本官督進．士兵易驕．賊謀最狡．仰令益加謹慎、以保萬全．功級驗明．止將兩耳及小功解該道查驗．不必遠解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人孫孝招詳．

批．此事自去年有行到今．只爲餉米一事耳．前云移付工房．今云除餉米另行．造册齎報外．竟未見册也．不知該吏問罪、何益於事．州官昏庸至此．將何以佐軍輿．仰將掌印官提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安樂二縣運夫由詳。

批。舉大事當有一定規模。移短運以充長運。所濟無幾。並短運者逃避不來。所失多矣。彼中夫至三運、苦累垂死。不妨令自行更班。無拘原行。各路皆已數變其法。乃通濟也。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愈竭等事。巡下南道呈報。都司吳從周等報。老弱陣亡兵數、似應紀錄獎賞由詳。

批。各官清查冗冒節省數多如議。先行紀錄獎賞。事完仍優敘。川南二路、合爲一路、兵不必多。乃各營文武官扶同欺冒。略無清查。可爲痛恨。仰仍通行查報。

一件乞天察辯鳴冤事。巡下南道呈原任守備張本立功贖罪由詳。

批。督餉亦可論功、不在實級安功也。若論材器使、則藍芳威宜入營。張本宜督餉。若合江之餉不誤功、愈斬級、卽當優敘。仰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永甯宣撫司申稱。奉調征播、幸欲速成完功、以回天意。安敢望圖瓜分叛土、而浸忠順之家。倘獲微功、乞恩優賜級銜名色。萬世仰賴。至於本撫疆界、各有圖册可考由詳。

批。該司不願瓜分叛土、止求加賜級銜。勇而知義、良足嘉賞。至於土司疆界、自有版籍册志可考稽。何必先爲喋喋也。仰巡下南道查明類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瀘州改徵餉米由詳。

批。欠糧者貧民。應夫者亦貧民。糧雖以二萬四千徵銀、而仍以一萬徵米。恐米之所得無多、而夫之不集

如故也。姑准照原額盡徵折色。仍少緩以待夫回之日併徵之。此時惟專令運糧。上人之寬恩若此。若再有逃亡、是該州眞頑民、不可以化誨懷服者。當純任法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瀘州申請將改徵餉米照舊原價徵銀在官、發富民兩平買運由詳。

批。瀘州當秋收之時。官不催徵。民不輸納。今青黃不接之時。米安得不貴。價安得不高。此州運夫甚多。不爲一處、恐米與夫兩事皆誤。但無令各處以爲例可也。仰巡下南道查議報。

一件軍務事。同知張鼇呈詳委官專管瀘州、幷究儆押夫省察由詳。

批。瀘州運事之壞。一至於此。兵在敵巢。一旦絕食、不戰而潰。奈何奈何。仰巡下南道、行令敍州府劉知府、前來瀘州、督理收放。邵知州責令親自入山押夫。況賓貿二日內解報。俱速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運餉事宜由詳。

批。如議行。內扣銀買米、設法順帶、恐亦有難行者。須令張同知通變爲之。不必拘於成法、致礙事機。本部院但取不誤事耳。不以一切之法責人也。繳。

一件軍務事。敍瀘道呈請查究未解餉米州縣由詳。

批。倉穀碾米、有何難事。輒爾延慢。及至行催、又揑報起解。甚屬可恨。仰行漢州九州縣官、俱住俸戴罪管事。如過三月不完、官罷斥。吏細扚革役。如罪在解役、並以軍法重處。通行催併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招降過播民王正倫等共八百二十六名口、俱經給賞安插由詳。

批招降一人孤賊一黨全民一命甚善事也仰查明原招之人事完通敍開兵有竊斬降人以充級甚及於行客者大干軍紀法在不赦該道時時覺察之此繳

一件飛報攻破險關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施南等司官兵攻破板角關巖囤擒斬甚多另報由詳

批士兵奮勇克關功有可嘉至十八日賊合兵來攻又以孤軍破走之此足愧諸將之觀望者以後但宜申令嚴防包截會齊入壩不可過相責備以挫其銳仍速催陳總兵合哨並入以收全功此繳

一件飛報捷音事石砫司申報十七日督同各官兵攻破金子囤寨乞速催諸路並進以援本路深入詳

批據報師已出險前爲坦途豈逐長驅入播耶仰監軍道就近調度令相議進止無以孤軍入巢繳

一件逆天酋惡逐殺生母等事巡上荆南道呈禁覃寅化不得妄意出兵由詳

批覃寅化助播之事不可知但其見播賊滅亡無日而急於自白亦其畏王法守臣紀一念之良心也第與馬千乘難以並用姑令守分自保再有征調自當用之諭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再編夫相幫協運由詳

批一兵一夫卽遠無不可供而猶苦不足此有司不能約束逃亡太多之故再派不無累民事急勢須出此姑如議嚴行催發如再違誤正官拏問繳

一件仰仗天威官兵奮勇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官兵攻打關巖囤斬獲功級由詳

批施兵以寡擊衆屢報斬獲功殊可嘉第孤軍久屯亦有可慮仰速催楚省所發容美桑植之兵前來應援陳總兵日久不進殊非事體併差人催前來合哨擣巢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麻鎮失誤運餉緣由詳

批麻鎮畏怯逗遛致三軍絕食若非該鎮疾驅入關因糧於敵其不致脫巾之變者幾希既幸軍機未至大誤姑饒死革職充爲事官守城及護餉如再誤事通論前罪此繳

一件請找給安家行糧犒賞事婺川縣參將王鳴鶴呈請找給行糧犒賞由詳

批內地調發與出征絕國者原自不同安得以東征爲比議添五錢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兵已調發貴陽路仰貴州左監軍道會該參議妥通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東道呈犯人譚孟仁等招詳

批招兵重事也掌印官不清理委之佐領佐領不清理委之書手誆騙錢物尚可諉曰不知册內公然造爲護守城池各官無一經目者尚有天日乎此等朦官滿堂都應黜革但知縣六月到任主簿三月到任念其初至該道姑提戒知縣責十板主簿責十五板喻天榮失誤軍機罪不止於徒配通提從重究報

一件飛報大破賊兵事宣慰安疆臣申報三月二十九日本司與鎮雄兵於母氏囤與賊大戰殺死賊首提調五十餘人又殺死第三子楊惟棟由詳

批該司兵從入播未經接刃本部院甚以爲疑今一戰大敗其衆令人快然已發千金充犒並行該省量

給糧餉。今川兵已入圍囤。仰益鼓舞兵衆奮勇夾攻、坐收全捷。以膺懋賞。此繳。

一件軍務事。左監軍道呈。首楊應龍、妻田氏、餽送隴澄禮物、折程銀兩由詳。

批。壯哉隴澄。杜私交、絕利媒、申討賊之義。寒逆賊之膽。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使向來當事及各士司、皆立心秉節若此。曷至逆賊得遂其賄結之私、致成滔天之禍也。已另行獎賞。仰該道再製大紅段旗一面。上書忠清二字給之。令每戰樹於馬前、以作士氣。此繳。

一件飛報大捷事。左監軍道呈報、水西隴兵二十九日大戰、殺逆賊僞內府提調把總苗頭五十餘人、斬其子楊惟棟由詳。

批。烏江之役、貴人於安氏有竊鈇之疑。今一戰而心迹白矣。是役也、褫逆賊兇渠之餽。保水西忠順之名。順逆之報、錙銖不爽。皆天也。功次查明類報。事平自有淮典。賊最兇狡。即敗退不難忍恥行成。仰益勉勵疆臣弟兄、嚴督目把、無爲所惑。務建全功、以保榮名。膺上賞。繳。

一件申嚴第一軍令禁止殺降事。兵巡思石道呈請嚴禁殺降冒功、乘機劫財等弊由詳。

批。龍泉一路、主將久不到。陳良玭威令不行。致各營將士、往往殺降要功。致賊黨死守不下。可爲深恨。業以行拏丁文明王義、此風或少息乎。該道所議良是。惜太晚耳。如議嚴行禁戢。有犯者、將領參究。軍士徑於令下斬首。即今川兵大入。賊已上囤。關內外假息遊魂。免死爲幸。不能奔衝。該道無妨就近隨營彈壓。清理不即、焚香告天無益也。繳。

一件酌議運夫以免偏累等事。巡下東道呈議運夫由詳。

批。夫議更番、固稱長便。但起夫之處多、則徵銀之處少。該路已用三十三州縣之夫。通四路計之。一百二十州縣、尙不足用也。更於何處徵銀充價乎。且用兵亦未必至十月。今既給價。只原州縣、量再起夫。不足者、以附近州縣幫之。不必起至三十州縣之多也。再議速報。

一件軍務事。宣慰安疆臣申稱。自誓師以來、節次攻打關囤。並稱烏江河渡官軍之失、因本司地方相去甚遠、又無聲息可聞、安能飛越援救等因由詳。

批。一戰毋氏囤。再執尙義黃繼之。安氏兄弟報國之心、明於皎日。本部院自是推誠相信、無復疑也。仰畢節道諭令嚴督力戰、以應懋賞繳。

一件軍務事。畢節道呈安疆臣兵實糧應否給與由詳。

批。貴州征討、率用水西之甲。從不給糧。非自今日頃以勦播事重、特爾破格。該省所給、已逾萬金。卽本部院二次發犒、已二千之上。花幣逾等、皆各士司所無也。安氏母子、既已得金、卽應發來餉士。早奏膚功。乃中道而議糧。是以一戰勝敵、償上司之犒賞。而以無糧退兵、存鄰比之私情。誰爲疆臣畫此計者。不但不忠於朝廷、亦不忠於安疆臣矣。仰該道會同該參及監軍道嚴諭之。如必欲按兵索糧及怯敵退兵、查實另報。

一件計擒叛賊心腹事。安疆臣申報本司計擒獲賊心腹提調尙義等由詳。

批.尙義黃繼之、逆賊之二心腹、以當沙溪一路者也.久令安疆臣圖之.今一旦誘執、令人快然.疆臣此心、可對天日.誰謂水西觀望乎.仰監軍道會同畢節道審明尙義黃繼之再查一二坐寨緊要者.固監留以獻俘.餘盡梟示可也.繳.

一件軍務事.定遠縣申報、買解過餉米積出羨餘米三百石由詳.

批.該縣既完正餉、又報餘米.又不急於表暴.先報本府.令報道.令報兩院、始以次申報.又何其略無自多之心也.仰督餉道先行縣動銀四兩充奬.仍候事完通敍.繳.

一件輸穀助餉事.太平縣申教官張以聞關稱.係永甯衞人原籍積有穀一百石、願充軍餉由詳.

批.卜式尙知輸粟助邊.今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無一人倡義助餉者.張以聞以一儒官有此舉、可以風矣.仰督餉道行令運至合江聽支.仍候事完議敍.繳.

一件點哨失利、賊將狂逞.懇乞增兵加餉、滅賊報讎、以收桑榆成績事.永順宣慰彭元錦呈請再調本司兵一萬名.卑職外自備糧餉.於前起之外、再備報效兵八千名.卽督發進勦由詳.

批.永順兵名聞天下.乃播賊以計殲之.一軍皆沒.眞不共戴天之仇也.該司此舉.自不容已.但今播賊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上囤自保.仰本官速督在楚見兵前來合勦.令健士上囤.獲賊取心、以祭死者.豈不快哉.若待取兵回.恐曠日持久.爲人所得矣.亟圖之.繳.

一件天鑒叛奴欺愚.擅權屠戮十族百姓.逐父殺母等事.石砫宣撫司前掌印女土官覃氏申稱、氏男

馬千乘誣氏通播虛情由詳。

批。覃氏通播黨逆、罪不容誅。今不知陰圖賊首、因罪爲功。乃嘵嘵申辯。讒害忠順之馬千乘。不知天生此婦人何爲。乃令其以賊爲親、以子爲讎。此來投文、想亦爲賊探聽者。仰巡下東道嚴究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施州兵糧所少折色銀兩。查在川省支辦期內、或仍於川省發補。或令楚省接支、或於黔中取給由詳。

批。此兵原應楚省支餉。向以議論不定、川省代爲餉耳。已支者、不補還足矣。未支者、自應於楚餉補足。何論期也。仰照行。繳。

一件懇恩備達請官署理事。巡上東道呈新復松坎等五驛夫馬供應由詳。

批。據議已妥。但此各州縣方起運夫、官民俱無暇日。復令徵銀供驛差、反至遲誤。計算各項之費、一年該銀四千八百餘兩。姑准於官銀內先支一半。就近招人買馬應差。庶事濟而民亦不擾。委官俱依擬用。此繳。

一件多方議處等事。布政司呈、蜀府無米可糴、止量行助餉、似不必受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平買事曷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而但助米、是本部院強之助也。義亦未安。仰司姑備五千石米價送之。庶於事體爲妥。此繳。

一件申明兵將獨入苦戰、徑逼賊囤事。高推官呈稱、十八日石砫等兵、並綦江路兵、攻破養馬城養雞

城海巖等關劄營養雞養馬城若永合路則絕無一兵至乃該路反捏報爭功坐收人已成之功相應申明由詳

批賊已窮促亡在旦夕不能同心戮力剋日滅賊而文武官轉相朋比爭一關一城之功甚至飾虛架僞如鬼如蜮身自爲賊何以伐八尚方之劒不試果不足以滅賊仰東南二監軍道會同守東道查明速詳賊之墳墓有無發掘一併查報

一件夷兵因忿相殺事南路監紀知府蔡宗憲申報鎮雄兵與馬湖兵相殺由詳

批各兵調來爲勦賊而設未見尺寸之功輒日日鬬殺不已古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鬬視之寧無汗顏既已解釋姑不深究再有犯者定以軍法重處領兵官一體連坐繳

一件請給部劄以勵血戰等事吳總兵呈請發部劄數張以便填給奮勇官兵由詳

批大將領兵數萬不敢向敵日惟高坐約降以致部兵與賊對坐終日不發一矢今乃爲之請劄加銜將誰欺欺天乎仰監軍道查報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稱囤前左槽一帶雖分爲職信地見該二路吳陳二鎮官兵屯劄所餘無幾但左槽既爲酋可奔逸之處而內水巷尤爲喫緊要地恐賊從此脫逸咎將誰歸必須該道定立界限庶免推諉由詳

批劉總兵雖經能任奉旨勦播既有分定信地吳總兵何故又行越占該路專以講降誤事已既不攻又

不容人攻、豈欲忠於賊耶。仰分守道、會同各監軍道查明分定信地、以便責成繳。

一件軍務事。三省七監軍道呈。各將官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攻打。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省、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由詳。

批。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永合路占圍後一月。已既不攻、又不容人攻。專以通賊縱賊爲事。殊可痛恨。今議易地迭攻、甚爲得法。以後各遵依挨日攻取。周而復始。再有執拗不從、及怠緩坐視者。卽係賊黨。定拏來以尙方從事。通行知會繳。

一件合圍共逼賊圍事。吳總兵呈、請行令諸將齊心僇力合圍攻圍由詳。

批。該鎮爲賊所愚。欲專受降之功。屢盟屢叛。縱賊至今。今見賊詐大露。無可遮飾。卻變爲就中取事、三銃爲號、一鼓並進之說。既有此議。何不明告各鎮道、一面白之本部院乎。以前稟揭具在。何嘗一字及此。今輒舞文諉罪。料該鎮不能辯。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卽以逆黨論。尙方具在。愼之愼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把總袁成祖淩虐運夫、乾銷米價、乞行究處由詳。

批。營兵日減、運夫日增、乃糧餉只是不足。固知有爲之漏厄者在也。袁成祖以一把總、日折銷於外。卽傾

西蜀之民、以供合江一路之餉、亦何益哉。既有私票可據、何所逃死。仰吳總兵會同監軍道、查係何營把總、審實斬首梟示。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請借支川餉數百接濟、嚴催楚餉補還由詳。

批。楚餉不繼、施兵盡散矣。今容桑二司、亦欲散去。而督餉部餉等官、袖手傍觀、略不經心。若曰借川糧、則川兵二十萬之餉、豈神運鬼輸乎。仰督餉道作速催解接濟。仍將誤事各官查報、以憑拏究。繳。

一件臥病不能供職事。監紀史同知呈稱、患病無醫可問、乞允出外就醫等因由詳。

批。本官氣體素健、何遂稱疾。想因該營將領逗遛誤事、縱賊遺患、催之不動、恐致參究累及之故。大賊未滅、難容自便。仰監軍道行令、照舊供職。仍嚴催劉總兵上緊攻圄平賊、無得坐索高價、致取罪累不便。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愈竭等事。都司吳從周呈、本官領下募兵、內有陣亡逃故近四百名、請截日開除。

又陳希儒土兵三千零、請盡汰由詳。

批。永合路各兵逃亡甚多、支糧如故。今糧夫萬苦千辛、死者相枕。各將官但委官於關外折乾、在營者仍脫巾而呼。監紀官付之不聞。所司何事。吳從周可謂少知法紀。然所報亦未盡。仰監軍道速行清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兵劉承宗等銷米誤餉由詳。

批。營中萬衆待哺、差役從外折乾、致李春先一軍、以無糧逃散。大誤軍機。何論首從。劉承宗陳貴俱斬首、傳示三省營中爲例。小王兒既事不由己、姑細打一百。計贓科罪。吳從周差人壞事、漫無稽查。姑革去冠

帶、令以青衣大帽領兵事完定奪。魏光祚久不入營。致壞糧運。仍照前行提問。通行各營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畢節二道呈、查諭過水西鎮雄司府土官。據稱並無通賊之情。不敢妄行望功。但求免罪。請示或離囤遠剳把截、或徑掣回由詳。

批。本部院通賊之禁甚嚴。近將領有以招降誤事者。已經處治。乃該司目把、猶襲故常。安得不滋紛紛之議。既欲撤退避嫌、雅見恭順。聞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回兵。當聽之。俟功完、自當論功優敘。近又有傳其擅據播土播民爲已業者。或係謗言。亦當謹慎。有功非難、居功爲難。楊氏之禍。始於無上。必慎防弓蛇杯影之疑、無但執狡兔走狗之說也。仰諭知之。繳。

一件遭際惡僚孽由自作等事。播州應襲同知土舍羅天寵呈請、乞念忠順報效從征、懇恩仍授撫夷同知。將原名下應管莊田、乞另賞剳付給寵、悉聽上司節制由詳。

批。羅時豐一門爲逆酋殲盡。安得有子。且彼釀禍搆釁。失守宗祧。朝廷取土地於逆賊之手。羅天寵何人。冒開許多地土、欲掩而有之。狂妄之罪、幾不下楊酋矣。仰監軍道會同紀功道查議報。

一件懇恩電閱血戰微功等事。石砫宣撫司申請、俯念微功、懇收縣賞銀五千兩贖還羅網壩姜池土民內撥一二所給本司管業由詳。

批。所謂瓜分地土者。謂不用朝廷人馬、土司能自取之也。今調天下大兵。土司因人成事。微恩已幸。輒妄意地土。馬千乘不諳事體。可恨可恨。仰高推官戒諭之。繳。

一件擒解苗賊事。宣慰安疆臣申報、本司以避嫌退兵、乞將前後功次敍錄、以光天朝恩法、以服西南人心。其卑司兵、尙屯大水田等處勦捕餘黨、招插凋民、聽候詳示由詳。

批。該司兵圍囤四十日、屢攻不勝、議論蜂起、方令退劄。後被官兵一日而破囤。今乃以爲讓人成功、不勝怨望、何也。該司以前戰功、應候查明議敍。今撤兵之令久下、猶復劄兵大水田、安插凋民、奉何明文。豈欲據地以要君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保全爵土、忠順爲先。仰遵令撤回聽敍、無致多事。繳。

一件酉陽官兵、在營懷讎等事。永順宣慰司申請、嚴禁酉陽官兵、不得在營起釁、仍令歃血爲盟由詳。

批。酉陽人昔年爲該司兵所魚肉。今既相見、其反脣相詆有之、未聞有鬬搶之事也。賊兵已撤、亦無處吏歃血爲盟。但該司以後當盡釋舊怨、克敦新好、睦鄰和民、以保榮名、無再生釁釀禍。此繳。

一件監理事竣、夙疾舉發等事。貴州左監軍道楊按察使呈、患病乞休由詳。

批。該道自受事以來、多方拮据、備極勞瘁。本院部深所憐念。今當奏凱論功之時、正宜靜攝、以需大受、何得言歸。且善後之事、尙賚經營、亦非可委而去之者。仰一面調理、一面查敍功次、及議善後事宜。勿得杜門廢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浙兵功賞由詳。

批。苗功比先年增一倍給賞、此係兵部題過賞格、自應增行。若老幼及失水未到、及近日克囤奔潰未對敵而殺之者、或削除或半給、自當酌行。又不可拘倍給之例也。繳。

一件施兵無糧散回等事分守思仁道呈報、查過督餉部餉官、並未違誤糧餉由詳。

批施兵實以無糧潰散此衆所共見共知今管餉官所開數足者、蓋儘起解之數算也雖解出而未到營。彼能飛而食之乎以楚兵守黔地、食川糧而猶然不能運至比至兵飢而散則曰彼原欲歸以此借口可乎今功已完亦難深求但舉大事不宜若此黔楚多事用兵未已仍通行各官謹之於後可也繳。

一件懇恩垂憐前烈等事重慶府申眞州長官司請設學校由詳。

批此文出士子之手眞人謄錄滿眼差字既不願改流而獨願建學無非便於他日冒籍、亦士子之意也。眞人附播破綦今卽投降豈得晏然如故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披露愚衷乞查賞格等事永甯宣撫司申請照賞格加參將或比照烏蒙東川烏撒鎮雄等府給以軍民府官職等因由詳。

批永甯兵糜費錢糧甚多一向逗遛退怯何功之有今奢世續輒欲占據安村羅村桃洪灘及仁懷赤水地方明係叛逆罪不容誅仰巡下南道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據從實速報以憑參勦毋遲。

一件懇定疆圉等事巡下南道呈解王繼先等由詳。

批告設縣治是也而仍欲催糧馬應征調得無尙有擯地自治之意乎得隴望蜀小人常態仰會同在渝各道議妥速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查李總兵官兵破囤、軍前將領、並未搶掠囤中財物由詳。

批此事置之不問則非法追之不已則非情止憑逆賊口報坐追將領則不可以爲訓惟是本院部預行嚴禁三令五申各將公然弁髦視之令人憤憤文內既稱該道親在營中耳目共視仰從公實開報以憑追究繳

一件懇恩差官以安地方事永甯宣撫司申請將淘洪安羅三村投降人民責令本撫承管提調糧馬悉從輸納設土設流出自上裁由詳

批淘洪安羅三村原係播地自應改流前該道建議欠妥本院部批駁詳語甚明該司何故又行濟擾至有提調糧馬之說殊無忌憚劉國用傅廷鑾等見利忘義必欲陷奢世續爲楊應龍而後已獨不慮己爲何漢良楊珠楊明之續耶仰巡下南道嚴行戒諭仍查明速報

一件遵諭披瀝血誠乞賜照察以明心迹以安分誼事宣慰安疆臣申稱卽日論功行賞普天同慶乞念狗馬首事之難斬關擢鋒奪路之苦不惜甄敍片語之褒得寄寵命由詳

批安疆臣母子兄弟戮力勤王本院部深所鑒知卽向以一二疑似之迹遂來道路悠悠之議乃今賊已滅矣播已平矣該司心迹明於皎日向來流言適足爲洗雪之地耳據申更見恭順之誠不日本院部敍功上聞自當膺受上賞惟寧心以聽之不必紛紛置辯也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扣留永合路各兵功賞解京由詳

批扣銀解京本院部並無此行吳總兵何故公然倡議想其侵剋太多恐激變軍士故爲此以預爲掩罪

之地耶。該道覈爲呈請、誤矣誤矣。今曾否扣留、查明速報。

一件夙病忽發等事。推官高折枝呈稱、患病不能供職。今見奉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乞容休致調理由詳。

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無再遷延。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永甯宣撫司地方、以河爲界。近因防播官兵布劄憑陵、請行委職官先正疆界由詳。

批。仁懷赤水、自前代來即爲播地。乃五十四里之數。王世光妻袁氏繳到誥命可查。今該道云仁赤地方、原屬蘭州。有何憑據、以河爲界之讒。恐亦難憑。永甯惡目自播州垂亡之時、即撥置女官、混申邊界、爲異日爭占之地。今果然矣。該道以爲倖復原業。不知果的爲彼原業否。緝麻山李博堉、皆發兵斬級取之。彼皆以爲己業。是朝廷三十萬大兵、皆永甯紀綱之役、而三省大擾大費、總爲土司營家事也。是誰開邊釁乎。仰該道會同川東守巡二道、作速查明邊界、以杜後爭。限半月內報。

一件議處甦困事。督餉道呈重慶府條議餉米等項開款由詳。

批。征播之役、不得已而用民力。萬苦千辛。令人酸鼻。乃賊平兵解、所司尚不爲一處。追銀追米。雞犬不寧。不知生民何辜、遭此厄也。可嘆可嘆。諸議俱准照行。仍速移文、俾早遵守。無令小民久在湯火。繳。

一件軍務事。永順宣慰司統兵冠帶舍把彭宗惠等呈稱、各兵原因乏食之苦、殆非私逃、懇乞明示班回由詳。

批。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搶糧。此軍政也。該司兵一缺食、即肆行搶掠、不告而去。有制之師、豈若是乎。既已滅賊、姑不深究。准撤回無再生事取罪。繳。

祭文

祭諸葛武侯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五月戊申朔、越二十五日壬申。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奉命入蜀。道經故漢丞相大將軍忠武侯諸葛公墓下。乃陳牲擊鼓。爲文以祭。其詞曰。嗚呼。惟公受性忠貞。賦才殊絕。功蓋三分。名留萬劫。昔漢中衰。炎精霧塞。九域橫分。三綱湮滅。公於其間。裂眦植髮。輔漢興劉。盡忠竭節。北撻操魏。東伏權賊。身柱乾坤。手扶日月。太華千尋。洪河百折。大義精忠。於今爲烈。化龍、晚代末學。無能爲役。抱痾歸田。甘老巖穴。偶值玄覲。承乏授鉞。誓銷氛祲。以奠疆埸。瀘水巴山、皆公舊國。願垂陰祐。永綏蒼赤。尚饗。

祭房張二將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二月乙亥朔、越日。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率川東監軍道左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右參政張文耀、暨重慶府衞縣文武官員、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贈都督同知房將軍、都督同知張將軍二位之神曰、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誅言誅之者何也、儒者以私嫉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訟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捽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卷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具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堖、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搴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以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爲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鵲起、席卷川巴、李特孟昶、前事不遠、卽不然、而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迹、僭擬成風、綱常埽地、不及十年、人其戎乎、瓦解陸沈、豈足爲喻、蓋二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卽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譽、縱使百千萬劫、只

如未生甚且遺之臭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事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化龍等既入渝城誓師勦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綦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而死乃益重也嗚呼尚饗

祭張監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七月壬寅朔越祭日丙辰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謹以剛鬣柔毛清酤庶品之儀致祭於欽差監軍征播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還樸張公之靈柩前曰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闌州蓋嘗丸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和門數語肝膽立傾語時事腐心動色恨叩九閽之無路談叛逆嚼齦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匹馬而監卻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衆怒羣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埽以成功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敵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鵬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儁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

而監司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飢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爲乎以飄飄淩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壑、咽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道殣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藺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訃而不果於行．獨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汍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徇國之蹟、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尚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平播全書

七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李化龍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F八八三平祥